



文友

目 第一卷第十二期
錄 十二號(十一月一日號)

隨 筆

談生活態度	危月燕	2
空想	三川	2
記長虹	沈靜	3
風雨還鄉	一	4
嚙語	錦江	5
桂花	久葉	5

文學對談會

當前糧食諸課題之剖視	陶晶孫	6
菲律賓的獨立	楊肅	12
全對主義與東方文化(下)	青木繁	15
「中共」軍內幕之分析(8)	吳宗保	16
	武克	19

畫 刊

煤炭也是兵器	25
旅滬菲僑舉行慶祝菲島獨立大會	26
大東亞戰爭參戰下之首屆雙十節	27

月夜	陳戈	29
恐怖之夜	戎希純	30
信	呂明宣	32
西風之什	裴 苓	33
寂寞	陳學稼	34
船夫誌	陸 藝	37
旅滬雜寫	賈宗淦	38
死刑	高 茵	40
蟹汛	葉 颯	44
歧路(3)	福德勝	48
編輯室	江 楓	52
扉 畫(芙蓉)	江 楓	1
封面(中國人形)	長谷川三雄	1



談生活態度

危月燕

友 文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不同的生活態度，生活態度雖只是一個人立身處事所表現出來的細微末節，但卻足以反映出一個人的人品和風度，同時也就是這個人一生成敗關鍵之所繫。

個人不能離開社會而獨存，而社會則以「私」字為骨幹，如果你不侵犯他人的生存，則他人對你不易起反感，如果你能處處幫助他人的生存，則你可以得到普遍的友誼的反應。我持着這種方針去處世，去應付人事關係，僥倖至今未曾和人發生過衝突，也從來沒有樹下過仇怨。

我自詡這是我處世的獨得之

祕，不過也有人用事實來證明我的話不對，說他並沒有侵犯別人的生存，別人却往往故意吹毛求疵的來和他作對，甚至把他罵一個狗血噴頭，這又將怎這說呢？我覺得這並不能證明我的觀念的錯誤，而是他不注重自己的生活態度，不知自重，以致引起他人輕視的緣故。

孔子說：「君子不重則不威。」可見自重是士君子立身處世所應有的風度，可惜「君子自重」這一句成語雖然大家都已耳熟能詳，而不知自重，率性而行的人，仍舊比比皆是。自己既不能自重，又怎能怪別

人的輕侮呢？

一個人所以不能自重的原因，大抵還是由於對慾望的不能自制。利鎖名縲，本來是不大容易擺脫的東西，然而須知慾望是永遠不容易滿足的，貪得無厭，所求於人的太多，最容易引起別人的討厭和輕視。輕身在都市社會裏熱中於功名利祿的人。大概少有人知道「身安茅屋穩，性定菜根香」的淡泊滋味是怎樣的罷，然而我却以為做人還是淡泊一些的好。你若果真有濟世之才，則雖不求聞達，也自有入三顧茅廬的來請你出山，否則縱使日吟「不才明主棄」的詩，也只落得皇帝的一聲呵叱；「你自己甘棄，朕幾會棄你來？」

每讀陸放翁詩：「此生計愈蕭然，架竹苦茆只數椽，萬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曉送流年，太平民樂無愁歎，衰老形枯少睡眠，喚得南村跛童子，煎茶掃地亦隨緣。」竊歎古人一何自甘淡泊至此，而禁不住私衷傾慕。這倒並不是我哀樂中年，缺少了進取的意志，實在覺得一個人的生活態度還是如此的好。尤其是在這亂離時代，個人的生命都還朝不保暮，對於身外之物又何必多求？何況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未

必便能領略生活的真趣，生活的真趣味不存在熱中之中，而存在於淡泊之內。固然，我並不主張不要生活，但只要生活能夠勉強維持得過去，便不應再多所干求，須知金錢不過是輔助人生的工具，決不是人生的唯一目的。

其次，性急也往往是一個人不能自重的原因，而過分熱心，自作多情，也最容易招人輕視，受人利用。人在年青時代，最容易犯性急的毛病，有的人甚至到了中年，也還不能改正過來。我自己在年青時也是很性急的，直到在社會裏好幾次碰了「欲速不達」的釘子，甚至熱心闖禍以後，這纔深信古人的「甯靜以致遠」這句話很有道理。大抵性急的由來，總是由於心太熱，這本來未可厚非，然而在社會裏却是行不通的。你愈是熱心，愈是性急，就愈容易招致別人的藐視，

空 想

用以支持心的生活者，是空想。

——絕非出於頹廢觀的論調。否則心早就死了。請想想看：說是「新年來到，小孩子要鞭炮，老婆兒要裹腳條，老頭

甚至看穿了你的弱點，而把你作為利用的對象。

我以為，人生中有許多會面其實是不必要的，有許多信其實是不必寫的，有許多話其實是不必說的，與其荒廢了這些會面，寫信，談話的時間，實在還不如坐下來讀讀書，寫寫文章，或者焚香，烹茶，栽花，種草，比較來得怡情適性。生活態度應該淡泊，寧靜，同時還應該常常作退一步想，知進不知退，這是愚蠢人的行為，結果非弄到推車撞壁焦頭爛額不止，能夠作退一步想，便不會多所干求，同時又永遠感覺滿足。

古人說：「知足常樂。」又道：「知足不辱。」我常常想，我寫文章原不過為了發洩個人的苦悶，而今社會對我如此，也要算不薄了，還要妄求些什麼？這樣一想，便豁然有高臥之志。

三 川 多

兒要破氈帽。」那種種，一待分別到了手，還不是帽子戴上頭一時一刻又要摘掉；不管是氈帽，是洋氈帽，是來路貨的二十世紀，雖不是連頭一併的，摘掉以後也難免一番索然，

顯得空了。

其初是空。其後呢，就是在那熱騰騰的到了手，而且徹頭徹尾的享用了一通之後，也是空，也是空。炙手可熱的「賽二爺」，老早死去了，這且不提。不是不朽的人物，自然禁不住時代的沖洗。然而賽金花嫁到洪狀元未始不躊躇滿志，並且，奔波着那國際大事的當時，似錦方寸何嘗不作那各種各樣的傳奇之想呢？結果，我真不要和你談結果。最好的戲劇，劉寬得一年多來總是脫不去那索然，和那空。賽金花之死無足為怪，須注意者是她之死之悽慘。——若不絕了空想，而仍就其旋轉乾坤的企圖，則雖無事實，也到底足以渲染其正史吧。道：「生而有志，死而無志。」又道：「死而其志未滅。」如此則憑空作到了炙手可熱的死，豈不是最繁華的心之生活麼？

我絕非是來褒舉這空想的生活，不如此者，實在是難以活下去。楚霸王項羽先生便是這樣死在垓下的：他絕了他的空想。——劉邦先生的「彼可取而代之」不致算作空想，因為作了皇帝，並且歷史也大字標載的。項羽若不是慘死在垓下，而且被分了屍，則他的「予

敵人以澈底之打擊」是理念，不是空想。然而即是空想也罷了，他還可以保有他個人的不及物動詞的心之生活呀。不要儘舉大人物，且說英茵，她也應該再空想，在年齡上，應該遵照生物的生理的平均標價，「總休息」——說總是嫌她揭出得早了一些吧？

可懼者是我自己的空想漸漸少下來。「哀莫大於心死」是另一說，與我無干。不過像我看璇宮豔史的讀中學時代，總是想：「一定要結個有御林軍扶持的大婚姻，並且，挽臂的人要像一簇百合花式的挽在臂上！」這等大胆這等浪漫的空想，今日不但已竟次第削減其附帶條件，即問題的本身也殊淡然，竟至婚也不想去結一結了。——委實可懼。年青的人，不想結婚便難免要想旁的事，豈非要作出竟然是及物動詞之類的禍事嗎？然而也並不，乃是：什麼也不大想。法國什麼老虎所謂：「三十歲以前不胡鬧者實無出息，」正是，恐怕恰好不得其息而出了。因為胡鬧者絕未想，即是規規矩矩的作一點什麼的理念，也着實啓發不出。不是落不到慷慨然

不過空想大抵還有，否則即

使慷慨然活下來，那前面的邏輯也要站不住了。所以大約之類的空想，我自信它們還模模糊糊的支持着我的心之生活的。我早就說過，糧食不厭其穢，一付臭皮囊的生活總不難。只有這方寸之地，倘絕了空想，就不免要生草，塞住，由你把糧食，肉，人參，魚肝油

記長虹

一併從食管送進來多少也不濟事。所以，小孩之最健康的生活，實不着重於那先天後天的營養，而是，一到新年，就

沈靜

培良、柯伴平等，正也祇如實際長虹，沒有留下什麼根蒂，便星散了。

長虹本姓高，從他的詩「給」看來，似乎在山西鄉間本有老婆，可是他撇下了她走向天涯。

「狂飈」停刊以後，文壇上有八年之久不見「長虹」的名字。他是出國去了，他到德國去，沒有帶多少錢，他怎樣在那裏活下去，支持八年，除了他自己，別人不容易知道，他也不告訴別人。

回國以後，他告訴我，僅僅說大部份時間費在圖書館裏，他研究的。據說是經濟，那這詩人，又使我們奇怪了，因為我們在他臉上，身上，找不出

一些兒經濟家的意味來，他依然是個文人。

他回國時，中日事變已經起了，他經過義大利，英國，而到香港。在香港曾和孔祥熙的公子令嘉聯絡，想到西北去開礦。他到了重慶後，重慶的文人，並不怎樣重視他。他有不租房子寧住客棧的脾氣，獨身男人確實是住旅館來得便當。但開支相當大，經濟非常拮据，在各處副刊上和刊物上寫寫稿，總是應付不了。他在渝也會幾次去找孔令嘉，還想計劃開礦，可是終沒有弄出一個結果來。

他年已過五十，頭髮大部份斑白，戴銀腳白玻璃片眼鏡，我的朋友取笑他，說他是「侏儒」，又說他已呈現龍鍾老態，坐在椅子上一個身體不自覺的搖幌着，這便是衰老的現象。

他為人是厚道的，給人的印象是一個長者，學者；說得不客氣一點，是一個流落不羈的文人。我和他曾在重慶嘉陵江對岸江北的中山林上，綠槐樹下，泡茶靠着，靜靜的閑談，他對文學的見解是不錯的，但一種狂飈的力量，在他身上，却連一點氣息都找不出來了，一句話：「他老了！」

風雨還鄉

一 颯

此次還鄉，初未料到有如此紛亂的心情。

黎明而起，帶了七八件行李，在大雨暴風裏趕上車站，送行的有一個茶房，是用幾張鈔票和許多好話「請」來的，其餘的朋友，大概從這一天起就全部死光，忽而一個也不見。幸而還不算「驅逐出境」，倘真做了囚犯，我想連數十塊錢的車費也會告貸無門的。

還鄉而遭暴雨，並非惡兆，却至少並不痛快。出城門而下車一次之後，全部行裝，已告淋濕，更加以車夫頗像懊喪和茶房十分元火，我也實在想留下不走了。

但爲了須還鄉才有飯吃，就忍耐得閉口無言。人在這些地方，時常是矛盾而可笑的东西，倘不達觀，真非尤死不可的。先前羨慕過漂泊的生活，因此對一些莫明其妙的新感覺派作家筆下的「吉卜賽」人，也偶而憧憬，但剛逢佳節，就會想起家鄉，車夫和僕歐對我的侮辱，在所不計，而我的沒落和不求上進，的確已定論了。

其實家是並無可以留戀的，甚至家鄉的一草一木，也會覺得討厭，但還是拚命想回去，這種矛盾，真是好像無法挽救了。我的本意，幾年來見過名人，入過權門，倘若再不休息，也將心灰意懶，幸而家鄉可以還得，但求吃飽肚皮以後，深居簡出，百事不管。這原是一件低微到無法可想的願望，只要還合乎做人的資格，大概總不致會有什麼妨礙。但一回

來以後，我才發現對「吃飽肚皮」這一項，還必需有很多註解，這是先前所沒有預料的，離開那天早晨的狂風暴雨，真可以算作一個並不小的預兆了。一月以來，我已經弄得焦頭爛額，雖還不致體無完膚，但倘精神不太疲乏，每晚便必須發牢騷至深夜才能睡着。看樣子，活來活去，活到這種地步，恐怕真非吃力吃心，吃光爲止而不可了。

帶着淋濕的行裝回到家門，幾乎連打鬥的勇氣也沒有，這原本是下意識的。但我真想借此機會，快暢睡上一一年或若干

年，待一覺醒來，世界已經改變眉目，雖然僕歐，車夫和朋友未必就此死光，總總不致再會碰頭。這樣痛恨過一會，究竟並沒有多大好處，但人確乎就此疲乏下來，一月以來，糊塗而又滑稽，不但對自己的生活不甚瞭解，而對爲了「吃飽肚皮」而做的工作，也實在無法報銷。

此次還鄉，真是談不到「衣錦」兩字，那付狼狽樣子倘作公開展覽，真會路人加以側目，親戚全部輕視的，方想從此休息，竟不料家裏並不如意料之中的寧靜，白天有雞犬的吵鬧，夜間有耗子的騁馳，而一陣大風過後，灰塵滿坑滿谷，倘若偶而問起家人爲什麼房屋會如此破舊的，那回答是頗難入耳的，不是說我少壯不圖上進，便是指我爲小布爾喬亞，這些插話，真不知從那兒說起才好。

起初的幾天，頗不舒適，臉上是一付尷尬，肚裏却滿腹牢騷。雖不以爲家鄉的一草一木也危及於我，但至少對家的環境是估計錯誤了，此便閉口無言，枯坐終日，倘不是了頭來叫吃飯，總不致想到飢餓的。這樣渡過一些時，真頗足以言「雅人雅事」了，暇來還讀了

一點概論大綱和筆記小說，竟一本正經的傷今懷古起來，書本害人的效力，却在於此無聊生活中才被求得。

自還鄉那天暴風雨後，霏霏細雨，繼續了十天之久。我的居室，剛沿一個小得可憐的庭院，便這樣看天看地，在雜亂中聽一點淅瀝雨聲。這庭院中雖無參天古樹，却又有無以爲名的小草，而且剛及新秋，入晚已有虫聲可聽，也可算是還鄉以後的一件樂事了。怪就怪房主建屋時，未曾想及地板用木質鋪砌，十多天秋雨一下，磚地上淋漓得無法涉足，因此每天也不大考慮到用腳跑路，室內雖無電鈴可按，但只要大聲喊叫，小丫頭總會赤足進來，敷衍我一下的。

經過有半月的寂寞和尷尬的訓練，還鄉以後的下半月，天氣晴朗了，室內的淋漓退盡了，雖說大風一陣，灰塵依然滿坑滿谷，但爲了「吃飽肚皮」這件事，我到底已經屈服，不得不硬着頭皮，出去周旋。

家鄉有好幾種人是頗值得介紹的，一種是閒來無事，專好在茶館一坐，先是談宇宙之大，不察蒼蠅之微，繼而東探西聽，加以彙集，製成流言而後完事；這批人，一致公認爲消

息靈通，情形熟悉。另一種是禮帽戴在頭頂，衣服時常用特殊的方式穿出，開口來，常先說「觸那觸那」，這批人，大家又一致公認爲社會權威，人間大亨。還有一種，頗類似於「日出」裏的小書記，可以隨便跳河及上吊，決無旁人加以指摘，這批人，永遠弄不清楚什麼叫作生活，但也一致公認爲「三類」。以上三種，真是蔚爲奇觀，爲我還鄉之前所未曾看見的，但因此便又添起憤慨，以前以爲從此可以法國麵包無人吃，花旗橘子無人買，現在都發現若干種人，可以隨便買來大嚼，但若干種人，生活竟必須趕不上「日出」裏一個描寫的那位小書記。這種發現，也可算作還鄉以後無聊到極點的收穫了。

我在家鄉所碰到的一批人，而且必須每天碰到，方能解決「吃飽肚皮」的，大概時常帶一把漂亮的摺扇和穿一套輕飄無比的中裝，我從來就不敢當面說過討厭，總和他們談一點十分遙遠而又際關大體的閒話，有時必須陪他們談一點國際局勢和雅片烟的價格，倘若我有一點不懂，就決無資格參加這種集團了，一月以來，我竟也以懂得雅片烟的分類方法爲

非常榮耀，假若若干年後雅片分類能在中國成爲專門科目，我真可以誇口於此種學識了。許多人勸我必須預一題上品的圖章，又許多人勸我也必須手搖一柄名家所畫的摺扇，倘不如此，很難成爲雅人。這至少使我有點難於應付，我的心願，本來是爲「吃飽肚皮」而胡混，一月以來，已經裝着爛掉嘴巴和瞎了眼睛，應該說的，而無法說出，不需要看的却儘量入目，倘再要我必須具備圖章和摺扇而後做人，真想不管一切，也張開「血盆似的大口」來學習吃人了。

友 文

我的思想是十分宿命的，還鄉以後的無聊，滑稽，頹廢，和淺薄，真彷彿被第一天暴風雨的預兆所擺定了。倘有機會，我想不被人曉得，走到無人的曠野，即使和禽獸爲伍，也不再打算回來。這一會堅決的心理，已非取消新感覺派作家筆下的「吉卜賽人的悲哀」所能打動了。

以後，預料也難糊混下去，雖然拚命想作糊塗，也未必就此安定的。我想必須海內同人，從此拋棄書本，補習「低能兒」的生活良法，才會天下太平，人間萬歲。

友 文

雨夜，點點滴滴的雨聲，濺到窗上的雨點，形影相合，惹起了無限人生的愁意；夜，彷彿永久是一個悠長的雨夜，心弦上的哀音，久已深沉在我心田的深處，竟被牠激發了出來。仰臥在床上，雖然合上了眼皮，但睡魔並沒有親近我；隨着心弦上的哀音而起共鳴的是：印着無限形跡的腦際，胸前不覺又同時浮起不可忍受的疼痛來，使我不得不用手在胸前

按扔一下，呻吟着。抖擻起精神，勉力移動着脚步，很乏力地走向久違了的大自然中，去找尋一絲足以慰藉的情緒來。是子夜時分了，路面上的行人，仍是那麼多，但在暗淡的明月光芒下，又顯出異樣的感覺，分明是一個冷清清的世界，沒有靈感，更不會同情！迎面吹來一陣鮭魚香，原來在緋紅色的燈光下，消魂的場

所前，停着一担烘鮭魚的攤兒，燈彩將一片片薄片的鮭魚，映得發紫，另一片却在火面上爆烙着；有幾個被牠熏醉了的行人，駐足兀立，看得發呆，像帶有半分傻氣，大約已將整個的精神，寄託在這一片片又香又美味的鮭魚上，並寄與無限的同情，而值得流戀忘返罷。

一會兒，動人的樂聲，從高掛着的窗口，躍到靜靜的街心，大概裏面的人也同時醉了，在「色」的動染中，在「肉」的香腋下，只忘壞了人生却是同在火面上爆烙着鮭魚一樣！朦朧間，彷彿賣鮭魚的在用他尖銳的目光，環顧着這一些呆立着的看客；又彷彿舞榭之中，又在舉起酒杯來，囑伊再乾了！

鮭魚在火面上爆烙着，他感覺似有所感樣的嚙下了怒饑。但見伊也陪着笑臉，把酒推進正焚燒着的腹中，真的乾了。——享受的感到滿意，在紫色燈光下，在悠揚的音樂聲中，又展開第二幕的進行曲。細雨迷濛地落下，心頭上一陣清涼，掙開眼來，鮭魚也不見了，樂聲也停止了，微微地胸前一陣陣的疼痛，夜，終是那麼長，又是一個雨夜。人生就這麼完了麼？啊！我

病了，分明是雨夜，那兒來的月色？無疑的，我是病了，在做着悲歡離合的迷夢，過去的像浮雲，永遠不可捉摸，又像方才的夢境，夢初次出遊的野兔，

友 文

摸不到歸宿。鄰床的病人，終於在赤熱的溫度之下，復歸到造物場所中去，回顧自己，魔鬼的手掌中，下一次，是否輪到我的歸宿呢！

秋，九月的中午，月亮奇異的和太陽同時貼着在天空，然而素淡得很，幾乎看不出，像被白熱的陽光所灼滅消蝕，雖然，終於還存在着。月亮的半邊淡下來，模糊在藍天裏，另一半仍依稀看得見一些婆婆樹之類影子；但因爲已不是整個了却便不知成了什麼東西。後天井的金桂早已開了罷，擺在案頭做做清供外，還有桂花糖可以吃到，然而人們究竟是殘忍的。固然，這些桂花之類原本是供雅士們欣賞或其他，而存在這世上，自從有人類以來。桂花糖除了甜以外，似乎另外也沒有什麼滋味了，不過人們大都喜歡它，其原因一是爲了名稱的高雅，要不那二便是中國人通常所有的「規矩病」，即習尚同節氣。中國的風俗

友 文

的花樣奇怪而最多，而又是不肯改變死力保守的。譬如廢歷八月半罷，月餅是毋需說了，竟又聽說有吃芋芳燒毛豆的規矩之說，即此一端，可見中國人無聊的習尚的佔於思想的地位之大。絕不會健忘，而或更在製造下去；將來總有生活完全被什麼什麼規矩所吞噬的一天。

舊歷的廢除似乎也有多年了，或者隨即又漸漸的抬頭起來而仍照常的使用了，（或者根本未曾低頭過）。我不得而知。不過現在確實是有兩個生活在過着，一即是所謂最近過的「重九登高節」和十月十日國慶紀念日。沒有被人們的高雅氣毒化的野草，在人們所謂荒蕪的草原或深谷中生長着，矗立着它們自己的生命與精神。

文學對談會

十月四日晚

於日華俱樂部

內山完造
陶晶孫

獲得了崇高的地位，可是在日本並不為日本人所尊重，與朱舜水不受中國的尊重，其境遇相同。何其東西相似，若合符節啊！我們從這故事，來開始今晚的對談會，怎麼樣？

陶氏：剛才聽到內山先生所說朱舜水的故事。我進入第一高等學校，看見校庭豐碑矗立，並聽到關於朱舜水的種種史實，於是才曉得朱舜水是怎樣的人。以前我並不知道朱舜水這個人。我料想一高校庭所樹的墓碑，確實寫着「朱舜水先生終焉之地」。

我料想朱舜水先生僑居日本以後，已經多方探詢他所推重的偉人，結果他受了水戶義公的優禮。「大日本史」，我以為受到了朱舜水先生的影響很多。

我們可說諸侯聽到偉大學者的言論以後，才下一決斷。因為無論什麼人的學問，都從學者學習得來的。我雖說這種話，決沒有輕視水戶義公的偉大。要而言之，凡一國與一國的文化交流，如阿部仲麿、朱舜水，那樣安定的長久寄居他國，才能成功。因為兩先生在他國能安定長久居住，所以才能遺留那樣的偉大事績。

內山氏：是的。可是朱舜水、阿部仲麿這兩個人，一向並未為其本國所重用哩。

陶氏：日本為武士道的國家，所以崇尚武治。但是朱舜水先生的言行，是注重文學。從來中國與日本相異之點，即一則以文治國；一則以武治國

中國的新文學，現今已在激烈的共存共榮的戰鬥中萌芽了。牠正發揮東亞固有的文化，並已振起民族固有的精神。曾在中國文壇活躍的陶晶孫先生，和最熟悉中國文學者的內山完造先生，舉行坦直的今昔中日文學對談，給予後輩指導的地方不少。我們不要把兩先生所說的話或意見，當作一般談話，必須當作大東亞文學勝利的指示，來傾聽。

(一) 朱舜水與阿部仲麿

內山氏：因為昨晚適值區內輪班，所以我看書看得很晚。這本書所寫的是關於僑居日本，而死於日本的朱舜水的事情，我讀了感覺非常興趣。

朱舜水為明末的人，係浙江省餘姚的出身，當明朝內亂挫敗的時候，因為請求日本援兵加以救助，所以與其同志馮京第、黃宗羲等，東渡長崎來到江戶（即現在的東京）。不幸日本援兵的企圖，終歸徒勞未獲成功。當

朱舜水住居江戶時，曾由水戶義公禮聘為師，當時的事情詳細的記載在這本書中。所惜在中國方面關於這事，反而缺略，僅取日本所有之材料而已。日本對於朱舜水稱道弗衰的緣故，即他手書碑文「嗚呼，忠臣楠子之墓」，傳誦於一時。

朱舜水在日本非常有名，而在中國並不著名。至於朱舜水當時與日本政府有怎樣的關係，則未詳悉，只知他享壽至七十而死在江戶。現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校庭，有朱舜水的墓碑

，大概他是死在這個地方吧。

與朱舜水比較能夠令人回憶起來的，就是阿部仲麿。阿部仲麿在唐朝中葉，十六歲即留學中國，其後入仕於唐朝，為唐朝官吏；以後漸漸發跡，終至病歿於山西省的潞安州，所以他未能二度踏上日本國土。可是，他在未死以前，曾計劃回到日本去，但途中因船遇了風浪，流到安南，復由安南流到台灣；乃折返安南為安南都護使的官吏，而平定了安南。現在潞安州建立將軍廟，祭祀他。當他入仕唐朝時，曾改名為晁衡，其時以文學天才著稱於世。

他與當時一流文士如李太白、杜甫、王維等，始終與他們交際往來，李太白當阿部仲麿預備歸日本的時候，臨別會做一首「送晁衡詩」；王維亦送他同樣的詩。

阿部仲麿是日本人留學中國，居然

。因此在中國研究文學的人，便成為官吏和政治家。所以阿部仲麿，來到中國，研究文學，雖出生在日本，但是到中國做官，這並非不可思議的。

(二)中日新文學的興隆

內山氏：現在我想來談一談近代的中國文學。到近代，出現了很多有興趣的文學，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陶氏：這是從新文學的分歧點以後開始的。所謂最近中國文學的興隆是從輸入日本已研究過的歐洲文學到了中國以後，才開始的。當我未入學校以前，幾乎不知道日本文學。至歐洲文學相傳的系統，是從開布爾氏開始的。在日本呢，也出現了戶川秋骨、夏目漱石等有名的文學家。當時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出身諸人，他們的教授都自歐洲延聘而來，如奧伊根、巴路庫孫、哈爾杜曼諸先生。他們一從大學文科畢業，就一轉而為高等學校、中學校的教授，即以其所學的文學，授於學生。

從二十年前，日本已輸入了歐洲盛極一時的文學和哲學。教授各種文學和哲學，都是自明治末葉至大正初葉的人們。

所以從前對於日本文學，不但不知道其內容，並且不加以研究，那時日本人似乎都不研究日本文學。

內山氏：是的。那時日本人對於日本人所寫的日本文學，既不熱心的研究

，又不知道尊重，因為但曉得尊重外國的文學，於是對於日本文學，便造成輕視的傾向了。

陶氏：第一因為中國人不能讀日本

文學，也有所介紹，所受影響不少。其中夏目漱石、長谷川如是閑等，已開始寫了奇異的體裁的小說。這些小說似乎也有很大的影響。以後小說的評論，就變成了盛行活潑的趨勢。

陶氏：日本以前就有文學批評家。在中國方面，則未會有過。

。因為中國方面，對於批評小說，非常不易；但在日本則是即是，非即非，寫得明白白，毫無掩飾。至於中國所謂批評，如誇獎其優點，固屬接受，若指摘其劣點，其結果將生非常的惡感。

內山氏：給予近代中國文學最大的影響者，是翻譯夏目漱石的小說。

陶氏：我也這樣想呢。可是關於翻譯的事情，在中國往往喜譯容易翻譯的文學，就成為「畏難就易」的傾向了。而在日本

文字；而現在中國人自身，不能讀中國古典的，也居多數。如論語、孟子，在日本人方面，反都能深曉。

內山氏：當時中日雙方間，關於種種

品。日本的文學，也是不容易翻譯。這翻譯工作是不能由各方面的人來商量決定的。所以若有文學批評家，在大體的方向變動時，加以批評，那末，就不能不從事翻譯了。可是，在中國却沒有文學批評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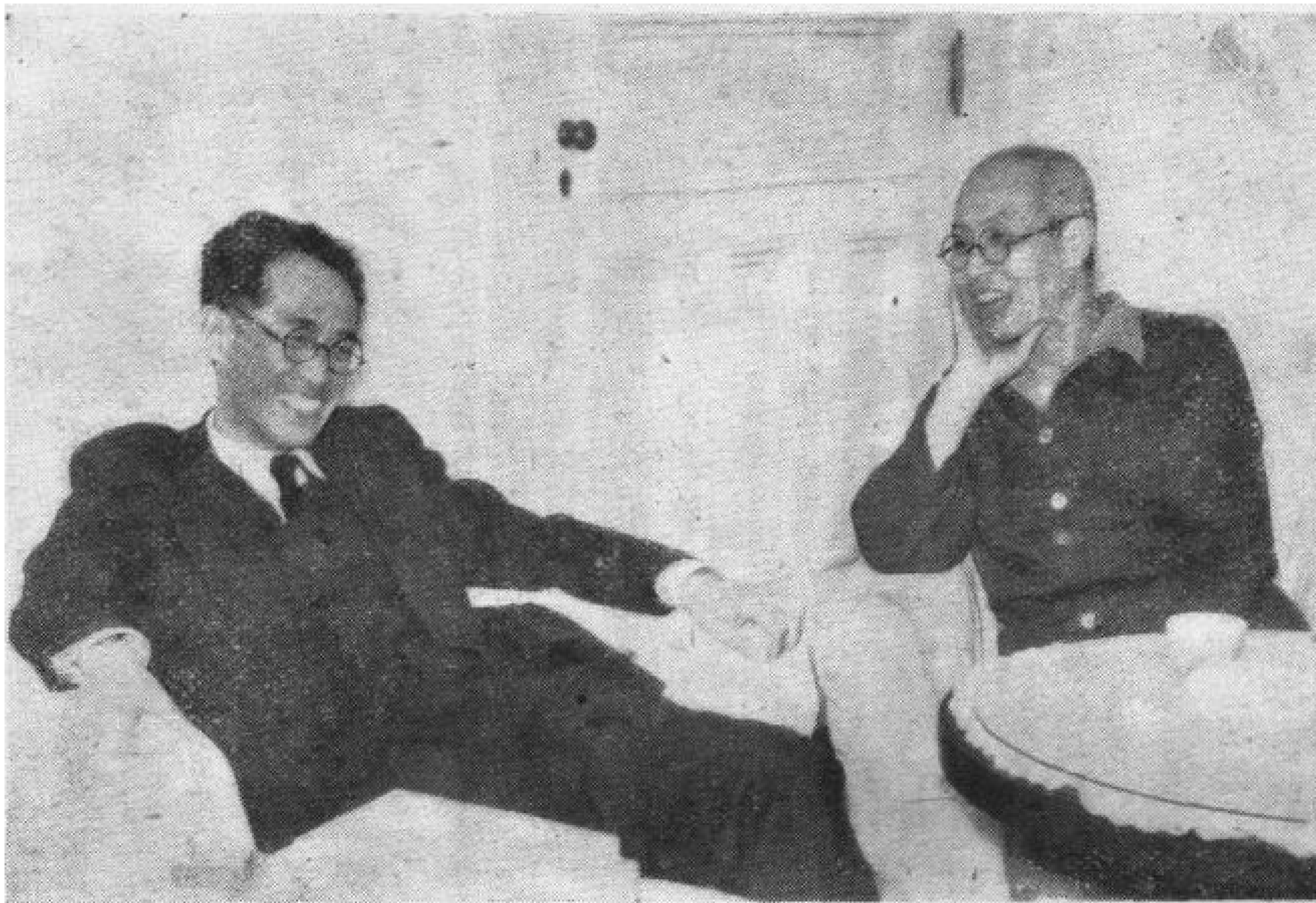
內山氏：在中國新文學最盛的時期，是從創造社時代進入左傾的時候。

陶氏：是的。那時養成批評家是一種工作。如前面所說，這種批評家在中國不能有偏頗的批評，總要有素養高的批評家。因為時常寫了漫罵的批評，也要發生了不愉快的事情。從德國回來的人，把德文翻譯得很不高明，所以成了很嚴重的事情了。

內山氏：那時有人批評胡適的誤譯，而別的人又指出批評者的誤譯。其實，那時的批評，是很盛行的，那時的青年都充滿活潑的精神。在中國的新文學運動上，可說受到了日本文學間接影響很大。

陶氏：從歐洲回國的人，對於中國的新文學運動，總不會有這樣大的影響。

內山氏：其後，便進入左傾文學的階段了。日本文學仍然具有間接的影響。例如：就是要翻譯歐美文學的原文，也必拿日本譯文做參考，來對照翻譯。所以那時一般青年對於日本語的研究，很流行。但他們是研究日本語的文法而已。要之，他們因為欲讀日本的書，所以才學習日本語，並不



像今日只學日本的會話。哈，哈……

陶氏：那時學習日本語的傾向，與今日的全然不同呀。

內山氏：是的。當時一般中國青年，學生雖然不會說日本話，但都能讀日本的書籍。所以許多的中國文學青年，也紛紛擁到我的書店來。

陶氏：現在這種傾向將會消滅的。

內山氏：是的。那時若創立一所日本語學校，那末，許多的大學生一定立即來報名入學，而能夠分成三班或五班。先生一面教授日本語，一面講解日本書，所以進步也很快。若有這種傾向，那是很好的。

陶氏：我在十五，六年前，也記得這種事情。

內山氏：這時正值日本出兵濟南的時候，也已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要之，我開書店，是在大正五年，所以此後在昭和初葉，研究日本語是很流行的。谷崎潤一郎氏初到中國來，也是在這個時候。谷崎氏初到中國時，曾說過在中國總覺得沒有興趣。他就決定要和中國的文學者見面，於是就從我這裏函請中國的文學者會見。陶先生那時好像不在上海。

陶氏：我那時正在日本留學中，還未回來。

內山氏：於是中國的文學者，就由各處集合到我家裏的二樓來了。那時在他們之間，也有許多派別，而與別的派別的人未曾見過面。他們雖彼此不

認識，還要時常在文章上爭論。這樣的人們，初次聚集一堂，所以他們互相見面時，難怪要說：「啊，你是某先生嗎？」在那裏谷崎氏也出來與他們談話。談話也是用日本語的。這些文學者都握有當時中國文壇的權威，所以谷崎也很驚異；留學日本而研究文學的人，回國之後，是這樣的活躍。而且中國的文學者，因為日本的文學者到中國來，所以非常的高興，就在「消塞別墅」，舉行所謂「梅花會」的大歡迎會。那時上海的文學者，都全部集合了。不但文學者，並且藝術家，畫家，官吏，詩人等各方面的文化人，也都來參加這個歡迎會了。例如蔡元培，歐陽予倩，田漢，郭沫若，夏丏尊，張資平，郁達夫等，都是錚錚的人物。並且他們都大談特談關於文學的問題。這實在是一個盛大的集會。

這大概是正十三年，四年（民國二十二年，三年）的時候吧。這是從日本留學回來的人，在中國文壇上最活躍的時代。經過這時代以後，就轉變到左傾的方向了。

陶氏：未進入左傾以前，似乎還有一個短時期。總之，那時的文學者，並不一定是專門研究文學的人。

內山氏：是的。由別的方面轉入文學方面的很多。例如張資平是專門研究地質學的，郁達夫是研究經濟學的，郭沫若是研究醫學的，陶先生也是學醫的。那時若戲劇運動流行，那末，戲劇就馬上傳遍了上海。在這種情勢

之中，郭沫若就到廣東去了。自此以後，文學就轉入左傾了。創造社也漸漸脫離普通的文學範圍，而變成理論鬥爭的傾向了。換句話說，就是從文學革新轉入革命文學了。而且進入了河上肇先生門下的左傾鬥爭時期。左傾傾向雖然很盛，但在蔣介石討伐左傾以後，這些左傾作家，也不能不逃避各處去了。

陶氏：羅曼主義的流行，確實在張資平和郁達夫出現的時候。

（三）現在的文學界

內山氏：從那個時代來看，現在全然沈靜的。

陶氏：所以不得不談談故事呀。

內山氏：於是我就思量了……

陶氏：所謂文學的再建設，是怎樣的？

內山氏：建設也是其一種。但在文學建設以前，一個強大的力量若能夠推動其力量時，那末，其他的羣山就被壓低了。羣山被壓低時，潛行的文學也許會出現。可是現在這種文學會出現嗎？

陶氏：全然不會出現的。

內山氏：我也以為不會出現的。這在日本非出現不可，但總不會出現。

陶氏：關於這一點，日本和中國之間，好像有着一種聯絡。

內山氏：所謂文學之道，雙方是互相連繫着的。所以在日本不會出現的文

學，在中國也不會出現的。

陶氏：總不應把牠意識的搬運進來。

內山氏：好像總要變成這種趨勢吧。

若文學在日本興盛，那末，在中國也會興盛的。所以在東京可以做的事情，用不着特意到上海和南京來宣傳。若在東京進行，那末，一定會轉移到中國來。我是這樣的想着。此外，我還在想這一個事情：在非常的亂世，即一般老百姓備嘗苦難的時候，我以為其後必定出現大哲學，大宗教和大文學。我這樣的期待，你以為怎麼樣？

陶氏：這是在社會太平以後的事。現在要希望其出現，那是不容易的。總之，在現今的狀態之下，從別的地方無從輸入什麼文學，哲學，所以我想不會從國內發生出來的。

內山氏：這些將在中國發生，或者將在世界各地連續發生，無論如何，我以為這些總會發生出來的。

陶氏：這些會發生出來的。即使會發生出來，但在目前，文學者的素養，却非常的低。

內山氏：結局這是研究的工夫不夠的。

陶氏：不錯。研究的工夫，是不夠的……可是雜誌的發行，近來却增加很多。關於這些雜誌的內容，怎麼樣？關於這一點，編輯者現在實有稍加考慮的必要。

內山氏：現在已是要慢慢考慮的時候

了。就是要考慮現在的方向，應該向到什麼方面去。

陶氏：這總要把適當的指導者請出來。因為指導者不會自己出來的。

內山氏：因為文學和別的不同，並不是只講理論就行……這就是說，作者若沒有熱情，那末，就寫不出來，並且寫不出好的作品來……

陶氏：在中國的現狀之下，就是使他們寫文藝的東西，結局也將變成學生作文的樣子呢。一談到大眾文藝，總被人看做色情的文學，而受蔑視。誠然，只寫色情的文學的作家，總居多數。要之，若一種新文學興盛起來，那末，寫這種文學的人，就從社會隱退了。但日本有很多的作家在寫着大眾文藝。……

內山氏：從前的作家，是怎麼樣的？

聽說丁玲，成仿吾等人，的確在延安。可是，郁達夫的行蹤，一時不知道，但聽說他還在桂林。

陶氏：郁達夫等人的行蹤雖然不大知道，但想他們都在撰作着。

內山氏：現在，上海和華北的作家所寫的作品讀過嗎？

陶氏：讀過一，二篇，但文章本身與以前的文體相同。至其內容的如何，是很難說的，……固然，以前的作品，不一定都是好的。總之，從新文學興盛以後，似乎沒有傑出的作品。這是很遺憾的。

內山氏：現在有沒有你認為很好的作

品？

陶氏：這是很難說呀。所謂文藝批評家，雖然以很普遍的態度去觀察事物，但我們作家方面就喜歡自己所喜歡的作品，不喜歡自己不喜歡的作品。而且作品不一定是壞的，但他們總不願加以批評。作家仍然是作家，而不適於批評文學。

內山氏：是的。那末，現在寫着文藝的人，其程度怎麼樣？

陶氏：恰巧他們的作品，我差不多沒有看過。因為最近有人贈給我予且小說短篇集，所以只看過其中的一篇。只看過一篇，是不能批評他的好壞的。

內山氏：那末，予且的小說，有沒有興趣？

陶氏：我看得很有興趣。雖然有興趣，但其內容却不能說是好的，所以這方面的批評，是很困難的。

內山氏：這確是如此。從前魯迅先生每月會翻譯一篇中國青年作家的作品，在「改造」刊載。所譯的都是用軍蕭軍諸人的作品。

陶氏：他們都是魯迅的門生。

內山氏：魯迅先生所寫的作品，既大膽，又有興趣。當時的青年，所寫的作品想是大膽的。近來青年的作品，不知道怎樣？現在的小說，誰也不愛看吧。就是沒有看小說的精神吧。

陶氏：近來的小說，大概相似，所以不愛看，因為內容像學生的作文一

樣。例如中學生和小學生的作文，大人誰也不愛看。

換句話說，以消遣的心情來寫小說，就變成學生的作文了。這與日本的自然主義，白樺派的作家，以寫作的心情來寫小說，其情形全然不同。我們起初一看了白樺派的小說時，實在興趣索然。可是因為他們自己的主張與所寫的內容一致，所以大家都要看。總之，這是視其有無熱情而定的。

內山氏：近來雜誌，似乎也沒有趣味。最近我把在南京路所賣的雜誌，都買來看，都寫着不要緊的東西。全部寫着物價，行市，或南京政府的行動，所以很覺得沒有興趣。

(四)文化交流的問題

內山氏：我以為文化交流若能夠達到彼此互相理解的程度，那就行了。對於中國的文化，日本人如果能夠理解，對於日本的文化，中國人如果能夠理解，那就行了。然而要達到理解的程度，中日兩國非有實際往來不可。我以為中日兩國人間，若沒有一種聯繫，那末，彼此之間就不能互相理解的。

陶氏：可是，僅僅單純的交際，那是不行的。非有自然的聯繫，是沒有用處的。

內山氏：的確如此。要之，無論怎樣輕微的聯繫也好，所以我希望着這些輕微的聯繫能夠成為真正的聯繫。我以為文化的交流，無須用大規模的交

流，若一個人一個人的聯繫能夠做成功，那就行了。固然這並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做成功的。

陶氏：即使可以勉強做成，也是不能完成的。

內山氏：若在這種聯繫期間，日本出現了優美的文學，那末，憑藉這種聯繫，那種文學也會在中國出現。這是我所希望的。例如在俄國出現了杜思拖夫斯基和杜爾斯泰的偉大文學家時，在東京文化界都轟動起來。所以日本非在日本產生優美的文學不可。如果日本產生了優美的文學，這種優美的文學一定轉移到中國來，而中國也會產生優美的文學。而在中國產生的優美文學會轉移到日本，所以文學是沒有界限，會自然交流的。

陶氏：若說到這樣的話，我們就說回到朱舜水的話哩。……

內山氏：哈哈……話又說回來了嗎？……總而言之，從此以後，我以為必須用我們的手，來建造我們所想的東西。換句話說，以前歐美的東西，無論思想或文學，非歸回到東洋的東西不可。現在試舉一例來說明一下。其實，在十七，八年前，德國漢堡大學會派遣基維先生來到中國留學六年多。這位先生換一個中國名字，叫做顏服禮。他的北京話說得很好，日本文和中國文，也能閱讀。這位先生常常到我這裏來，提出難答的問題，給我為難。這位先生曾經說過下面的一段話：「在漢堡大學，西洋的思想，早已

陷入窮途了。其後要來的，只有東洋思想而已。我自己是抱着這種見解，來中國留學的」。那末，在西洋所沒有的東洋思想和代替西洋思想的東洋思想，究竟是什麼思想呢？我全然不知道。總之，不管牠是孔子，孟子的思想或其他的思想，從那時起，西洋人早就知道西洋思想已陷入窮途。他們所謂東洋思想，恐怕是二元的思想吧。這就是二元的現象主義。

陶 氏：不是前世紀初葉的哲學嗎？

內山氏：我對於西洋思想，沒有詳細的研究，所以不知道。

文

友

陶 氏：所遺憾的，在中國似乎沒有研究這種學問的人。第一，在中國沒有負起這樣指導任務的人。現在的中國，連研究哲學的人，也沒有。所謂研究的人不過是研究考古學而已。所以沒有人負起對文藝的指導任務的人。即在大學既沒有大眾文學講座，也沒有日本文學講座。

所以也沒有一人懂得日本文學。反之，很能了解中國文學的日本人，似乎也格外的少。

內山氏：在北京有如周作人，錢稻孫那樣懂得日本文學的人。

陶 氏：這裏沒有這樣的人。

(五) 東亞文學者大會

內山氏：那末，東亞文學者大會和東亞文學獎金，你以為怎樣？

陶 氏：不中用的人出席，結果就成爲不中用的了。

內山氏：我以為東亞文學者大會非大加縝密的考慮不可。東亞文學者大會，已經創設，應該好好的活用牠……

陶 氏：東亞文學者大會一經成立，在華中年高的我和張資平的名字，便先被提出了。我們實際上是不中用的，因爲與敬老會不同呀……哈，哈……結局就成爲政治家了。

內山氏：今年似乎有文學獎金，獲得的人，是出席的代表嗎？

陶 氏：予且獲得了文學獎金。這是文學者大表選定的。

內山氏：日本文學者，對於中國的新文學者，似乎沒有心情予以積極的指導和推動。

陶 氏：是的。結局若不研究日本文學，那就談不上來啦。就這意義說，我以為與日本文學者作個人的朋友，那是很好的。

內山氏：因此陶先生的所謂「矛盾」的交流，一定會改正爲真正的交流。在日本，一切問題的根本是屬於人類的，這是顛撲不破的道理。在中國這種思想，更爲濃厚。所以如果依照一切問題的根本屬於人類的觀點去做，我以為中日雙方必定會一致的。可是，現在還未達到這種地步。

陶 氏：總之，日本文化生活者和中國的文化生活者，在其生活上和素養上，稍爲不同。中國的文化生活者，無論如何，其生活程度較低。這一點，如果不能互相理解，那末他們之間第一就談不上來。只有表面的交際，他們互相理解是不容易的。換句話說，非達到日本的文化者與中國的文化者一同生活的地步，那是沒有意義的。

陶 氏：這確實很好的工作。可是，無論在中國方面，或在日本方面，必須互相明瞭對方文學的條理。例如就中國方面來說，對於日本文學，古代的姑置不論，對於自羅曼主義時代至自然主義時代，乃至大正，昭和時代的文學條理，我以為有瞭解的必須要。另一方面，日本對於中國的青年文學運動，也沒有加以正確的解釋。要之，對於這些事情作報告，是必要的。可是，沒有人對於這些事情作報



藥房各名標記上列商標

藥膏拜耳

下列爲令人最容易聯想到的

藥名拜耳

• 阿司匹靈
ASPIRIN

風濕痛步獨創
藥良效特熱寒

• 加當
GARDAN

婦女痛婦痛一切
愈即本品服經

• 拜耳健身素
TONICUM BAYER

惟一補腦補身
劑大進標

• 克利西佛
CRESIVAL

的著效味甘
劑痰化咳止

• 滅疥油膏
MITIGAL OINTMENT

疹濕癩疥治專
病膚等癬疥專

告。如果對於這些事情有了報告，並且有了個人的交際往來，那末，這次有這樣的人介紹這樣的文學來，所以也會想要把它翻譯。這在某種程度是雜誌編輯者的工作，但必須設置適當的辦公處。

內山氏：要找優秀的翻譯家，是不容易的。

周作人很稱讚白樺的文學。但若有研究芥川和有島的文學，那是很好的。中國人不是不大喜歡芥川和有島的文學？

陶氏：是的。他們好像不大喜歡。

(六) 武士道與殉情心理

陶氏：中國人要理解日本文學，無論如何，必須理解日本「武士」的心理。這在中國人，似乎很難。中國人似乎認為日本「武士」，不過是一介武夫而已。

內山氏：中國人對於「武士」的心理，既然不理解，對於日本人的殉情心理，也不理解。所以他們也不理解殉情文學。

陶氏：如果這樣，那末他們也不理解花柳文學。這就是說，他們認為這種文學是一種色情文學哩。

內山氏：可是，很奇怪的，中國人若是長久居住日本的話，似乎也要殉情而死。

陶氏：這是非「矛盾」的真正交流啊。哈，哈……

內山氏：其實，在長崎有中國人殉情而死的兩個有名的實例。其一例，男的是蘇州人，名字叫謝仁舍；女的是長崎丸山的妓女，這兩個人都殉情而死。女的則遺留「唐衣……」而死；男的也遺留七言絕句的詩而死。其他一例，男的出生地不明，確係明朝的人，名字叫何曼德；女的也是丸山的妓女，名字叫杜珪。這與其說是情死，不如說是殉死。男的是犯了紙幣偽造的罪，被處死刑。那時杜珪便領回了那個男子的首級，鄭重的予以埋葬，然後她自己自盡了。在日本是有這樣的例子的。可是我還未聽見日本的女子來到中國，有情死的事情。因為中國人，無論如何，不幹情死的事情呀……

我以為魯迅先生最能理解情死的心理。他認為情死是日本人的一種特色。這種日本人的殉情心理，想中國人很難理解。因為不但要達到自己的目的，並且也要使對方達到其目的。因為這是漠視現世界，由兩個人的死亡，想在別的世界度其快活的生活心理，所以這是很難理解的心理。因此魯迅先生曾說過：日本人的殉情最能表示日本人的真摯精神。

這一點，魯迅先生的確看到了偉大的地方。因為實際上，若不是真摯的話，殉情就做不到。舞台上所演的戲劇並不能夠做到真正的殉情。

陶氏：我以為日本的「武士」心理就是「武士道」造成的？

內山氏：是的。

陶氏：從這一點來說，中國人對於翻譯的歐美小說比翻譯的日本小說，更能容易理解。在日本文學上，常常見到日本之根本的「悲壯精神」，中國人對之尤其是不能理解。因為不能理解這種精神，所以對於日本的俳句和日本歌，也就不懂了。

對於新體詩，雖比較的容易理解；但却不能理解充滿着這種精神的日本小說。

內山氏：無論怎樣，日本文學比較西洋文學，對中國人更隔着一層。

陶氏：其證據：例如對於日本的「瀧口入道」的戀愛，既不能理解，即對於佛教的精神，自然也不能理解。中國人不想理解日本精神；而日本人真正懂中國的事情的，也非常的少。

內山氏：自然，想要理解中國事情的人，並不是沒有，但想深知中國事情的人，却絕無僅有。他們都是在中國「道聽塗說」，並不加以考察。

陶氏：對中國情形的大體上理解，是很容易的，但似乎不深刻。今日能夠真正懂中國情形和理解中國人的日本人，我所能介紹的，只有內山先生一人吧。

內山氏：不，不，我剛入其門，還未入其堂室呢。

陶氏：內山先生的理解中國情形，如記分數的話，那末就可以給他九十分，所缺少的十分，就是不能理解中國的女人。哈，哈……

內山氏：不理解中國的女人，只能得到五十分。我不大談中國的女人，所以會由陶先生傳授我二，三次的「美人學」，可是不久就停止了。

對於陶先生所傳授的「美人學」起點之一端，我現在還記得。這就是：日本男子，一談到美人，就不禁神往，若中國男子，一談到美人，則不免色變。我想此後還做初級生去學習呢。哈，哈……

陶氏：不，這若能夠理解，那就行了。因為這是初步，也可說是我們的結論……哈，哈……那末，就到這裡結束了。(元普譯)

徵稿簡約

- 一、本刊為綜合性刊物，舉凡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實業，軍事，文藝等稿件，均所歡迎。
- 一、來稿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一、來稿一經登載，版權即歸本刊所有。如有欲單行出版者，預先徵求本刊同意。
- 一、凡在本刊發表之作品，如同時在他處發表者，一經查出，即行取消稿酬。
- 一、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酬以儲備券五十元至一百元。



當前糧食諸課題之剖視

楊 肅

由於糧食在決戰體制上所佔地位之重要，所以在世界戰爭愈益進入長期化的今日，各個交戰國家對於糧食問題的整備，也益加顯得緊張和努力。我國幾千年來，向以農業國自誇，頗能自給自足，近數十年雖有

不足的現象，但是賴有洋米洋麥源接濟，並不感到困難，因此對於糧食問題誰也不去注意。直到最近幾年，糧食的威脅日趨嚴重，糧食問題的處理日見需要

，政府方面始改變了向來的態度。中央和各地政府，俱有專管糧食的機構成立，最高當局更屢次披瀝以解決糧食問題為第一要政的抱負。上月（九月）十五

、二十、二十五、二十八各日，糧食部分別策動召開中央及各省市各縣區各鄉鎮食糧增產策進會議。全國

米糧統制總會，則定於本月一日成立。這些都表示食糧諸課題，俱在逐步的進行解決之中。不過中國食糧

問題的焦點乃是多角性的，其內容之錯綜複雜，亟須關心此問題的人士，作多方面的檢討，以期找尋不同的途徑，而獲致相同的歸趨。本刊第一卷第九期中，刊有仁林君「中國糧食問題」一文，對於目下糧食問題

的癥結，已有精到之發揮。筆者茲願進一步的對關

係食糧的諸具體問題，加以剖析，並覓取適當的解決途徑，以供主持糧政及關心糧食問題者之參考。

中國糧食之所以成為問題，其癥結可從兩方面觀察，一為戰前糧食本來之不足，二為受戰爭影響而招致之糧食恐慌。

戰前糧食之不足，從糧食進口的數字上可以看出。自前清末年，糧食的入超即年有增加，到民國二十一年後，數目益加龐大。茲列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糧食進口統計表如下：（單位公担）

種類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米穀	一三、五九、九一九	二二、九四、〇〇〇	七、七〇、六二〇	一三、九四、四八一	三、一〇、四八五
小麥	九、一三、二四〇	一〇、九一、六四四	四、六四、四一九	五、一〇、〇八七	一、一六、〇九三
麵粉	五、〇三、八五一	一、九七、二二三	五九、七四六	五二、〇四六	—
雜糧	五、三〇、五	九〇、三三〇	一三、六九二	一〇、三三七	五、五四四
雜糧粉	六、一七九	一四、六四四	一〇〇、二九四	八、七七七	—

戰爭以後，糧食問題益臻顯著，其原因為：
一、生產者為補充戰鬥員的名額，發生生產力不足

的現象，而影響糧食生產的減少。
二、由於支持長期戰爭的廣域戰場，使農田面積減少，而影響糧食生產的減少。

三、因國外交通路線的斷絕，和國內治安的不安定，使糧食流通發生障礙。

以上三種因素，在中國今日，因為並未直接參加於戰爭，所以第一二兩項影響較微，最主要的還是第三種。糧食輸入的斷絕結果，在上述表中已可看出。

無論是外來接濟的斷絕或國內治安的不靖，在戰爭持續的狀態下，要一時獲得圓滑的緩和，以求糧食恐慌的解消，這是不可能的。所以解決戰時糧食問題的對策，還應該從糧食本身方面的諸要點上加以考慮。

首先要研究的當然是增加生產問題。要使糧食增產，可分縱的和橫的兩方面。橫的方面是生產面積的拓展，縱的方面是每單位面積上生產量之加多。

關於生產面積的拓展，第一個問題便是墾荒。據內政部十八年到二十年的調查，中國內地二十一省的荒地，共有一、一七七、三四〇、二六一畝。這些土地，都不是沒有耕種價值的。現在，土地荒廢的情形，並不比十年前較好。為了使每一寸土地都能盡其最大效用以期增加糧食起見，實有普遍的實施墾荒的必要

。江蘇省建設廳會擬有民國三十二年度農產增加計劃，決定全民動員，以保甲制爲擴充耕地運動之實施中心。其要點爲：（一）清鄉區內各縣所有荒山、荒地、荒塚、塘灘河流，道路兩側，宅基餘隙，及一切不成面積之畸零土地，不問公有私有，祇須不妨礙交通水利，均得開拓爲耕地面積；（二）以保爲耕植單位，鄉鎮爲管理單位，縣府區公所爲監督機關，愛鄉會、合作社、各級農會及農業團體爲指導輔助機關；（三）擬開拓之耕地，由各保於本保內自動認定，分配於各甲具領耕種。（四）再由各甲長審察土質，決定作物種類後將耕種工作分配甲內各戶，其收穫品歸各保甲所公有，並由政府獎勵成績優良者。以上是指面積不大的荒地的開拓，至於面積遼闊的荒地，（安徽、蘇北一帶，此項面積數萬畝的荒地很多）大多都有種植上的特殊困難，有待於專家的研究，政府的主持，再動員民衆，作大規模的拓荒。此外，尚有許多土地，因爲軍事上的關係，迄今尚置於日本軍管理之下，以致荒廢者，也希望友軍當局，在可能範圍內，儘量的發還國人墾殖。

和墾荒問題連帶發生的是勞力問題。照理，中國的勞力不應成爲問題，因爲中國現在不會直接參加戰爭，不需要兵員的補充。不過新地的墾殖，確也需要一批勞力。在日本，最近盛倡着所謂「勤勞奉仕」，無論是學校學生，商店店員，公務員，家庭主婦等，均利用他們的空閒，去從事增產工作。最近報載，又有女子增產挺身隊的成立，動員數百萬的女子，其於增產的供獻自然不小。這裡連帶的便是一個教育問題，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思想造成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士大夫階級，新教育也仍舊沿襲着這種思想的傳統，誰也不願意去從事「下賤」的農作。所以社會上儘有荒地，但遊手好閒的失業者却不會去耕作。一般家庭裏有着田地，或者荒着，或者雇工種植，很少由主人自己動手的。看着日本人男女老幼自己動手

精神，覺得中國教育確有改造的必要。中國人號稱百分之八十以上從事農業，可是中國的教育所造就出來的人才，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與農業隔離，根本不諳農業技術的。這種畸形的教育不改革，中國的勞力問題將因教育的發展而日趨嚴重，是可以預料的。

再說到單位面積內產量的增加，其包含的因素異常複雜。如種籽的改良，據專家研究，如果用優良種籽的小麥，可以增加產量百分之三十以上，稻可增加百分之五以上。事變前有若干從事稻麥育種工作的機關，如金陵大學，中央大學，江蘇浙江稻麥試驗場等。希望這種機關，能夠於政府的支持下復活起來。

生產技術的改良也是增產的要着。據事變前金陵大學教授 *Butler* 之調查，十七省十七地方二八六六農場主要農作物每公頃的平均產量，小麥爲九、七公担，米爲二五、六公担。可是日本小麥的產量却爲一三、五公担，米的產量爲三〇、七公担，這種差異，技術的落後自是要因。關於生產技術，如播種，中耕，灌溉，除虫，防病，收穫等的方法，以及新式農具的介紹等，應該考慮到中國農村的特殊環境，中國農民的知識程度和經濟能力，在不刺激農民的條件下，儘量的求其實現。

肥料也是增產的要素。肥料問題在今日相當嚴重。過去我國農民所用的肥料，不外綠肥，厩肥，堆肥，以及人糞，豆餅等。現在，因爲飼料的昂貴，牲畜飼養已減至極少，厩肥無從獲得。綠肥的種植，須佔去工作時間，堆肥也須藉化學肥料阿摩尼亞等始可從其腐熟。人糞豆餅等，更是奇貨可居，售價飛漲。肥料是作物的食糧，肥料缺乏，自然使作物生產不能充足。要解決今日的肥料問題，唯有利用化學肥料的一法。日本全國每年生產的化學肥料，達數百萬噸，我國目前祇有永禮化學肥料廠一家，去年生產硫酸銨二萬八千噸，今年產量約爲四萬噸，而分配於江浙一帶者不足二萬噸。除硫酸銨外，磷肥的施用尤宜提倡，因

爲磷肥來源較易，且於小麥，裨益尤大。但是中國農民對於化學肥料的認識太淺，縱有生產，也不肯去購用，此則尚有待於政治力量的推動。

成本與收穫是成着正比例的，農產的增加的要素如肥料，人口，等俱有待於投資的加多，爲使農民的資金便於周轉計，農村低利放款之舉辦亦屬不容或緩。其貸款的內容，應包括農具，耕牛，青苗，農庫，及農村合作社等。凡農民收穫的農產品，均可向各地農倉堆存，而向各行莊聲請抵押。

除了增加生產外，其次便是強化統制。最近政府頒佈了禁止長江下游地區米糧自由移動的命令，同時又成立了米糧統制會，使糧食統制的機構，驟臻健全，這確是一個良好的現象。糧統會是一個商業的自治團體，政府把統制的權責交託於商人，這是表示對於商人的尊崇，同時商人當也有以報答於政府。

在食糧統制的諸般問題之中，最重要的是糧食價格問題。因爲糧食價格是決定一切物價高低的基準，所以在政府方面往往是不希望糧食價格上漲，而把糧價定得很低。可是，這樣，由於穀賤傷農，使農民對於耕種發生厭棄，而造成農民離村的現象。我們看到近年來「跑單幫」者日益增多，這些人大半都是農民，而棄其農田於不顧，這種現象是極危險的。在日本，爲了獎勵生產起見，政府對於收買食糧，規定了特殊的辦法。即政府把農民所生產的食糧，除其自己全年食用所需外，其餘全部收買，所給價格，比市價尚高出五元，另外更給以每担十二元之獎勵金。即如市價爲每担四十元時，政府向農民收買價格爲五十七元，政府淨賠十七元，如此農民自然樂於將生產品貢獻政府，而決無逃避現象。反觀我國，過去所定的收買價格，往往遠較市價爲低，甚至不足抵償農民的生產成本。

據九月十九日新中國報星期論文中所列估計：一家江南的自耕農，種十五畝，夫婦兩人均在壯年，一子

年逾十五，可任田間工作，較幼之子女二人，可助較輕工作。其田均為上等水稻田，年可種稻一熟，麥一熟，不必雇工。其一年間的收穫，計小麥每畝二百市斤，合三千市斤，麥稻每畝三百四十市斤，合五千一百市斤，稻每畝五百市斤，合七十五市担，稻柴每畝五百六十市斤，合八十四市担。農作物消耗，為：小麥種籽每畝十市斤，合一百五十市斤，稻穀種籽每畝十二斤，計一百八十斤。全年食糧，計白米十七石，合穀三十八担，稻柴餵牛三十六市担，麥稻抵柴燒之用。計淨餘小麥二千八百五十市斤，約合十六包半，穀三十五市担，稻柴四十八担。耕種的直接成本，肥料稻作每畝豆餅六十六斤，麥作每畝四十六斤，共需十四市担，照本年四月市價，每担約四百元，共計五千六百元，飼牛豆餅（以農忙時三個月計）約增六担，計二千四百元，去冬十一月售去耕牛，約值五千元，今年五月購進須一萬元，計耗五千元，（如農閒時飼養，所耗更大。）此外工具折舊修理等計五千一


百元。以上直接成本為一萬八千一百元。加上賦稅雜指每畝三百元，計四千五百元，合共二萬二千六百元。其剩餘的作物及副產，稻柴每担價格從二十元至三十餘元，平均以二十五元計，為一千二百元；小麥最高價每包六百元，但新麥登場時祇四百元，平均五百元計，為八千二百五十元，穀價在去冬僅一百十餘元，今年米糧聯營社的收購價格為一百五十元，就是存儲到夏季，糧食部的收購價格也沒有達到二百元，平均以一百六十元計，為五千六百元。合計為一萬五千○五十元。這樣，這一家農家，辛苦一年，結果是淨虧七千五百五十元，而除柴米外，一切油鹽糖醬衣著，醫藥娛樂之費還分文不曾計入。在這種情形下，要農民不離開土地，也有所不可得了。

耕種，糧食增產，自然可以收效了。最後關於管理消費的問題，第一要求其省儉，第二要求其公允，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配給的公正尤為重要。現在節約運動正風靡一時，糧食配給也正漸臻普及。中國是向來沒有統制的國家，在此新設施開始的時候，我們也並不苛求，但期其能事出公平，效歸實際，而後再按步就班，以收宏效。同時對於代用品問題，也應加以研究，以期彌補食糧之不足。如日本科學家，最近研究稗之營養價值，尚優於米麥，因此日本各地，現正竭力提倡稗之種植。這種工作，也大足供我人的參考。

其他如黑市的消弭，國虎的平戰等，在正常的統制下，自可逐步奏效，本文因限於篇幅，不再贅述。總之，在此戰爭的非常時代，要解決糧食問題唯有動員全國上下的總力量，一致邁進，則渡過難關，應付艱巨，當是很容易的事。

友

文



牌老 球地

萬人油

時行百病
四時感冒
內服外搽
立奏神效

售有肅到



品出廠藥大球環海上

菲律賓的獨立

青木繁

菲律賓人在數世紀間不斷所期望的光榮獨立，終於在十月十四日實現了。菲律賓政界第一人的洛勒爾博士，已就任新大總統。菲律賓的獨立完成，是菲律賓全民眾的宿願。但不幸歷史却不容易允許其達成宿願。以大東亞解放和團結東亞諸國民族為戰爭目標而蹶起的日本，在大東亞戰爭上獲得偉大戰果，現在才助成了菲律賓獨立，而為亞洲的一民族。在今次戰爭勃發時，日本即發表所謂「大東亞建設宣言」，而向中外闡明其戰爭目的和大東亞解放的方向。就本年一月九日的對華新政策，八月一日的允許緬甸獨立，給予馬來和爪哇民衆參加政治，以至這次的菲律賓獨立來看，日本的這種大政策，在本質上自與英美的欺騙政策不同。

若翻閱菲律賓的歷史，則可知菲律賓在過去四世紀，是怎樣為獨立的鬥爭而流血。尤其在前世紀末葉，獨立志士呂薩爾之對西班牙王國的獨立抗爭及其慘死，實足以促進菲律賓人的覺醒。然而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的結果，竟使呂薩爾之死，歸於無意義。而繼成呂薩爾意志的阿基納德將軍的建國，也為當時美帝國主義者所壓迫而挫折。於是菲律賓人民，爾來四十年餘間便在美帝國主義的欺騙政策下，度其悲慘的生活。到了一九三五年，所謂泰丁·麥克菲獨立

法成立，根據該法律約定十年後，才許菲律賓獨立。其後，美國所製造的所謂「遠東的危機」，一被喊出時，獨立再檢討運動，便忽然發生，於是放棄菲律賓的機會主義，便巧妙的改變為本來的東亞侵略主義了。站在這美菲關係上，固執自己的名譽，誤料國家命運的責任者，就是前大總統奎松。

在大東亞戰爭勃發以前，奎松是被宣傳為菲律賓民族英雄和解放者。在今日來看，奎松是出賣菲島於美帝國主義的人物。逆用奎松的名譽，使菲律賓捲入戰火漩渦的罪魁，就是美大總統羅斯福。我們若讀菲律賓歷史時，不得不承認菲律賓人方面，多少也有誤謬。對於四百年前的西班牙統治，不斷的抗爭的菲律賓人，終於移讓其統治權於美國，而在四十年的短期間似乎全然忘却其往年的使命了。那淺薄的美國主義，竟迷惑了他們，而使他們中毒了。

一論到菲律賓獨立問題，連美國歷史家也承認菲律賓人在四十年前最適於獨立的時期。惹起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而菲律賓歸美國領有的時的美大總統馬金利，曾謂「美國之領有菲律賓，是神的啓示」。這一句話，不外是表明美國對太平洋的野心的證言而已。其後，如美國政治家所說，如果美國對菲律賓採取「恩惠主義」，則美國在美西戰爭後，

立即可以承認阿基納德將軍的獨立政府，而加以扶植和強化。數日前羅福斯會致咨文於美國議會，謂：「予菲律賓以獨立的時期，已經到臨了。美國應該把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的諾言，提前於本年内實現」。現在保護着菲律賓的國家，並不是美國，實是日本。那時日本已決定了以十月十四日為宣言菲律賓獨立之日。

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傍晚，美國亞洲艦隊在馬尼拉灣海戰上，擊破了西班牙艦隊，美國全軍遂在馬尼拉登陸，而陶醉於勝利的感激。當時大衛的特別外交顧問巴勒特，在其近著中，寫着這樣的話：那時美國亞洲艦隊司令官佐治·大衛，獨自一人凝視着那時落下去的美麗的夕陽，其形狀極為沈痛。近侍者問其理由時，大衛便漫漫的開口，發表了下面的預言：

「我現在在想着四十年或五十年後的事情。到了那時，日本艦隊正如今日我們一樣，將有一日會堂堂進入馬尼拉灣內。我雖不能活到那個時候，但其時機，是日本征服中國的時候。那一天，菲律賓自北至南將歸日本領有。」

大衛的佔領菲律賓，雖開了美國侵略東亞的新進路，但他認為阻擋其去路的強大反對勢力，是東亞獨立國的日本。誠然，日本會相信從英美的侵略魔手，解放東亞為其神聖的使命。而大衛的預言四十四年後，便在大東亞戰爭的形式上實現了。然而美帝國主義者却不能理解日本的使命和大東亞解放的意義。永

眠地下的大衛，如果知道日本佔領菲島一年有半後，允許其完全獨立，他恐要震驚，而一定說出要訂正其預言的內容。預言雖已實現了，但却在與大衛的觀念全然相反的理念上實現了。

在馬尼拉灣海戰之前，大衛還未完成作戰準備。那時，日德英列強海軍，爲了觀戰，都駛到馬尼拉灣頭。英國會慫恿了美國佔領菲律賓，但當時的德國却企圖粉碎美國的野心。當時德國艦隊司令官提得里克提督，竟乘其威勢，事事牽制大衛麾下的美國艦隊，而堂堂與西班牙軍採取聯絡。如果德西兩國在海陸兩方面，能夠採取聯絡，則美國艦隊的敗北，是必至的。其危機已一刻一刻的逼近了。其時甲鐵艦二艘，才開到大衛那邊來了。這樣，英美艦隊，遂成立了默契，於是才能對抗德西兩軍。所以提得里克便不得離開馬尼拉灣了。

如果二艘甲鐵艦遲到的話，則菲律賓一定能如德國艦隊司令官提得里克提督的企圖，脫離美國野心之魔手，而歸德國領有。若這樣，上次歐洲大戰的結果，菲律賓，便可以與舊德屬南洋諸島，同時歸於日本的委任統治下，而能夠較今日更早的達成其獨立。事實上菲律賓的獨立，爲太平洋和平計，也是日本多年的希望。許多日本志士，曾首先援助菲律賓獨立運動者。

然而，時機也許尚未成熟。菲律賓本身在過去四十年間，也經過其體驗，獲得種種教訓，而今日才達到東亞民族的自覺了。我們一面欣歡菲律賓的獨立，一面痛感亞洲諸民族興隆的氣運。

全體主義與東方文化 (下)

吳宗保

全體主義在原則上就是大同主義，但又不完全是大同主義。如果大同主義就是全體主義，何必於大同主義之外，再提倡全體主義呢？良以現在距大同尚遠，在大同尚未實現以前，不能不推行一種主義以求漸進於大同之治。這種類似大同而又不是大同的主義，便是適應時代為人類所需求的全體主義，可以說是從自由主義社會進入大同主義社會的階梯，且為必由之徑。到了大同盛世出現，那時候便無所謂全體主義。全體主義和大同主義是有區別的，也可以說是大同世界的前設，由全體主義到大同主義是順乎自然，可以無慮，故欲求大同盛世之早日實現，即必先謀全體主義體制之確立。全體主義體制在形態上雖是多元的，各別的，分散的全民政治或中央集權制度，實質上却是為了一體的，整個的，綜合的，全人類的福祉。全體主義是民族意識的社會主義，又是世界意識的民族主義，這種標準的公共的全體主義的終極目的，即是我們禮記禮運篇上的「大同思想」——世界的全體主義。它不是個人主義之放大，而是大同主

義之雛型；不是狹隘的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而是世界觀念的民族共榮主義；由個人自私轉變為人類互助，由階級鬥爭轉變為和平相處。並且，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亦變相親為相親，有無相通，長短相補，彼此共存，永無膠葛。蓋目前雖以國家民族為中心單位而各自調整，各自統制，將來自必由合作而結成一體，由協同而打成一片。假使僅求一個民族之繁榮，一國以內的團結，那還不過是放大的個人主義，充其極僅能免除國內競爭於一時，但不能消弭國際糾紛於久遠，簡直就是一致對外的侵略主義，帝國主義，殖民地主義的獨裁政治而已，根本就與全體主義的精神相悖逆。全體主義到了最後完成的階段，係以全世界人類為一大範疇，現在因為各國文化的程度，參差不齊，如風俗人情之有別，政治機構之不同，經濟情形之差異；而且各有各的組織，各有各的系統，不得已才以國家民族為範疇，各有各的全體主義，各有各的全體體制，以順應國內之形勢與迎合世界之潮流。可是「全體利益」或「國民利益」之內

容，並不以國家民族為限，即不單以實現本國之全體利益為滿足，而且同時亦以其他國家民族的國民利益為前提。全體主義雖因國家民族之組織而尚未能劃一，但是實行全體主義的意義，正在欲使分裂之世界，寢假而歸於一統。故無論某一國家，任何全體主義，在理念上是若合符節，全無二致。換句話說，莫不以東方之道義精神為其基礎，此為將來終必臻於大同的因素，而國家民族的界限，必因全體主義而消失。

全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之分野，不僅是政治經濟的轉變，而且是全面文化的革舊與創新。而所謂全面文化，自非各個國家民族的局部問題，而是世界上全體人類的整個問題。綜括的說，就是整個世界的共同文化正在劃期的大蛻變中。在全體主義文化的秩序之下，形式上國家民族的鴻溝是存在的，可是精神和理念已經連繫起來，不分畛域。這種民族觀念的世界意識，先以「國家集團」或「共榮圈」的「集體意識」為起點，擴大之即是世界大同。以東亞共榮圈而論，係從東亞意識出發，凡是東亞的人民，同感覺到現在的東亞民族，存必共存，榮必共榮，敗則同敗，枯則同枯，所以要同甘共苦，同生共死；各愛其國，互愛其鄰，共愛東亞。再由此而推及於世界，被壓迫者有其共同的命運，所以有共同奮鬥之必要。故由「國家集團」或「共榮圈」的結合以及「集體觀念」如「東亞意識」而儘力發揮，即將成立「世界意識」，而大同遂有實現之可

能。總而言之，全體主義必以東方道義精神為原則，犧牲個人以保衛全體，犧牲小我以保全大我。個人是小我，國家民族還是小我，只有全世界人類的全體才是大我。如果誤認國家民族為全體之永久單位，則相互間仍以其他國家民族為犧牲，恣圖本國國民之安樂，豈非與個人主義如出一轍？如此則形態上雖以中央集權代替自由體制，然而實際上不能配合客觀的經濟條件，例如英美等民主國家之東施效顰，亦不得不採用「強力政治」，反而增強獨裁者的特權，演成內部矛盾的現象，徒然加深人民的痛苦，愈陷世界於混亂。人數固然受其影響，本身亦將加速崩潰。無世界意識而欲推行全體主義，無道義精神而欲實施經濟統制，這種非東方文化的全體主義，與非真正全體主義的統制政策，其結果必變本加厲，勢所必然。

友

文

凡是未受過他人壓迫或是慣於侵略他國的國家民族，的確不易了解全體主義之真諦，而願與人同樂，與人共存，故所以與英美談王道，講和平，無異與虎謀皮，毫無效果。反之，必須受人壓迫，不堪蹂躪摧殘之苦者，才能大澈大悟，如夢方醒，知道功利主義的罪惡，從而推己及人，產生「仁」與「恕」的心理，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致力於世界新秩序之樹立。故西洋的德義等國，先後以本國自身的力量，排除自外侵入的暴力，下擊滅英美之決心，把時代的巨輪從個人主義的方向扭向全體主義的目標，從而阻止其沿着舊的路軌而前進

容，並不以國家民族為限，即不單以實現本國之全體利益為滿足，而且同時亦以其他國家民族的國民利益為前提。全體主義雖因國家民族之組織而尚未能劃一，但是實行全體主義的意義，正在欲使分裂之世界，寢假而歸於一統。故無論某一國家，任何全體主義，在理念上是若合符節，全無二致。換句話說，莫不以東方之道義精神為其基礎，此為將來終必臻於大同的因素，而國家民族的界限，必因全體主義而消失。

全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之分野，不僅是政治經濟的轉變，而且是全面文化的革舊與創新。而所謂全面文化，自非各個國家民族的局部問題，而是世界上全體人類的整個問題。綜括的說，就是整個世界的共同文化正在劃期的大蛻變中。在全體主義文化的秩序之下，形式上國家民族的鴻溝是存在的，可是精神和理念已經連繫起來，不分畛域。這種民族觀念的世界意識，先以「國家集團」或「共榮圈」的「集體意識」為起點，擴大之即是世界大同。以東亞共榮圈而論，係從東亞意識出發，凡是東亞的人民，同感覺到現在的東亞民族，存必共存，榮必共榮，敗則同敗，枯則同枯，所以要同甘共苦，同生共死；各愛其國，互愛其鄰，共愛東亞。再由此而推及於世界，被壓迫者有其共同的命運，所以有共同奮鬥之必要。故由「國家集團」或「共榮圈」的結合以及「集體觀念」如「東亞意識」而儘力發揮，即將成立「世界意識」，而大同遂有實現之可


。上面說明被壓迫的國家民族勇於抵抗侵略的勢力，有百折不撓之概；也能和衷共濟，相與協力。德義和我們一樣，同受英美帝國主義的刺激，然後提倡全體主義，自然也立脚於正義人道，至為顯然。不過，國父是中國人，而且受了儒家學說的薰陶，所以反對報仇雪恥，而是以「仁」與「愛」去感化敵人，拯救世界，僅借武力打倒強權之工具而已。這便是東方文化特有的精神，非西洋民族所能及。德義皆為西洋的國家，是否也不欲報仇，宅心仁厚，是否也為和平而流血，為止戰而殺敵，那就要看它們是否已為東方文化所浸潤，而它們的全體主義，是否正確，亦由此而決定。若友邦日本，亦為東亞民族之一，日本的全體主義也靠得住，從大東亞戰爭以及中日新關係，尤其是於我們參戰後之交還租界與撤廢治外法權等幾點，已可充分顯示其道德崇高，目光遠大。日本以戰勝國地位，將以用血和鐵從英美等敵人手中奪來的各國在華租界，無條件地交還我們，其渴望我國自主興隆，與促成我們獨立解放的熱忱昭然若揭。日本為什麼要這樣做，這就是東方文化的特徵，也就是全體主義的行爲。

中國早就實行全體主義。大家族制度就是全體主義的基本和模形。中國的民族精神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就是全體主義的內容和實質，道義精神實起源於中國之大同思想，而大同思想是我們先師孔子所發明的儒家學說，被國父採取為他的政治主張的核心理念。數典不忘其祖，全體主義實為先師孔子所揭櫫，而以國父為切實推行之第一人。大哉孔子，乃是中國的聖之時者也。他從實踐中探求真理，終身養性而有積極有為的精神，故於大同尚在理想時代，因時制宜，適應現實，而有「小康」之第二目標，此即今日盛行之全體主義體制的嚆矢以及獨立無二的藍本的楷模。中國素以「平天下」為己任，所謂「天下」，乃一個大一統的帝國以內，包括各種言語不同，習慣不同的民族，集中於同一統治權之下，中庸所謂「車同軌，書同文」之情況，庶幾近之。西人拉多勒說：「中國人的帝國思想，欲以中國統治全人類」，並無不當。但是中國人抱的大同思想，而非侵略主義，不在征服，而在博愛，不但不滅人之國，而且施以教化，完全是「捨身救世」的犧牲精神，至誠而且恒惻。至於「天下」二字，就是現在的「世界」。「平天下」就是救全世界的人類。假使那時候發見東方以外尚有西洋及其他地域和人種，也一定要把它們列入「天下」的範圍之內，不會加以排斥和侵略，中國向本來以一貫的王道去協和萬邦，而無征服和壓榨的心理，正與日本八紘一宇的肇國精神，後先輝映。故中國之專制政體，即令有無數缺點，然自其統治的人民之衆，地域之廣，及其在司法與行政上能保持相當的秩序言之，可以說是人類文化的偉大成績。孔子集古代文化之大成，創為社會的與民事的德性之健全發展的儒家學說，以作全中國

中心思想與政治倫理系統。孔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而致極於天地，博大寬宏而無所不容，所以中國文化及其制度具有不可破壞的活力，而中國的民族與國家的歷史，獨有四千餘年之久。二十世紀的個人主義之死滅，自為歷史之必然，但是全體主義之衰然以起，如日之升，則全為發揮人力之結果，而不能不歸功於近代偉大政治家之「各自努力」與「共同協力」。並且今後之發榮滋長，臻於完成，亦尚有待於東西民族之共同奮鬥，繼續提携。全體主義離不開東方文化，今後之努力奮鬥，亦必以道義精神為準繩。因為道義精神成為東方固有文化之優點，於是乎全體主義自為東亞民族傳統的產物。只有中日兩國向來實行全體主義——而中日兩國的全體主義，又為東方文化的全體主義，故唯有發揚東方文化和推行中日的全體主義，才能實現世界之永久和平，從而樹立全體主義的新秩序。然則世界之永久和平，必以東亞之和平為契機，即世界的全體主義，必以東亞為策源地，其理由至為充足，無可否認。

國父的「三民主義」與「大亞洲主義」，就是中國全體主義的復興，然而不是「復古」。古今的環境不同，這當然不是原始的中國之舊的全體主義，而是標準的世界之新的全體主義！同時也就是適應客觀經濟條件的合理的全體主義。國父從中國的固有文化中，探求儒家學說的真理；同時，他並不排斥西洋的文化，而且擷其精華，把西洋物質文明


藥靈科婦



湯將中

主治效能

- 痛疼腹下
- 痺麻肢四
- 腫
- 浮
- 病宮子
- 痛頭逆經
- 調不經月
- 嘔作後孕
- 亞利的斯希
- 後前經月
- 氣喘
- 後產前產



的優點吸收過來，融之於東方文化，從而發明新的原理，創造新的政策，這便是從中國的大同思想出發，以東方之道義精神為根本，加入西洋之科學與技術的新的世界全體主義故不但適合於中國，而且適合於世界。孔子死後二千餘年的民族精神，並未因儒家學說而昂揚煥發，反而日漸衰退消沈，幾乎亡國滅種，這並不是儒學本身之窳劣，而是由於歷代腐儒之食古不化，以及阿世者流之歪曲利用，馴致中國文化之停滯，影響民族精神與道德觀念，幾乎釀成亡國滅種之禍。直到 國父才看清國家貧弱的癥結之所在，以新的精神與科學方法去整理固有的文化，並活用儒家學說，使其配合時代。它所新創的全體主義本

質的三民主義與大亞洲主義，指示人類應走的方向和前進的目標，人類才從模糊晦暗之中發現了正確的歸趨，而得踏上共存共榮的大道。國父不僅是復興中國的導師，而且是解放東亞與拯救全世界人類的先覺。三民主義雖博採西洋的學說，但其本質仍以中國固有的文化為根據。大亞洲主義不僅求中國之獨立自由，亦不僅謀中日兩國之互助合作，而尤重在東亞各民族之相與提携，打成一片，以確立東亞之和平，進而貢獻於世界之發展，即立脚於真正之道義，共同發揚東方之文化，以求全世之長久治安與全人類之繁榮興盛；並不欲排除其他民族或其他集團之適合於東亞新事態的和平的經濟活動，且願進而與彼等共同協力，共同享受國際修好之福祉。這

便是大亞洲主義所具有之東方和平思想的特質，與西洋物質文明國家的功利觀念，全然不同。三民主義與大亞洲主義皆以東方道義精神為其本質，而以世界大同為終極目的。大同盛世雖為崇高之理想，但是中國的政治觀念，却以此為標準，而以「天下為公」為其實施之基本條件。在未達到大同之治以前，不得已才以「小康」為第二目標，是為昇平之世，即今日全體主義體制之新秩序。小康尚未忘私，故仍需要禮制法度，然此僅為一種無可如何的過渡辦法，全能政治不過是由現社會走向理想世界的橋樑。而最高理想依舊是世界大同，大同思想實為中國以及東亞的民族精神所寄託的偉大理念。

合理的全體主義既以大同理念為理念，則三民主義就是「中國的全體主義」，大亞洲主義就是「東亞的全體主義」。前者代表一國的全體主義，後者代表世界人類之利益為大前提，目前僅因各民族的内情，尚未盡同，故各國為適應其本身的環境而有各國的全體主義。如果大家都實行全體主義，將來自然會由有界限變為無界限，其原因就是皆以東方文化為起源，具有共同的理念和抱有共同的期望。因此，唯有發展三民主義與大亞洲主義才能實現世界的全體主義，亦唯有激揚東方固有文化才能完成各國的全體主義。各國的全體主義是世界全體主義之縮小，世界全體主義是各國全體主義的放大。全體主義雖有各國之

差異，但若無東方之道義精神而不以世界大同為目的，則不得謂之全體主義；或以西洋功利思想為原理，單是發達西洋的物質文明，亦不會產生真的全體主義。所以德義雖提倡全體主義，並且誰都知道全體主義是德國首先倡導的。可是，如果德義不拋棄西洋的功利思想而採取東方的文化，也就不是合理的全體主義，而是另一種全體主義。現在德國所倡導的正是「東方文化的全體主義」，當然可以和我們合流，互相連繫。否則，不幸而為西洋文化的全體主義，則東方的全體主義且必受其影響。因為現在和從前不同，現在只有一個世界，一個歷史，彼此有其共同的命運，連帶的關係。

國父逝世以後，繼之捨身救世以促使全體主義實現者，有我們的最高領袖汪主席，正與友邦日本，改訂條約，展開新的關係。最近「東亞聯盟」之組織，即為實踐大亞洲主義的具體機構，與友邦東亞共榮圈之理念，不謀而合。和平運動為國民革命之延續與前進，由中日和平而總力參戰，已使中日兩國精誠團結，切實提携。自必能擊滅英美，由解放東亞而復興中國。友邦之交還租界與撤廢治外法權，並協助我國收回各國在華之租界。這種道義精神之表現，就是全體主義的象徵。由此以觀，中日兩國的全體主義都起源於東方的文化，才是真正的全體主義，也才容易溝通，實行合作。談到全體主義，東方比西洋靠得住，並不是一定什麼東西都是舶來品好，現在正是需要以東方文化去克服西洋

的功利思想，這一次世界大戰就是新舊文化的鬥爭。不過，也不是要西洋民族捨己從人，拋棄他們固有的科學技術來研究我們的詩詞歌賦，而是要轉變思想，從事於內心之改造。這一點，正與東方民族之否定「復古」，同其意義。全體主義是一種適合時代的新的文化。目前以國家民族為發展之中心。並以國家集團或共榮圈為擴大的模型。如此則對內可以集中力量，安定民生；對外可以消除隔閡，聯絡感情。人民與人民結成一心，國族與國族貫通一氣，然後進而求全世界人類之打成一片，冶于一爐。而國家民族實為推行全體主義之唯一機構，而國家集團或共榮圈又為由個人主義社會進入大同之治的階梯與實驗。東亞共榮圈現已窺其端倪，這就是東亞實行全體主義的偉績和後果，而德義也是以東方道義精神為基礎，並以世界大同為歸宿，從而確立歐洲共榮圈。國父雖未採用「全體主義」這四個字，但是三民主義與大亞洲主義的內容，就是理想中的全體主義。德國雖然高唱「全體主義」的名詞，但必以東方文化代替西洋文明，才不至於有名無實，似是而非。名詞可以隨意，定義未許變更，故無論東西民族的全體主義，皆必為東方文化的全體主義。幸而今之軸心國家的賢明領袖，無不容明卓越，所見略同，事實上已經聯合起來，共同對英美非義的世界舊秩序，予以徹底的破壞，做到「聯合世界上平等相待的民族，共同奮鬥」的地步。「德不孤，必有隣」，軸心國家同有此感，當能不分畛域，發揚東方文化，由此而得消除東西文明之差異，走向共同期待的指標。其目的在樹立真正自由平等的道義的世界新秩序，以實現世界之永久和平，使萬邦各得其所，兆民各安其堵而已。

中共軍內幕之分析

武克

二 避實就虛，聲東擊西，旋迴打圈，保存主力

共軍的裝備是那樣的簡陋，（第二章第三節）兵員又不甚充足。他既得珍惜有限的彈藥，又須避免過重的損傷。接濟的斷絕與補充的困難，逼使他非得謹慎的節約兵力不可。但「生存」就是「鬥爭」，不能挺身而戰就只有滅亡。

共軍得應付對方的攻擊，得從戰鬥中開闢一條出路。不能壓制對方就將為對方所壓制，共軍不可能避開戰鬥也必得乎戰鬥。但是，自家心裏有數，實力太單薄了，硬拚就只有拚倒下來，徒然的犧牲仍是無濟於事。這就得講求「巧妙」的省力的法門，巧於運用劣勢的兵力以與強敵相週旋。

共軍當眾寡不敵時，他就很知趣的避開，不以「螳臂擋車」。他明白，對方的兵力不是到處都是一樣，有雄厚的地方也有單薄的地方，有堅強的地方也有脆弱的地方。對方不能處處佔優勢。「何處便利何處下手」，「那裏得便就選定在那裏」。他是避開被動的戰鬥。將兵力指向於「有利」之處。因此，當對方向某一地區集中大兵而思有所舉動之時，共軍早就聞風遠遁，留下「無人之

陣」。所以對方常致撲空，徒然耗損兵力。而由於奔波的疲憊，常生「茫然無所適從」的空虛之感。另一方面，對方的兵力趨向於一地而集結，勢必形成其雄厚，堅強的處所，使成閑置；却出敵意外的轉向於對方脆弱，單薄之點，「乘虛而入」。這於敵方所企圖以重兵相向之區則得以避免損失，而移出的部隊又能於他處建樹「功勳」。並可藉他處打擊對方的戰鬥影響逼使敵方分兵往援，因而又大大地緩和了緊張的不敵的局勢使復於舊觀。這即所謂「攻魏救趙」的戰法，從他處的戰鬥以解現地之圍。

這不但爭取了主動，並且永遠自處於優勢而不為對方大軍所困。由此更可消耗對方的人力，物力，使在精神上以及物質上均蒙受無名的損失，終於剝奪其鬥志，削弱其戰鬥力。「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在其論游擊戰一書中明白的講過：「敵人從那裏來，我們就打到那裏去。他抽調他處的部隊來加強此地的兵力，我們就丟開了此地找着那兵力業已他調而顯得單薄的據點加以猛烈的襲擊。這樣，敵人就「偷雞勿着反蝕一把米」，沒有打到我們却反而被我們偷個冷

着。所以我們要找機會，要造機會，不「守株待兔」，不上敵人算計。」共軍從盤據贛南，到逃竄陝北，以至於現時在各戰區的擾亂，始終是遵守這一原則。「乘隙而入」「避實就虛」，因此常得以小的代價換取大的成果。

上面講的是共軍如何的應付敵方攻擊，至其自發的主動襲擊，亦頗大同小異。他對於選定的目標，在動作之先絕不去「打草驚蛇」的，使對方覺察而有所準備。他隱藏主力，派出支隊向他方面騷擾，藉以分散敵方注意力及分散其兵力。然後輕悄悄地暗中將主力向目的地推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姿態，乘敵方之不備而突加襲擊。當發作之前，極力掩飾，不讓對方看出些微的徵兆。他內心圖謀的對象，絕不在事前稍有洩漏，不肯在事成事實之前露出形跡。所以，對方不能從他現時的行動來推測他未來的意向，他的企圖與其所表現於外的不會一致。從表面看來，共軍是乎注意此方，實則他却在暗中計算進軍於另一地點。共向軍是「言行不符」的專用「權術」，其表現於作戰方面尤盡「詭詐」之能事。「迷惑敵人，欺蒙敵人，在攻擊之前，先遣別動隊在不相干的地方造成緊張的局勢，或將預期使用的兵力暴露於非作戰地區，使敵方發生錯覺，將其兵力吸引於未來戰局外之處所。然後出敵意外的迅速轉移兵力，在敵人忙亂的當兒向另一方面發動猛烈的攻擊。其意義不僅在於直接戰果的獲得，這將震驚敵人使生恐懼而喪失戰鬥的勇氣。」華北前

線一書中所載朱德如上的談話，將「聲東擊西」戰術之真諦可謂發揮無遺。本來，「避重就輕」是巧妙的戰法，「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更是傑出的計謀。善戰者不僅在於疆場的奔逐，戰鬥的運用在於求得由戰局勝負所生之戰略上的成果。「攻心為上」，用武的目的是在停止使用干戈。所以攻殺並非上策，能以某一種行動解除對方的對抗行為才算得成功。共軍就正圖以神奇莫測的意外打擊震懾對方，企圖造成恐怖的環境威脅對方使終日惶惶不安。「震驚敵人使生恐懼而喪失戰鬥的勇氣」，動搖對方的信念，這是在「避實就虛，聲東擊西」戰術之內所包的共軍的陰謀毒計。共軍自顧力量單薄，不足以與強敵相爭衡，因此他就放下「明槍」專用「冷箭」。

這不但當對方以雷霆萬鈞之勢向其壓迫時得以改善境遇，轉危為安，因禍得福；同時這却又是現階段共軍的「萬應靈方」，無往而不如。他既不迎敵，更不肯讓敵方早有所準備。像夏季的雷雨，本來是旭日當空普照萬里的晴天，突然飛來一片烏雲，跟隨是傾盆大雨，但又立刻「風停，雨止，雲收散」，一切都過去了，是這樣的來無影去無踪。或是對方防範周密，實在無懈可乘，而雲集的大軍又足以制其死命。共軍這時也決不肯作「孤注之一擲」，仍以種種方法力圖避開不利的戰鬥，但又不放棄統治，儘在圈子裏旋迴打轉，不對敵，不他去。「敵人東向來，我到西面去；他這裏來，我那邊去；他來時我去，他

去時我來；他到的地方我離開，他離開了我再去。」朱德在論游擊戰中是如此

的自白，從各戰場的戰報也證明了各地的共軍也是確實這樣的應付掃蕩，清鄉。共軍所號召的「堅持原地鬥爭」，（見解放日報社論集）便是這一戰術的運用之具體集納。文中指出：「敵方的封鎖，奔襲在於搜尋我軍主力決戰，企圖撲滅我軍主力。當他集結重兵掃蕩時，有着精良的武器，雄厚的兵力，以及充足的準備，當之者難免有粉碎之虞」。因作如下的指示：「保全主力，不在情況不利時輕於犧牲。但根據地也決不放棄，要想出種種的方法來進行保衛。繞圈子，捉迷藏，他向我們追來，我們就向他出發地趕去。總之，我們不去迎面攔阻，儘做填空工作。他打從那裏來，我們就進到那裏去。」這正如拉磨一樣，後面的追前面的，前面的趕後面，大家團團轉，相互的繞圈子。共軍保家曲中有如下的歌句：「穿大路，繞小道，在昏暗的深夜里，向敵人營幕前進……

沒有這樣的獸爪，赤露着胸臆讓人毆打。我們敏捷的閃避，轉向敵人背後，搗捶他的腋下……敵人追趕我們，我們追趕敵人，穿越村莊，樹林，跨過田原，流水；在野原上奔逐，看誰敏捷迅速。敵人向我們追來。我們向他背後追去。常太陽向西方沉落，月亮正從東方升起。」（載江潮報）在這歌中，充分的表明了，說明了共軍是在怎樣頑強的堅持。它洋溢着飄忽無定的游擊隊員的心情，寫出了相互追逐時的情景，不僅是得意的歡樂，還在歌頌着自己。

共軍何以能如此？不為地區所限制，高強的機動性能，地形的熟悉，敏捷的行動，情報的周詳與確切，都是內在的因素。而對敵方之軍隊動作的遲緩，行動不能嚴守秘密，各部隊動作難期協同，也給予共軍以莫大的便利。若是局限於一定防地之內，固着於一定的地區，則行動受限制，不便任意移動，敵方就很容易的向此進擊，根本無從退避。其結果被迫非從事戰鬥不可，犧牲，損失

當是意中之事。既負有防守的任務受防區的約束，就將喪失機動性能，縱有良好的機會，也將為現地任務所牽掣而眼看其錯過。但在共軍的游擊戰則沒有這些缺點與困難，可在最有利的時機向最有利的地區活動，可因機制宜的適於意圖而動作，不受任何限制與干涉，在有利的情況之下發揮最大的威力。其次，動作呆鈍也將予敵方以可乘之機，必須靈活如浮雲，流水，使敵方無從捉摸，那麼才能保全自身，同時方能出敵意外予敵以打擊。這有兩種作用：第一是使敵方難以明曉他的動向、意圖、因而從防範，造成其可乘之機。再則靠了確切的情報，得將敵方的現況和意向瞭若指掌，當可成竹在胸，從容應付，不至於陷入敵方的圈套，反可發現良好的機會。至於地形方面，更是十分的重要，一支到處生疏的軍隊，碰壁自是難免。「八十九軍」在「黃橋會戰」中的失敗就是最適於說明的實例。不但進擊易犯錯誤，走了許多冤枉路，空費了不少的精

力，尤其是退却更吃盡苦頭。倘如李守維（八十九軍軍長）地形熟悉，何至於「無路可逃」淹死八尺溝中？共軍備是地形不熟悉，那能東奔西竄繞南轉北？所以，共軍的採取此種戰術，是與其本身的特性相適應相一致的。不僅是主觀的要求得以非常戰術應付非常局勢；並且具備了客觀條件，有着性能上的基礎。而這客觀條件，在自體之外更包含敵方的情況，敵方的所表現的一切又正適於共軍的發揮此種戰術的機能。

三 化整為零，集零為整

共軍並沒有十分雄厚的兵力，他的生存與發展全持運用兵力的巧妙，以千變萬化的方術以求鞏固與擴大。他是變幻無常的，他的特長（也可說是優點）就在於善變。「適應環境，利用環境，藉以應付環境，改造環境」，共軍就是這樣的適於現實環境的客觀情勢，本於自身的意圖，隨時隨地以最適宜的方式進行活動。當遭遇強敵之壓迫，共軍自審力不能敵，為避免對方攻擊、減小目標

友

文

營業種目
醫藥賣藥
醫療器械
度量衡器



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崑山路一二八號
重松大藥房

代表電話四二三九〇番

本埠 廣東路 · 吳淞路
支店 靜安寺路 · 霞飛路
外埠 南京 · 漢口
辦事處 無錫 · 鎮江

友 文

，及便於退避、逃竄以保全實力時；或向目的地前進，欲求嚴守秘密，避免暴露行動，及縮短行軍長徑藉求迅速與秘密起見；均行「化整為零」，分散活動。有時敵方無積極企圖，雙方局勢緩和，共軍為圖擴張勢力，亦分散為多數小單位向各方侵入，以求發展，及擴大其活動範圍。前者是適應環境避免損害，中為利用環境掩飾行動藉以實現其企圖，末則改造環境使為己用。雖目的各有不同，所用之方法則一。

「化整為零」，在無積極作用時，多用「放射式」，猶如電光之射出，向各方分散，以最迅速的行動，化成最小的單位。但求動作敏捷，行踪秘密，一避開敵方之注意以求安全。倘有所企圖，除四散之支隊外，主力每順同一方向，彼此保持密切連繫，以相呼應而求動作上之協同，企求便於爾後之運用。至於向目的地前進，則係以各別徑路向同方向前進，或左右隔離，或前後斷續，待接近於目的地時再行匯合。「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在論平地游擊戰中這樣的寫：「敵人來了，我們就迅速的四散開。不猶豫，不遲疑，爭取時間，一定要在時間上力爭先着……分散的小組，當得各自注意掩護，保持行動的祕匿。要活潑流動，不時的變換地點。勿使外人知曉我們的行踪。雖說老百姓是可靠的，但也得隱瞞着，以防萬一。從什麼地方來。到那裏去，停留多少時，有多少人，一概不對外宣布。時間、地點、兵力，絕對保守秘密。這樣敵人就易

得到我們的消息，因而也就保證了本身的安全。鄉村是這樣的廣大遼闊，在疏落的村莊裏散佈着游擊小組，任誰也難以發現。首先，在廣漠的平原之上，敵方從那一地着手？他能知道我們走向了那方？其次，小組的行動是那樣的便捷，一忽兒東，一忽兒西，可以無拘無束的任意流動。三兩個一組，四五個一羣，真是自由自在，叫敵人無從捉摸。」

這些分散的小組，各自警戒與獨立戰鬥，他們得單獨的負責一切。其向敵前進之部隊，則遵守一定的時刻到達一定的地點，行走的路線與所採用之隊形以及其他一切措施，均可自行決定。分散了的小組，除任務之外，什麼都得自己作主，所以必須有堅強的幹部，尤其是政治的認識。否則，脫去了上級的掌握，你能知道他們幹些什麼呢？因此，「化整為零」不是一件隨隨便便的事，要在組織健全，訓練充分的前提下才能實行。所以共軍的運用「化整為零」戰術，有時由於基礎的不健全，以至於力量分散，反為對方所各個擊破。最顯著的便是能力薄弱，不能獨立指揮，單獨行動時常茫然不知所措，以至於「行與願違」，無以完成任務，致使全盤計劃歸於失敗。

或敵方暴露弱點，有機可乘，擬予以重大打擊時：則「集零為整」，集中力量向敵猛撲，在不利的情况之下自是分散以求保全，但一遇有利之時機則迅速集中行動，發揚最高威力。至其運用方式，又視敵情為轉移，如敵方正前進之中，為爭取時間免為所發覺而制機之先，及預防集結時顯示目標招致敵之襲擊，多依從各部隊分散地區之天然聚合而定部署，在進軍途中依次聚攏，於一定時間之內向共同目標作一致行動。即以攻擊目標作為集結標幟，在行動中集中。這時須得顧慮的是途程與時間之配合，及敵情變異時之應付。倘有訛誤，則一着之失，全盤皆敗。其利在於迅速，弊則為難明確實與不易把握。因此要求到各部隊長官的權宜應變，能把握情況隨機應變，不失主動，適時採取最有利的處置。否則倘中途情況有變，便不免於進退維谷貽誤戎機，或是橫馳直闖的自陷絕境。不過，由於共軍的情報周密，動作迅速，對於敵情的判斷少有謬誤，尚足以補救此種缺陷。若是敵人入於靜止狀態，這時共軍就從容不迫的先行集結，然後再開始行動。其集結時間多在夜晚，取其便於祕匿行動。地點常距敵方約二小時行程。這為了過遠則中途的行軍將疲困軍隊，足以影響於爾後之攻擊力；太近了又易為敵方發覺，不免暴露秘密。所以得雙方顧全，慎加選擇。這樣的先行集結再為行動，固可以適應情況，便於使用兵力，不致有脫節，失誤等情事；但天下事有利亦必有弊，在

至若遭逢無可避免之戰鬥，當對方確已威脅共軍生存不得不挺而抗爭，且其兵力強大，顯非集中全力不足以應付；或當敵方軍事行動已告一段落，主力業已他移，其留置部隊勢單力薄，共軍意圖加以襲擊，且不僅以擾亂為滿足；又

株 式 社 會 大 丸 上 海 支 店

上海廣東路一七二號 共榮大樓
 代表 電話 一八一〇〇番

友 文

動作前所消耗的集結時間，及由於集結所生之龐大目標，難免延遲行動與走漏消息，或將陷本軍於不利。故於何時時機運用何種方式，全視敵情地形而因機制宜。共軍從多年的經驗中，確是熟能生巧，很少失着。

總之，無論「化整為零」或「集零為整」，不管負有何項任務或目的，在任何情況之下，一律須遵守「秘密」「迅速」兩原則。不能嚴守秘密，就無從掩藏行踪，將為敵方發現而有被撲滅的危險，也就失去了動作的自由。同時，在另一方面，也將暴露本身意圖，為敵方所知覺，因而前功盡棄，襲擊歸於失敗。不是嗎？當敵人已知之後有所準備，不但防範周密無機可乘，並且還不免於自投羅網。所以，共軍非常的講求秘密，主動之先，固不肯稍有洩露，即在行動中亦極力掩飾，以迷惑各方。因此對敵者每難明其真相，從而也就窘於應付了。「秘密」是一枝「隱身花」，共軍時刻不忘用這無上法寶。但這又必得乎倚藉「迅速」，不能「迅速」也就無從「秘密」，無論是避開敵人或向敵方進擊。惟有敏捷的行動才能爭取時間逃避敵方的注意，也惟有迅速的動作才能使敵方迅雷不及掩耳的措手不及。這兩者是不可分的，是相生相成的。也正如「化整為零」與「集零為整」的相連擊着。倘若一成不變集結在一起，無疑的將遭強敵之集中打擊而蒙受重大的損害，所以必得在惡劣的環境之下「化整為零」；但如果自始至終的五分四散着，那

還能生什麼積極作用呢？故必須當有機可乘之時，集中運用，以求創造戰果。沒有「分散」則難以「保全」，沒有「集中」也就無從「致果」。「循環為用」，「相得益彰」，是最好的解釋也是適當的說明。

四 集中火力，速戰速決

共軍既已決定作戰，選定時間及地點之後，則集中兵力於一點，以求打開戰局。首取序戰之勝利而便於展開嗣後戰鬥，當能擴張戰果，以取全局之勝利。因此作戰部隊每分主戰及誘敵兩部，集中最優勢兵力於主動決戰地區，務期實力充足，足以擊潰對方加以殲滅；另以支隊於他方伴示攻擊，用以將敵方兵力誘致於兩翼（非決戰方面）使之分散，或牽掣其隣接部隊絕其援路，以期主決戰之必勝。

通常誘敵部隊先期行動，以造成有利環境。並力求誇耀，張揚，務吸引敵方之注意使發生估計，判斷之錯誤，且有時不惜出之以犧牲以促其成。但此誘敵部隊是附從於主戰鬥部隊而動作的，他本身沒有直接作用，故其兵力當儘可能節約，以不妨害主力集結為原則。即其目的在分散敵方兵力，但不能先自分散了自己的力量。要以最小的兵力去牽引敵方的多數部隊，籍使主戰鬥方面之木軍得立於優勢之有利地位。

共軍在裝備上、數量上遠不如對敵之方，死鬥適足以自招敗滅，他必得設法剋制對方在數量與裝備上所佔的優勢。誰都知道，一些重兵器必得有好的陣地，必得展開後方始能發揮牠的威力，即在使用前要有一定時間的準備。飛機須得滑翔，兵艦須得升火，而戰車，大砲也不是隨時隨地可以運用的。同時，隨着點、線的增多，敵方的兵力一面是分散了，但隣接點、線間的間隔、距離却縮小了。所以，共軍非得在對方未及展用其重兵器以及增援到達之前迅速結束戰局，則隨情況之推移，將陷於不可收拾之境地。當然，這不是隨主觀要求所可能實現的，因此就要求到本身須具有在最短時期內足以壓倒敵方而一舉將其擊破的這一種突擊力量。環境要求共軍「速戰速決」，「速戰速決」又要求到「集中火力」。共軍的見解，用不着顧慮到多方面，只要傾注全力於某一地區；這一處勝利了，其他各地自然聞風披靡。共軍常藉主決戰的勝利影響，極力擴張戰果，以制取全局勝利。朱德在論遊擊戰中講過：「集中於一點，決定攻擊目標之後，務必排除一切困難及顧慮，將力量向此集中。作戰要有重戰，集中全部力量向此突擊。否則要想顧全的太多了，結果反而一處也顧全不了。」本來，不為與遲疑為軍家之大忌，既經決定之後當得一心一德，出全力以赴。共軍是能這樣的，他猶如山林中的猛虎，發現了目標即刻聚精匯神的運足全身之力去猛撲。

五 爭取主動

漁父的取魚，是強着網等待魚兒走進，或是安排香餌誘致魚兒上鉤。獵夫同樣的是掘好陷阱，或是伺伏捕捉。共軍

項營業
花棉紗布 · 品織絲 · 品織麻 · 品織絲造人 · 品織絲
等糧雜 · 貨雜 · 品織毛綿

竹村棉業株式會社 上海支店

行洋村竹 (名華)

福州路三三號 電話 一四八〇一 · 五四七九一
三三五〇一 · 六四七九一

總行大坂市 · 分行上海福州路三三號

各地支店 青島 · 徐州 · 蕪湖 · 蚌埠 · 南京 · 揚州 · 鎮江 · 無錫 · 香港 · 廣東 · 漢口

比狐狸還要狡猾，他決不上當，他避開了一切不利於己的情事。對付任何事情都是胸有成竹，一切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去，絲毫不為外界所動搖。共軍從不作被動的戰鬥，務爭取主動向對方實施攻擊。縱出於不意突居敵方的襲擊不得已加以抵抗，亦必迅速移轉，首先脫招敵方的壓制，然後再向其主動反擊。如上文所述「營溪戰鬥」，本是「省軍」南下進擊新四軍，其兵鋒指向於古溪。但新四軍却並不「你攻、我防」的對峙，他只留下極小的兵力用以吸引與誘惑對方，主力則主動的圍攻營溪。在一般情形中，被動者的活動常有限制，必得順應對方的意向而為處置。其結果是「出力不討好」，任意你用盡了心機永是落後一着。共軍是不肯這樣做的。他不管對方作何打算，不僅是「招架」，他要「還手」，攻擊來代替防禦。他決不從你張着的網門闖進，他從網外來咬毀了網。華北前線一書中載有彭德懷（十八集團軍總司令）精采的議論，他對於作戰是這樣的看法：「要自由選取最良好的時間與地點，充分的發揮自己的優點與特長進行最有利的戰鬥。戰鬥要依着自己的意圖來發動，那才有選擇良好時機與地點的自由。否則在不利的情况之下被迫進行戰鬥，無疑的勝利是屬於對方。因此要掌握戰局就要爭取發動戰鬥的主動權。跟着敵人走那是天字一號的大傻瓜，命運註定他一定失敗。」而在隨軍散記中賀龍亦有類似的意見：「戰爭是生死存亡的決鬥，用不着客氣

，一定要佔上風。什麼都得佔個先着，先下手為強，要搶在敵人前面，不可跟在他背後。要叫敵人來應付我們，要使得他來遷就我們。這樣動作才得到自由，才能制服敵人而不為敵人所制服。」最近為了應付掃蕩、清鄉，中共，中央會訓令所屬部隊：「由於地區的不同，各部隊的客觀環境與本身的任務也就異樣。因此要隨時隨地的認清自身的使命，所負的責任，審察當前的情勢，確立行動的方針，不為敵方所制壓，威脅，獨立自由的進行鬥爭。爭取主動，拂逆敵方的意圖，進行有計劃的自發的戰鬥。這樣才能打擊敵人而不受困於敵人注意了，敵人所準備着和進行着的，都是於他自己有利的，都是基於自身的意圖而出發。我們如果一時的盲從迎合他的企圖，那便在無意中出賣了自己葬送了自己。因此，一定要遵照自己的意圖行事，移轉過來，轉向於有利自身的方。所有不利的戰鬥通通避開了，要追求於已有利的場合發動戰鬥。何時戰鬥？何處戰鬥？這主權要操之於自己，千切不可讓它落到敵方手裡。」（刊解放日報）譬如說，這次蘇北地區清鄉，先從通如涉啓着手，新四軍就避開了重兵屯集之區，在靖東新港附近對十九師七十三團陳正才部發動了猛烈的攻擊使蒙受慘重損傷。當清鄉地區構築封鎖線時，他表面上不理不睬，却在夜間縱火焚燬竹笆。你很起勁的動着的時候他躲在旁邊冷眼相看：你住手了，他就出來為難。共軍是最能沉着最是冷靜的，任

憑你驚天動地的用盡平生之力，他決不出來「交手」。看看時候到了，他在你意料之外的走出場。「遵從自己的意志行事」，共軍確實做到了這一地步。他是最殘酷的私自自利的，為了自身利益從不姑息不相干的外人。當二十九年冬李長江率部投效和運，其第四師（現為二六師）陳才福部進駐蔣垛古溪，不時向四鄉搜索。其所出動的部隊，通常亦不過二三百人。時夏堡營溪及盧港一帶為新四軍巢穴，主力兵團常在數千以上的流動於此等地區。有時新四軍的前哨竟至與陳部搜小誘相去數里，差不多全是退避的，沒有迎擊過一次，雖然擁有數倍的兵力。但當三十年初夏日軍進擊鹽城顛覆新四軍各部之後，新四軍却先後的集中其主力向西來鎮古溪猛攻。四軍有計劃的圍攻下，援路截斷了，苦戰一晝夜終於大部犧牲或被俘。粟裕曾為文刊載於某日報：「惟有計劃周密，準備充分的戰鬥，才得到預期的勝利，收獲偉大的戰果。這必須在自發的前題之下方始可能。否則忽促應戰，但求不為敵人擊滅已是萬幸。那能得有從容佈置的餘裕呢？所以，我們一定要主動的作戰，力避被動的應戰。」試看今日的所謂「蘇中軍區」，（淮南江北運河以東迄於海濱之通揚所屬十數縣）新四軍不全是運用着這一戰術嗎？在華北八路軍的「反強化治安」，不也是任擇時機「偷冷着」嗎？因為共軍的制取了主動，於是當之者便防不勝防了。

號一二二路東山海上 電 話 九 二 四 七 六

五 州 書 報 社

本 刊 特 約 販 賣 處

漢口	漢口文具社
漢口	中國文具公司
松江	標新書局
松江	大眾教育用品社
嘉興	元大商店
嘉興	嘉華書局
高郵	會文堂
揚州	世界書局
揚州	陳恆和書局
揚州	萬象書局
揚州	新泰書局
泰縣	業餘商社
泰縣	西蒙書店
杭州	新民文具社
南通	商務印書館
蚌埠	新新書局
蚌埠	務學文具店
蕪湖	世界文具社
常州	世界教育用品社
常州	中華書社
常州	建國書店
南京	中心書店
南京	新國民書局
南京	野草新屋
南京	大同書局
南京	中央書店
南京	金門書局
蘇州	中央書報社
蘇州	新新書局
蘇州	蘇州文具社
蘇州	新國民書店
蘇州	新青年書社
蘇州	中國鋼筆公司

土木建築請負材料販賣

陸海軍御用
策會社



株式會社
華名

東和組 東和組營造廠

本店 上海北四川路九三二號

電話 { 四四一八五四番
四四一八五七番

出張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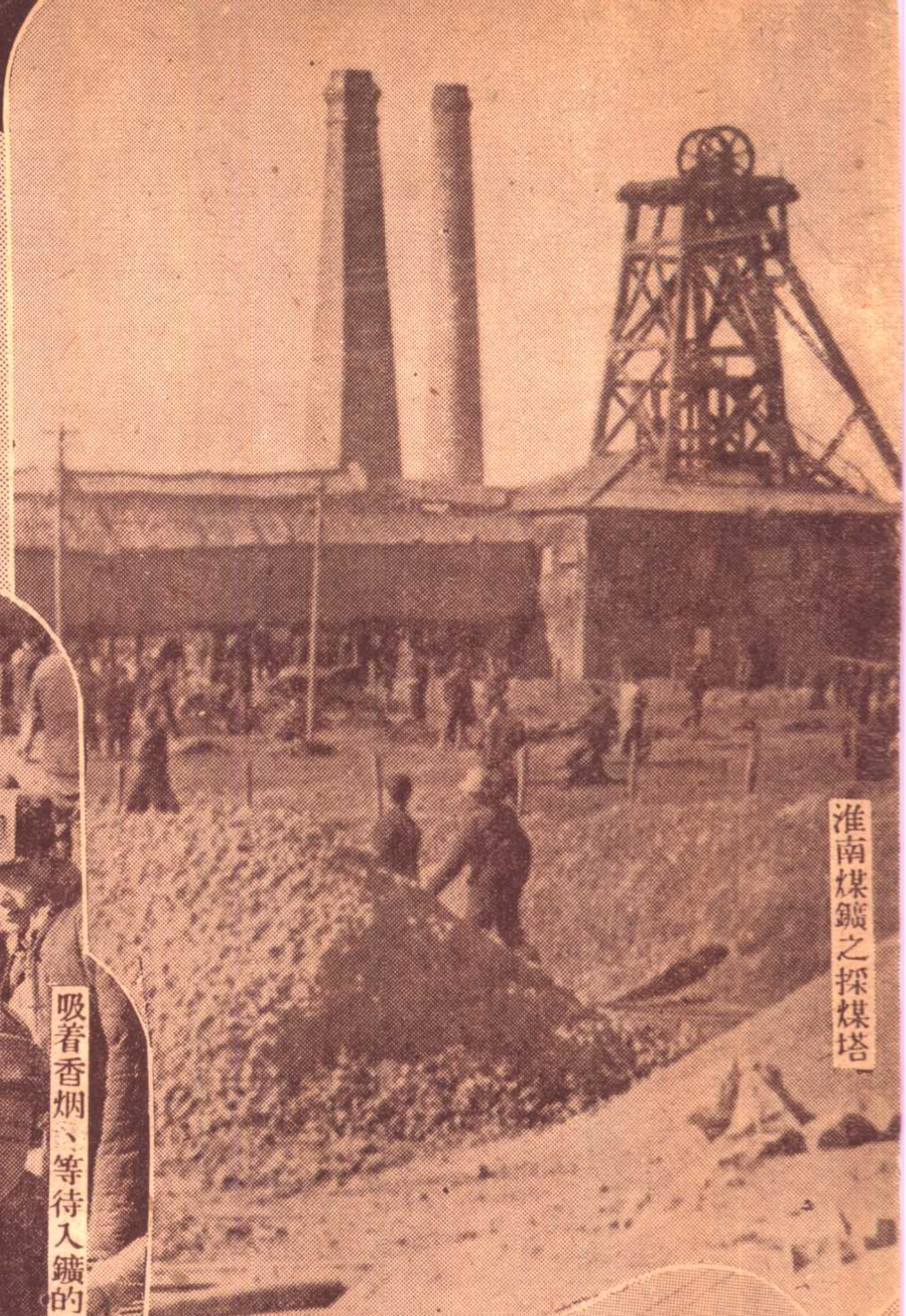
杭州新民路三六五號	電話・二三一五三
市中心區南二條通二二二號	電話・二三三七八
浙江省石浦港	電話・(02)五〇五七五
香港九龍金巴利道三六號	

器兵是也炭煤

煤炭也是兵器、在戰爭時代愈發顯示了牠的重要性、當是每個人所深信的吧。

一切的槍砲子彈、坦克車、飛機、以及船艦！坦克車呀！以及一切的槍砲子彈等的製造時所需的熱量，是從什麼東西所產生出來的？是煤炭！在水力發電落後的中國、電力發電、煤炭更是必要的吧。

增產！增產！現實下無論何處各地煤礦不是都在突飛猛進的增產着嗎？（本刊特寫、於淮南煤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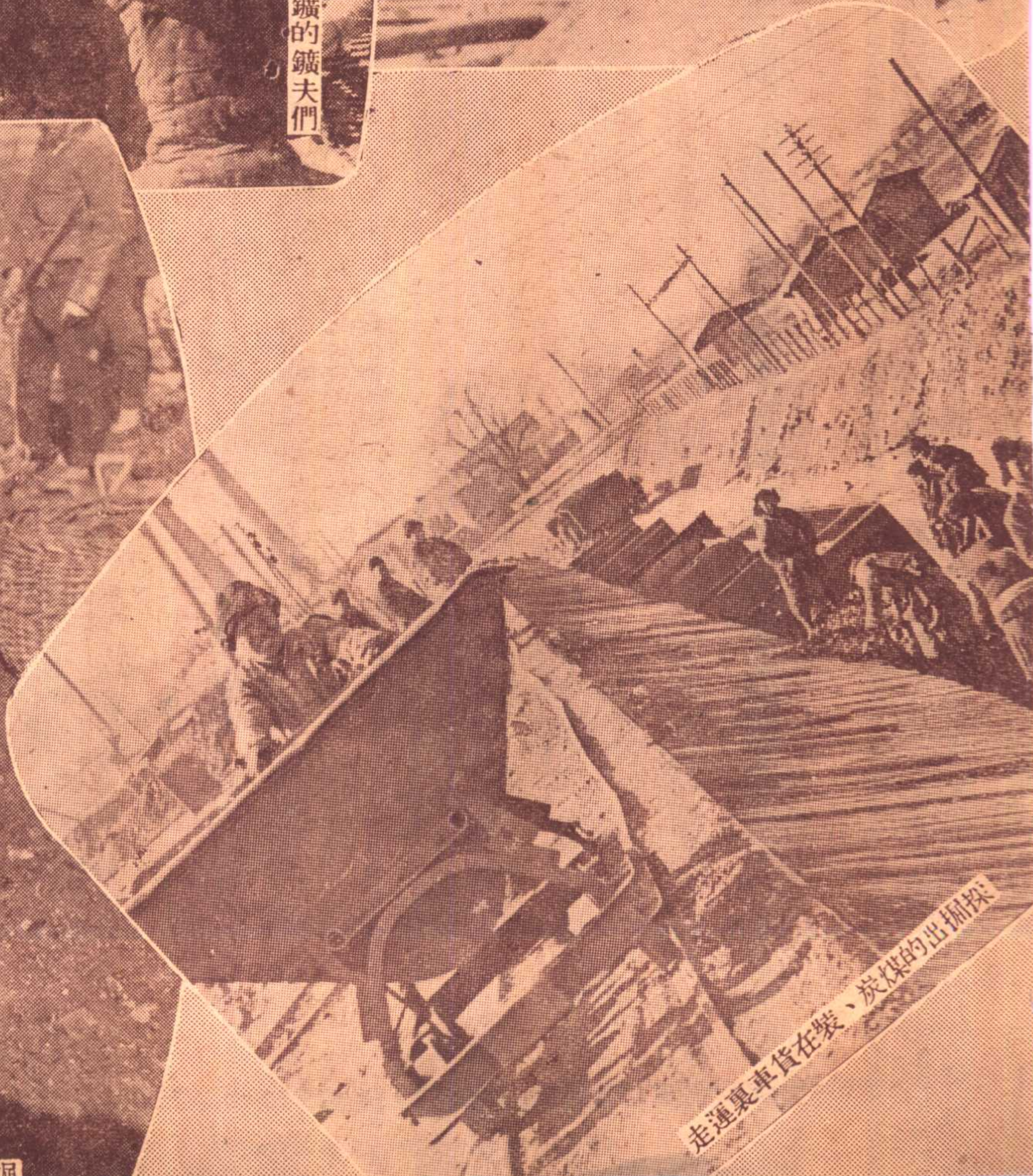
淮南煤礦之探煤塔



吸着香烟、等待入礦的礦夫們



山之炭煤的樣一石剛金黑着動掘



走運裏車貨在裝、炭煤的出掘探

參戰下的首屆雙十節，於各地盛大慶祝會中降臨了。是日首都南京在午前九時於主席親臨之國民政府大禮堂舉行了莊嚴肅穆的盛大儀式。以及國民大會的首都市民慶祝大會，青少年團市內遊行，和在中央大學舉行的青少年團的總檢閱等。另外在上海方面，則有由上海特別市政府於午前八時在跑馬廳廣場所招集舉行的



旅滬菲僑舉行獨立慶祝大會

是過去幾世紀的宿願，一千八百萬菲島民衆所期待的菲律賓獨立的光榮之日到來了。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午前九時四十分，於洛勒爾氏大總統就任聲中，中外各國陸續發表了對菲律賓共和國獨立之擁戴的宣言。

這一天，五百多旅滬菲僑，無論男女老幼，他們興奮的會聚於跑馬廳的廣場，仰視着迎風飄舞的菲律賓的新國旗，不禁喜極而泣，「菲律賓獨立萬歲」的響亮的呼聲，就是在遙遠的人彷彿也能夠聽見了。

。隊樂的中西式祝慶的中列行行遊在

大東亞戰爭參戰之下首屆雙十節

最後三呼一中華萬歲一而散會。慶祝式完了以後的節目，是一千五百名安教團將士的大遊行，中國軍隊在市內遊行，這還是開港以來第一次見到的，當士兵們大腳闊步的在舊英法租界行進時，不禁引起了沿途民衆的熱烈歡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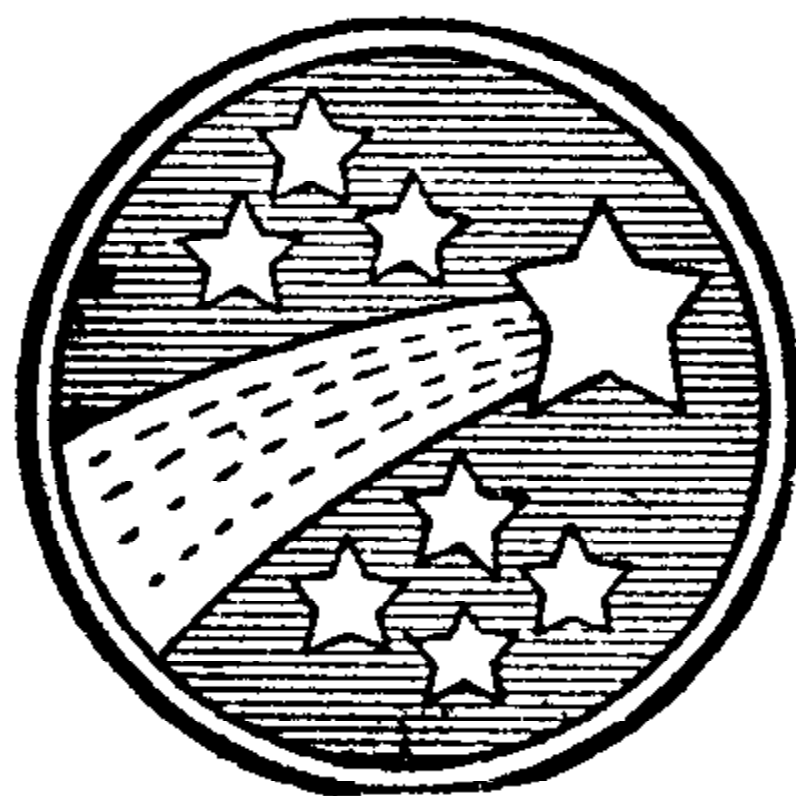
慶祝的吉日中，檢閱南京少青年團之林柏生部長、褚民誼部長、周學昌市長（自右至左）

（路京南海上）團導教安保的中市於行遊步闊脚大



（灘外海上）行遊視慶之軍子童海上

可
美
德
牌



藥
界
權
威

全化膿性疾患

抹 殺 淋
MU SO LIN

尿道疾患特效良藥。

新苟膿斯他跟
NEO GONO STAA GEN

尿道殺菌一切特效之注射液。

阿片嗎啡中毒治療劑

安 其 毛 心
AN TI MO HIN

阿片、嗎啡、海洛因、巴翠那兒、攀得本等
麻醉藥之中毒患者最佳良藥。

男性賀爾蒙劑

丁 斯 體 隆
TE S TI NON

男子的一般衰老及發育期內各種障礙奏效。

維他命製劑

維 他 命 B₁
VI TA MIN

惟一準確國際單位維他命B₁注射液而因維他命
B₁缺乏而起之諸症奏效極迅速確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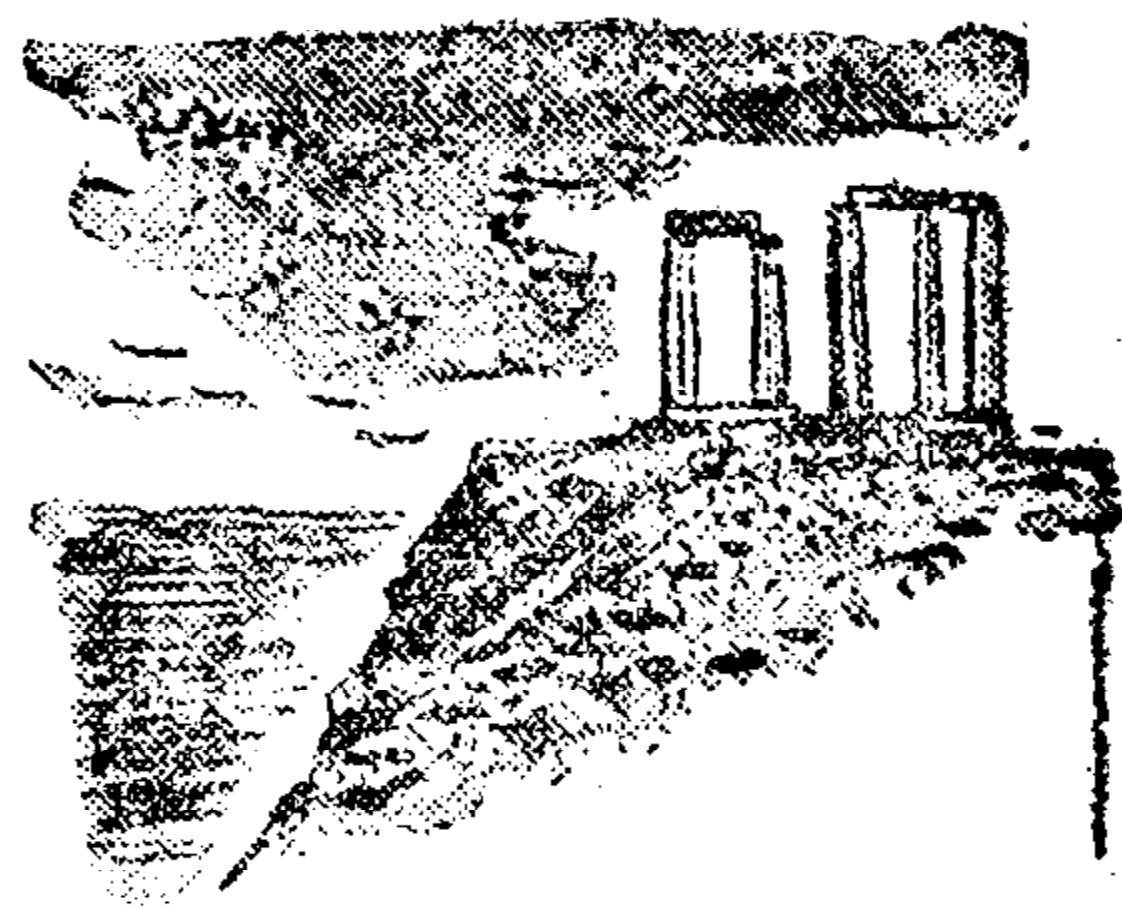
嘉 米 增
THIA MI DIN

維他命 B₁ 結晶片及胃腸弛緩，疲勞，食慾不
振奏效。

皮 造 路
PI SO L

各型脚氣卓效最佳之內服藥。

上海福州路89號 黑田製藥株式會社



· 陳 戈 ·

月亮從小河那邊的樹林裏升起來了，在白天給太陽光烤焦了的平原突然變得美麗起來。河水靜靜地流着，蘆葦叢中銀光閃爍的露珠昂然挺立。四周無窮無盡地展開着那照亮的了的田野，那高聳着的，新鮮的禾草堆。樹林裏，鷓鴣鳴叫着。不時飛起一隻野鴨，拍翅聲跟吃驚的樹葉子一同嘎嘎低鳴：

在河岸上，就在一所給月光照亮的了牛車棚裏，兩個年青

人靜靜地坐着。

靠左面一個方臉孔，滿額叢生黑髮的青年望了望月亮，第一個開口了：

「今晚上月亮真好！」

「嗯——好！」

另外那個含糊地應了一聲。他是一個漂亮的年青人，在一頭柔軟如絲的黑髮底下，端端正正地安放着一張小巧的臉。

鼻樑高挺，寬大的眼眶裏流轉着一雙晶瑩如水的眸子。

長髭的望他一眼，皺了皺臉皮。那像是笑容，又像是憂鬱的沈思。

「我們有兩三年不見了。」

「嗯，兩三年。」

「你瘦些了，生活得怎裏？」

「怎樣呢——你有煙沒有？」

長髭的打口袋裏掏出煙荷包跟煙斗來，把煙嘴在衣袖上拭一拭，送了過去，又替他點上火。望着對方那貪婪地吸煙的模樣，他禁不住笑了。

「有兩天沒有煙抽吧？」

「一個禮拜！……你看，我鞋子都開口偷煙吸了。」

那漂亮的年青人伸起腳來。布鞋子的頭上有一個像銅板樣大的破洞。一個半腳指露在外面。

長髭的放聲笑了，笑聲在靜靜的原野上凜冽。蘆葦叢裏飛

起一隻吃驚的野鴨來，那原野的生物尖叫一聲，飛過他們的頭頂，飛向遠處照亮的了田裏去了。

「你怎麼樣？嘿嘿，工作得可痛快？」

「嗯，痛快！倒沒有痛快得死……」

「死——你，……好像我們都變老了！」

「怎麼不，從前是孩子，現在是老人！這中間就跳了一大段。」

「嘿嘿，你好像有點感傷？」

「嗯，有點。人總有人的感情……」

「嘿嘿，人總有人的感情……」

「嘿嘿，人總有人的感情……」

沉默了。遠處不知那一間茅屋推開門，顯現了那給月光逼得發紅的棉油燈光。一個婦人的影子在燈影裏顯出來了。

「噢嚕嚕嚕嚕——嚕嚕！」

她在叫喚着豬羊或者鷄鴨。尖潤的喊聲伴着露水散開在靜靜的原野上，彷彿是一條沒有盡頭的，發音的帶子，從這一頭伸向那一頭，又從那一頭伸向這一頭……

那個黑髮的年青人的眼睛裏閃起了亮光。

「我現在常常這樣想：這些土地，這些人民，多需要一種

和平而安寧的日子啊——我們是爲了什麼？」

「唷，你也這樣想……唉，這月亮多好！」

「你想：這樣美麗的月亮，這樣廣大的原野，又是這樣純樸的人民，生活。爲什麼一定要拚死命抓住它，挑弄它，使它破產，反抗，流血……」

「就是我們，我們拚死拚活，把所有身邊的幸褔都拋棄了，有誰感激我們。說起來是用不着感激的，應該前進啊，堅定啊！每個人都得變成機械。」

長髭的嘆口氣，打斷了他：

「算啦，別談這個了；還是看看月亮吧！今晚上月亮多好，我記得十七歲那年（多少年前啊！）我在鄉下，正是動身到上海來的前一夜；也是這樣好的月亮，河水，大地……我母親的眼睛裏映着眼淚的影子，這一夜裏她告訴我多少話呀，她把幾十年做人得來的經驗一共向我說了。她的話裏有血。她說，一個人要站得穩，踏得平。就跟眼前的土地一樣，它們雖則不說話，不唱歌，但它們長出多少東西來。她告訴我，我們的祖先們也會經冒過險，顯赫過年青的生命；但最後，他們都失敗了……」

「你不聽她……」

「我不聽她，這些年來我沒有回去過一趟；她死了……」

「說起來，這也不算希奇；什麼都得犧牲，母親，愛人……」

「唉，你還記得小燕吧？」

我接到別人的信，她已經跟一個工程師結婚了！」

「小燕結婚了——你那個粉紅色的小天使……唉，你真是……」

「你說起月亮，我倒也記起月亮來……我動身上這邊來的前夜，也是這麼一個好月亮，霞飛路上有點像威尼斯。我們蕩了半夜馬路，小燕也流了半夜眼淚……」

「唉！噴噴，你真是……」

「好啦，這也不用談了！還是望望月亮吧，月亮倒要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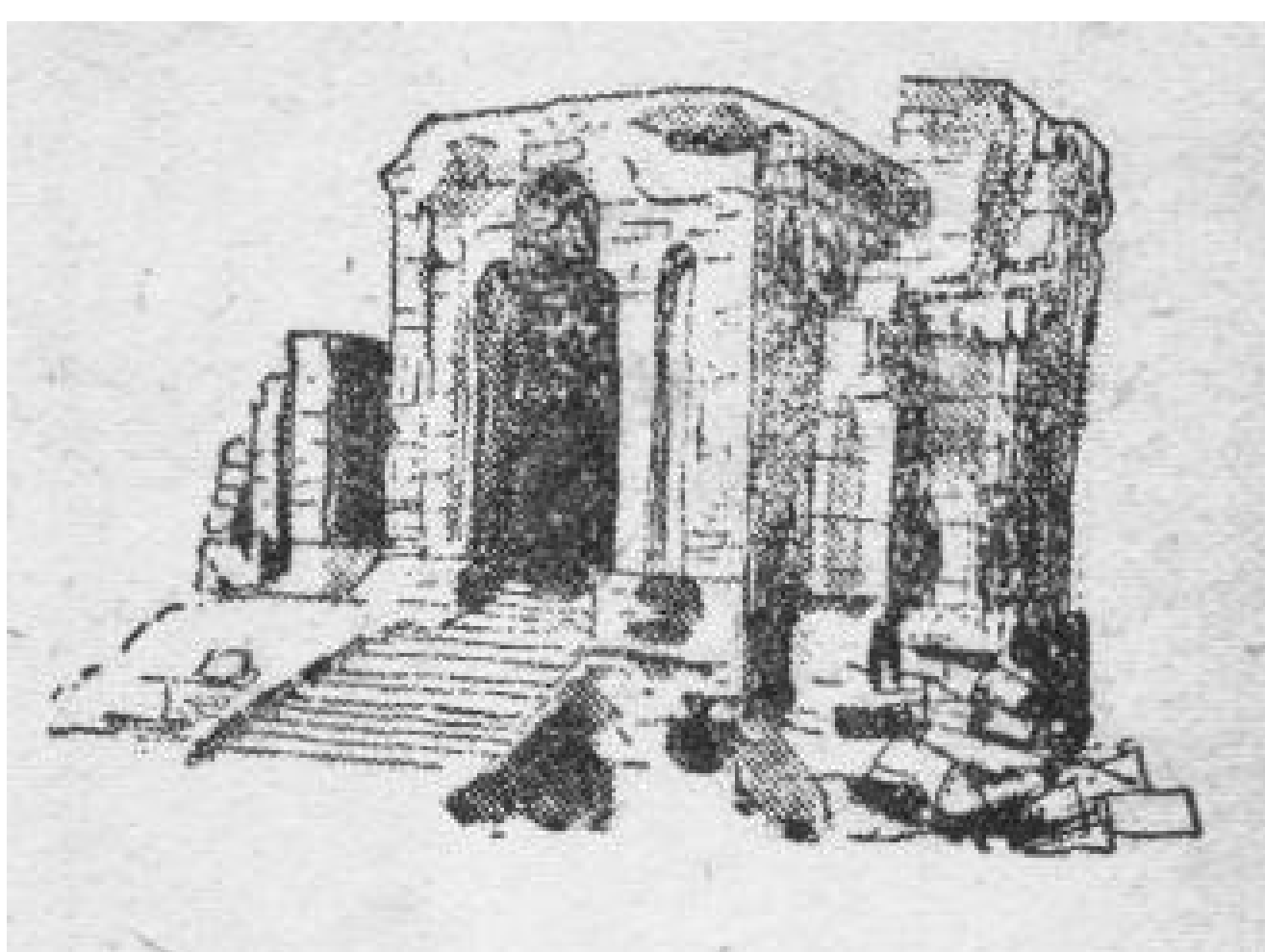
月亮的尤暗澹了，四周升起了霧氣；把銀光泛泛的大地罩起一層灰暗而空茫的幔帳。

「霧升起來了……」

「嗯，這個月夜就這麼完了……」

霧氣逐漸凝重，鳥蟲的啼聲沉默了。白茫茫的霧氣吞蝕着原野。原野在茫茫裏縮小了，消隱了。那兩個年青人的影子也變得遙遠起來。天地間只剩下濃厚的霧氣，彷彿生起了腳似的，從這一邊踱向那一邊，又從那一邊踱向這一邊……

「你不聽她……」



恐怖之夜

戎希純

……我從昏睡中醒來。房間裏很暗，玻璃窗上，映着淡淡的月光。室外在刮風，鄰家園子裏的樹木，低鬱地吼着。什麼地方一個窗子沒關上，碰碰地響；我奇怪自己怎麼會醒來。我是睡在什麼地方？是睡在校中一個課堂裏，怎麼忘了？拿課桌拼成個床鋪，床鋪前洒滿了月光，月光依稀，花影扶疎，窗外吹着風，風將鄰家園子裏的樹木，吹得低鬱的吼着。……我又迷迷糊糊了。

「誰？」我問道。我的聲音立刻消散在黑暗中，於是耳朵裏空空洞洞，我疑惑自己不會發聲，只是呼吸了一次。這可是太奇怪，我又抖抖地問道：「誰」……？

沒有回答。「格支，格支」的聲音却更分明了。我毛骨悚然，不敢再問，只是屏息靜氣，似乎在等待惡神降臨。門響了一會，便停止了。我又聽見低低的「嗨……」的聲音，像冷笑，又像嘆息，窒抑得很，似乎是透過棉花堆發出來的。

那聲音說話了：「開門……給我開門……」却是那樣簡短與急促，彷彿用木槌在繃緊的皮鼓上擊了二下，我連心跳也幾乎停止了，感覺自己脊背上冒出了汗，我喘息着問道：

「你是誰？」

「我是鬼！」

我怎麼敢開門？我依然危坐在課桌上，十分懼怕那「鬼」。

「鬼，你來做什麼？」終於我鼓起勇氣問。

「做什麼？哈哈！」鬼可怕地笑道：「我來領你去死」。

「去死」？我大吃一驚，同時感到憤怒：「爲什麼？」

鬼不答，門又「格支格支」的叫起來，「他」在推門。

「告訴我」我大大地憤怒了，「我爲什麼得去死」？

鬼努力推着門。

× × ×

遠處狗叫，我忽然想起校工阿張，白天曾對我講過「這屋子去年吊死過人，有鬼」。並且還爲我述死者的生平甚詳。我怎麼不肯聽他的忠告？怎麼不睡在家裏，却到這裏來見鬼？……我懊悔——不過這是一秒鐘的事，門已推開了：

月光中，一個黑影立在門口。

「他」幽幽地向我走來，在我面前三四尺處停住了。

我怕——但實在沒有時間供我怕了，我在黑暗中，竭力睜大了眼睛看那鬼，半由於驚嚇，半由於好奇。但我沒有看到什麼，「他」的臉是模糊的，腳也是模糊的，就是那麼一個影子，長短同我自己彷彿。

我們對峙了一會。

「你」……我心臟血脈都戰慄着，硬起了頸項問：「你是鬼嗎？」

「怎麼不是？我是個吊死鬼！」

「你來做什麼？」

「聽說你在苦悶，想自殺」……

「我不會」……

「想自殺的話，最好是上吊」，鬼管自說：「簡單得很，一個鐵釘，一條麻繩，你把麻繩打成圈兒掛在釘上，頭套進去，……一會兒就成了」……

「我不想自殺」！

「吞來沙而要爛斷肚腸的，不好；跳樓，要跌出腦漿；投江，你犯不着做余江浮屍」……

「但是吊死鬼也痛苦的！凸出了眼珠，伸出了舌頭」……

「瞎說！真是瞎說！吊死鬼是一切鬼之中最高尚的，在我們那鬼國裏」……

「不要吹了，鬼！你究竟來做什麼」

「我來勸你上吊，你不是很苦悶嗎？」

「誰說我苦悶？」

「誰說？嘻……」彷彿看見鬼從耳根到耳根地，作着一個沒牙的無聲的笑。我汗毛直豎。鬼又說了：

「你自己就嘆。你說要吃飯，就不能讀書；要讀書就不能吃飯……」

這話我確乎說過的幾乎對一切生人，都表示這是我的苦悶之一來。因此我發抖了。

「憑這點就夠自殺了。你又說，你想到遼闊的天底下去飛，飛，像一只大鷹；多麼壯美的志向呵！可是，你母親拖住你……這怎麼受得了？」

「生活是多麼苦！」鬼又嘆息了一聲，同我先前所聽到的一樣：「終日工作，背脊都累彎了，眼睛在壞下去。事情繁得叫你頭昏，你弄錯一些些吧，上司就要罵……一年到頭穿件藍長衫，要好的？一個月薪水還不夠半件——肚子是不能空起來的！」

「那狗窠一樣的家，小孩子哭！鄰人們打麻將，吵架；無線電怪聲怪氣的唱着。頭髮花白的母親，罵了這個又咒起那個來……失業的大哥，半夜裏坐起來嘆氣……」

友 文

「人吃人的世界，受苦受難的世界，做人全無意思……」

我沉默不語。

「你愛着一位姑娘……」鬼用幻想的聲調說，我呼吸急迫起來，似乎忘掉了在我面前的是鬼。

「多麼好的一位姑娘啊。百合花般皎潔，玫瑰花般鮮艷；像嬰孩一樣天真，野人一樣勇敢；那發育完美的身體，健壯的腿；臉頰上泛着處女的嬌紅，當那美麗的嘴唇上掛着誘惑的笑……」

「你爲她寫過多少首詩，有過多少不眠的夜，淌過多少癡人的淚……然而，你甚至不敢對她有一些小小的表示。因爲倘若你這樣做了，人們便要拍手大笑道：『這人瘋了！這人瘋了！……』」

「你只是一個窮苦的青年，是一個不幸的人，你那裏配談戀愛！你的時間是出賣了的，你的自由也是出賣了的。出賣所得的錢，是用來換陽春麵吃的，你買得起影戲票嗎？買得起巧格力糖嗎？還有，你的嘴裏只含得有呻吟，咀咒和叫喊，你能吐出明珠一樣的甜蜜的溫存的話語來嗎？你能夠在月光下，彈一曲熱情的「吉他」，使那位姑娘，眼淚洩濕了面頰嗎？」

「噯，在這瀰漫了烽火和血腥的世界，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不復存在，你還是跟我去死罷，死會給你安息的……」
「去死罷，去死罷！」
× × ×
「你說得對，鬼，人生是痛苦的……」
我思索着，緩緩回答。

鬼歡喜了，發出瘰癧的瘡啞的笑聲。黑影向左右擺動，像一個鐘擺，似乎那看不見的脚步在疾速地移動……

「但是」，我說：「我不願意了……」

鬼吃驚了，擺動得更劇，「他」吃吃地問道：「這，這是爲什麼？」

在我的胸中，湧起了衝動。我忽然非常想活，單純的想活的意志使我勇敢了，我注視着黑影，固執地回答：「如果人生是幸福的，我留戀人生，是留戀這幸福……」

「但你承認人生是痛苦的」。我繼續說：「爲着忍受不了痛苦而死，是一切糊塗事中最糊塗的事，因爲「死」如果不是出於鬥爭，便是懦弱與衰弱的總匯，不能用他來成就或破壞一種最微細的物件……世上，一定有幸福，只是我不能見而已，我要去追求幸福，把生命的結束交給幸福，我便永遠是幸福的了！」

「但，你找不到幸福」。
「那末讓我爲追求幸福而死，讓我死在追求幸福的過程中，這樣我將依舊有一個幸福的結束……」
「不讓你去追求幸福！」
「我可以去追求痛苦，在這世界上，痛苦是太多了，當我深嚐了痛苦，便將它用憎惡和詛咒的語言向全人類宣示，叫他們也憎惡和詛咒。此外，我要找尋痛苦的源頭，告訴人們來消滅它……」

「你不成的，那是天才的事，你什麼都不能做。也找不到痛苦的源頭；你是一個低能兒，一個白癡……」

「放屁！」我狂怒地起立，「每一個人都能這樣做，只要他們身受着痛苦。痛苦的源頭嗎？我找到了，鬼，你就是！凡是不讓人有幸福的，不讓人去追求幸福的，不讓人去找尋痛苦的源頭的，和製造痛苦的，也都是。你是懦弱、自私、猶豫、消沉、苟安……一切罪惡的化身，你把人引入死的牛角尖，却又勸人去死，鬼！詛咒你！毒蛇、蠍子、吃人的豺狼……死的將是你，而不是我！」

我向黑影猛撲上去，黑影嚇得亂抖……

醒來時，見到窗外的紫色的晨空，麻雀們唧唧吱吱地叫着，昨夜風很大，課堂的門都給吹開了。我睡時脫下來掛在那邊的一件藍布長衫擺動不已，想必今天還要刮風。



上海銀行

本 店
上海海寧路
電話四六二〇四

北四川路支店
上海靶子路
電話四四二一〇

楊樹浦路支店
上海東百老匯路
電話五二六三一

大馬路支店
上海四川路三三號
(期鮮銀行跡)
電話一三一五〇

南京支店
南京中山東路
電話二二二九〇

定海出張所
定海西大街
電話一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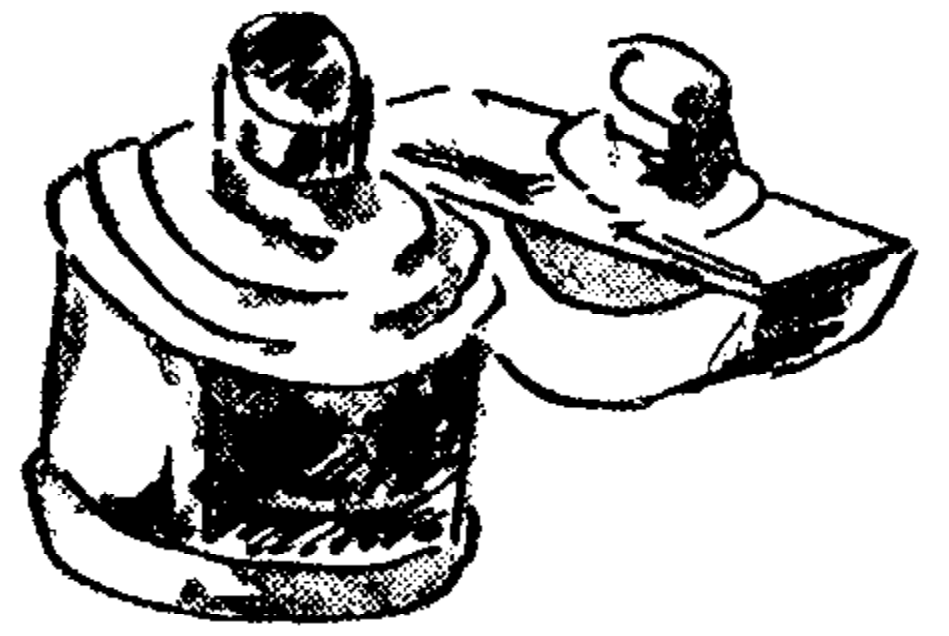
電話四四二一〇

電話五二六三一

電話一三一五〇

電話二二二九〇

電話一一一



信

呂明宣

阿盈在他出門的以前，所留在在家裏的他的約定之一是一個星期他至少給家裏寫一封

信。
「要是連續一個星期收不到我的信的話，」他微笑着說，「你們可寫信給什麼人去問問——看我是不是已出了什麼事情。」

他意思在這樣的時世，事情的出的可能性是可隨時存在着的。那或者也可說是他的第一次出門的對於家的戀念，以及對於外面的情形的無從捉摸，而由此所形成的一種提心，那或者在他這樣說的時候，並不這樣清楚地意識到，而要是意識到了的話，他或者反而不會把它清楚地說出一種心境的外露。因為雖然他在年齡的

一點上是報大了歲數才及格的，他從得知要走的開頭起就一直沒有表示過孩子的初出門的怯意，就是關於那寫信的約定，其實也只是以說着頑的一種形式說了出來的。

而對於這個約定阿盈一直履行着，直到他出了門一個多月的他的請了假的回家。

可是在他重去了他的任所以後，滿一個星期了，家裏却並沒有接得他的信，原在以為在他走後的第三天，至多第四天，就可接得他的信了的，像上一次似地。

於是——
「不會真出了什麼事情的吧？」

家裏的每一個人都在這樣問他自己。

「阿盈不曉得怎麼還不來信，」川君在第八天，不曉得還是第九天，還收不到阿盈的信，便止不住這樣說出了口，說得好像很輕淡，好像收到或者不收到阿盈的信並沒有怎樣重大的關係的樣子。

「嗯，」我僅答出了這樣的一個字，因為我並不知道該怎樣回答，這原已在為我自己找尋而還無法找尋到的。

就在那天晚上，我看到川君

給阿盈寫了一封信。

又是一天，兩天，三天過去了，阿盈的信還是不見來。

「阿盈不寫信的可能，究竟在什麼地方？」

我想不出。

至於阿盈所說的在這樣的時世可能隨時出的事情，我也想不到阿盈會有出什麼事情的可能。

靜不下心來等阿盈收到川君的信的來回信，我終於在又一天不見阿盈的信來的時候，使心靜了下來開始寫——

「阿盈：」

可是我不曉得該怎樣寫下去。我又重復想，收不到阿盈的信，或者僅由於阿盈所已寫了的信已在寄出與到達之間給遺失了。或者因為時間得長久了，阿盈對於那寫信的約定已看得模糊了。或者那約定從初就只是隨便說說的，而以往的每星期都有信，就為他有信要寫，而並不是為什麼履行那約定。或者——

其實要是真有什麼事情出了的話，我這樣寫信給阿盈也很難有什麼意思，我最後這樣想，又似清楚又似模糊的。

我看我還是且再等了一天再說吧。

病

尤 櫻

一些些微的失慎

(許是受了秋風的播顛)

招來了病魔的降臨

囚禁在牀間，硬要

跟它去親近。

暮地

鄰家的炊煙在牆角

留下一條

搖曳的瘦影

病床的生涯

消蝕了我的面頰

陰沉的天氣叫我想念

浴在陽光下的田野

(金黃色的穀粒該已收割?)

我，胸膛中跳躍

一顆年青的心啊!

多麼的迫切快些起床

走向好久不見了的街道

北國之行

路易士

昏濛中沉聽着
街車飛駛

和着耳鳴

在枕際响起一陣急雨

迴望窗外的一角青天

浮雲飄移如白帆片片

靜看塵粒在陽光下蹈舞

想去睡夢中找尋仙境

那些山。

那些雲。

那些奇異的彫刻，

奇異的繪畫啊!

像密集的隊伍，

那些奇異的高糧田。

它們有禮貌地，

點着絳色的腦袋，

歡迎我。



西風之什

裴 苓

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

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細雨夢回鷄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

多少淚珠何限恨？——倚欄干。

李後主：攤破浣溪沙

一 寂寞

那一夜，塞外的風，挾着遙遠的風沙，吹到江南的時候，大地的一切都悄然地改變了顏色；原野上不再有一片無限的麥浪；樹木感傷地落下了它們的黃葉；蟬無力地嘶着，爲了棲所的動搖；……

天空，不再是繁星佈滿着的天空了，灰色的雲，遲遲地遊弋着，老是那麼的濃厚，那麼的稠密；天底邊際，偶然地會出現一兩隻零丁的孤影，那該是南歸的旅雁吧？

——是秋天了！人們輕微地溜出了一個迷茫的嘆息。

——寂寞呀！沙漠似的寂寞

呀！

在另一個秋天，一個異國的

二 風雨

秋來最多的便是風雨。

暮春的風雨會使你沈醉，炎夏的風雨會使你清醒，可是這回，你所得到的的是什麼感覺呢？

深夜，雨，敲着窗子；風，叫囂着；你，坐在黯淡的燈下……

於是你想起了往事，——煙似的夢似的往事啊！——也許，在三年前，五年前，在同樣的秋雨夜里，你會離別了你的情侶，留下你生活在秋天里……

也許，你想起了一個人的死。在秋夜的風雨里，他悄然地無聲地離開這世界，死在秋天里，死在風雨的深夜里，該是他底永遠不能彌補的惆悵，永遠不能消滅的悲哀；睜大了眼，他失神地望着圍在他身旁的異鄉的朋友，游子的眼淚淌下了！……

於是你們哭泣着，窗外的風雨伴着你們……

在靜靜的冷巷里，風雨使街燈減少了光輝；你可以看到角落里的蘆葦搖，朋友！你可知道那里面是些什麼？你可看會清那小小的露在外面浸濕了的小手？

在這一霎那間，他也許略微地感到一些生與死的迷茫。

可是，回去吧！呆立在風雨里做什麼？

三 蟋蟀

你可會遲睡在靜靜的秋夜里？

斗室靜靜地，靜靜地；除了單調的鐘聲以外，你難得再聽到一些音響，這時候，你該感到秋夜底寂寞了……

然而，聽！階前不是有你底陪伴者麼？

放下你的筆吧！聽牠們的音樂！

——瞿瞿，瞿，瞿瞿瞿！……瞿，瞿瞿，瞿，瞿瞿瞿！……

是哪一個天才嘔心瀝血地作成這美麗的交響曲？

朋友！你是研究音樂的！你可知道？是蕭邦？是倍特？還是裴多芬？……

你也許要羨慕牠們的無憂無慮了，在這樣冷靜的秋夜里，在階前，石板旁，草叢里，在牠們的小天地里，你彷彿看見了牠們在跳舞，在歡欣，在快樂……

可是，在人間，又是如何的呢？

就如你吧！你還得寫下去，用你的一滴滴的血，寫下了給人消遣的故事，去換得你的戶口米！……

難道真的人不如蟋蟀麼？別想這吧！工作下去！朋友！在這靜靜的秋夜里，有蟋蟀陪伴你該是幸福的。

四 無題

——秋天一到，人也變得蕭條了！

我會聽見你這樣嘆息過。我知道你的傷感，我更了解你的悲哀，一過青年，人就很容易變老了，每天早上，對着鏡子，呆望着梳下來的白髮，你底心該是痛苦的。

你也許要怨恨西風，悄悄地吹走了你年青時候一切美麗的梦想和熱情，更給你帶來了白髮，帶來了蕭條！……

別這樣！朋友！怨恨和傷感都是沒有用的！

誠然，西風會將你吹老，可是，老並不是生命衰朽的像徵，你看過「蛻變」看過「第二代」麼？老，算得什麼呢？

你也看見庭前的桐樹，當黃葉落下的時候，跟着生起的不是一片片的萌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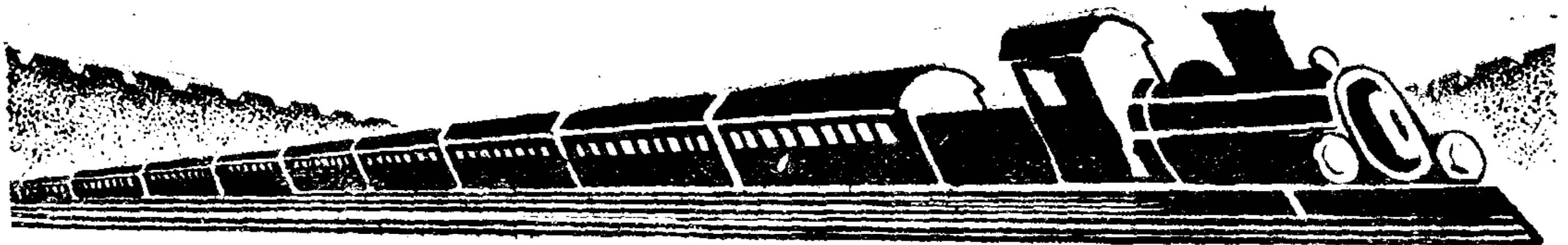
告訴你：秋天不是寂寞的！更不是蕭條的！

你會爲「秋」流淚過，你可記得那裏面的話？

——並沒有有一個永久的秋天，秋天過了春天就會來的！看西風又起了！……

友

文



寂寞

陳學稼

一 辛忙後的小息

「聞道長安似奕棋」，可不是麼？住在公家的宿舍裏，一年零九個月；一片荒蕪，總算建設得像個樣子。但到了人事變遷的時候，自不得不上個辭呈，捲起舖蓋，離別了那些自手栽植的花花葉葉，奔出大門，如同路人。

繞隄楊柳，夾道棕櫚，這些兒女們長得真快，如今也彷彿懂得依依惜別。難得職員工人們，都排隊相送。門警一聲吆喝：「立正，敬禮」，怪有精神，迴異平時。最後的印象還不壞。我心裏想：「這一走，也正是恰到好處。一切經營，大致就緒，在職責上已可告一段落；還不身退，等待何時？」

聞鷄聲悠然長鳴，漸行漸遠，從耳際消失。心似惘然，而又怡然。

二 爲覓住處作奔波

多時忙碌，而今稍閒，趁這機會，決意重新搬家。住到那兒去呢？一番打算，決定先往想去的實地觀察一趟。到得下關車站，見男女的都在排隊。中國人一向隨便慣了，車站似乎是訓練紀律秩序的地方，可是紀律仍嫌不佳。咱們中國，確須實行徵兵制，不提別的，單說紀律，倘若每個人都普受二三年嚴格的軍事訓練，守紀律的習慣至少可以養成。

踏上急行車的車廂，人總是那樣擠。據說真正的旅客並不多，所多的却是大小商販，他們爲貨忙，爲財忙，老是在

車上打來回。這在經濟上說，實在是浪費的。日用物品，不但須採嚴格的配給制，尤須採完密的公營制，則商人自無活躍餘地，走私囤積之弊，也可因之鏟除。所幸車窗外，賣食物的販子比前減少，賣讀物的販子即見增多，這是可喜的現象。不過美中也有不足，即讀物的內容尙待充實。

鈴聲響處，車蠕蠕開動，站上執事，立正相送，態度虔誠肅穆，予人以親切良好的印象。這種風尚，是從前所沒有的。我們應該自責，自省，自肅，自戒，革除自己的短處，學習人家的長處，則毀滅中可求更生，失敗中可求成功。我們最大的敵人，即是自己的種種惡習——無紀律，無秩序，無禮節，無理性，自私，自利，驕奢，縱慾，怠惰，苟安。以自己的惡行，斷喪了自己的國家，毀壞了自己的光榮，這是夠受的，也該猛省的。倘因此刺激，而自振奮，則也算不虛此教訓，昨死今生，仍饒希望。倘猶復渾渾噩噩，那麼，結局實不堪設想。在這世運劇變的時候，爲禍爲福，全在自己抉擇，大家必須把眼光放得遠大點纔是。

車離站時，同廂中有人，痴痴地揮着手說：「再會罷，南京！」看他心中，似有無限悵惘。

車過丹陽，一片平原，禾稻盈野，惟水分不足，略有憔悴。及至無錫，田水盈盈，原野間陡饒綠意。氣候，雨量，地勢，越東越佳，顯然可見。一路上，桑麻豆黍，均有栽植，野無隙地，今愈

於昔。這是因物價的高漲，需要的殷切，使農民儘量利用地力，以求增產。但樹木的缺乏，則比前更甚，造林運動的普遍化，實爲急不容緩的事。

三 鬼混浪費的都市

到得上海，依然是那樣熱鬧。處處擁擠，時時忙亂，但細究其實，真是從事生產事業的，却不到十分之三，其餘都是在人海中混，或是製造罪惡，以攪亂社會，妨害民生。人口的過盛，人力的浪費，沒有比這地方更厲害的了。

三輪車的數目，正在激增。公共汽車，則因汽油缺乏而停駛，遂使電車更形擁擠。「當心帽子被搶」，這是電車中一塊觸目驚心的牌子。從這個揭示下，很夠體味上海社會的安寧的程度。不特帽子被搶，鞋子被剝，也是常有的事。不過自從推行保甲制，創辦自警團以後，每段有人輪值站崗，崗位旁邊，安排着鐵絲網或尖鋒竹刺架，一遇搶劫等事，以警笛傳達消息，遮斷交通，分段搜捕，很難漏網。所以明目張胆的竊盜，已大爲減少。這也可見事在人爲。

在防空演習的時候，交通管制與燈火管制，也相當嚴厲。一向散漫隨便慣的上海人，如今正在逐漸受着訓練之中。但自由經濟主義的思想，依舊非常猖狂，幾乎每個人是囤戶，每個人是投機商。因了租界的收回，統制的加嚴，或者也可以逐漸的再施訓練罷。

四 滬杭道上

在上海住了三天，會過了幾位朋友，

便動身到杭州去。來時從北站下車，現在還是從北站上車。車過梵皇渡，見殯儀館的板舍，鱗次櫛比。一把火燒了，不很乾淨麼，爲何要長期遺臭？

滬杭路上的稻田，以松江至嘉興爲最多。從前，河邊處處蓋着茅亭樣的草棚，安放車盤，由牲畜拉着團團轉，作爲曳引水車之用；如今却頗改舊觀，起而代之的，是荷蘭式的回翼的白布風篷。由風篷旋轉輪軸，由輪軸曳引水車。這或許由於牲畜缺乏及飼料昂貴的緣故，在碧綠的田野中，白色的風車冉冉轉動，倒是很有一番詩情畫意。

文

一處一處的塔，迎着陽光，白雲從它頭上緩緩飄過，也有一種恬靜莊嚴的美。

五 西子蒙不潔

友

渴盼着的杭州，終於到了。出得站來，踏上馬路，則泥土飄淨，石骨嶙峋，心頭不禁頓生疑念。叫一輛車子，先到友人家去，一路上踽踽涼涼，舉目無親，站在兩旁歡迎的，是垃圾，蒼蠅。

到了友人家裏，不遑多坐，請他帶領着去找旅館。一路所過小巷，垃圾高積，全無例外。

「這裏沒有清道夫麼？」我掩住了鼻子，忍不住作此疑問。

「祇在大街上掃掃罷了，那有工夫到小巷裏來！」友人皺着眉頭回答。

闖到西湖邊上，找一個像樣點的旅館，向他們要房子。滿以爲杭州不比上海，宿處是不成問題的。那知出乎意外，

賬房先生晃着頭，「客滿了，請到別家去罷！」

一連再問三四家，都是這樣。計窮力竭，不得已退而求其次，找個中等旅館住住，總算有了著落。桌椅牀鋪，自己先拂拭一番，然後就坐。茶房端上面水，清水中漾着一塊又膩又黑的手巾，使人發愁。叫他另換一盆水，拿出自己的毛巾，抹了一個臉。躺在失去了白色的沙發中，問問杭州的近況。見斜陽在窗，時候還早，坐在旅館裏怪悶氣，便約友人到外面去走走。

湖濱公園的樹木，像比從前稀少。草地上的草，禿了大半，露出高低不平的泥土。偶然留着的，也不是蒙茸的綠茵，而是不加修剪的亂髮。湖岸上的欄杆，有幾處像已吃醉了酒，不能扶人，而要倩人扶持。惟遠望湖光山色，還不失當年的美麗。

「寂寞呵！」到了這樣的天堂中，似乎心中更加寂寞起來。我有些愁眉不展，朋友也啞口無言，兩個人一直向西踱去，踱到第六公園，見有賣茶的地方，便找個座兒坐下。入口處似乎標着「花園茶社」，可是裏邊却不見有甚麼花。椅子全是竹做的，還相當新，桌上也有白布罩着，但蒼蠅却時時叮人。桌椅很多，而顧客寥寥無幾，彷彿一片廣場中全是空座。

從寂寞中強笑爲歡，朋友打趣着說：「此地與其說是「門可羅雀」，不如說是「門可羅蠅」。」

「草長蠅飛，西湖十景中似乎新添一景了。」我也勉強找愉快，隨口說了一句幽默話。

坐了一會，仍舊填不住心頭的空虛，我提議喝酒去。叫侍役來算賬，兩杯咖啡，正價二十元，小賬二元，一共是二十二元。纔恍然於座客的所以如此寥落，正是他們太會「創黃瓜兒」的緣故。離開湖濱公園，在延齡大馬路上找到了「碧梧軒」，這是向來以售酒出名的地方。兩個人要了半斤酒，我們的酒量本不大，不過是藉此解悶而已。可是腸肥腦滿的青蠅，立刻連翩飛來，餐緣於杯盤之間，揮之不去，頑然自得。

「真討厭哪，杭州的蒼蠅這麼多！」我一肚皮不舒服，未來以前的熱望，已消失淨盡了。

「莫小覷它，這正是社會上某一種人物的典型呢！」我的朋友沒法使我高興，祇得這麼說。

剛吃完了酒，還覺得有點微醺，但等踏出店門，走在路上時，陶然的情趣却不再持續，碧梧軒的佳釀，已和從前兩樣，心裏想：「如今酒味也和世味一般淡了。」

六 靈隱一片淨境

一個人回到旅館裏，倒下頭去便睡。可是翻來覆去，總是睡不着。房外面嘈雜的聲音，無顧忌的喧囂着，直到四點鐘以後，還繼續不絕。更兼被褥上有幾個跳蚤，不住的向身上爬。這一晚，簡直沒有成寐。

預先約定的朋友也來了。一同雇了車子上西湖去。出得錢塘門外，沿着湖濱走，見兩旁行人道上，草長沒膝，一片荒涼景象。荷花雖然依舊，但架在孤山背後鶴亭畔，那條如虹的長橋，却沒有了。很早就報上看到，說那條橋因爲年久失修，杭州市政府正計劃着把它拆除，而另建一條雙照隄。不料所謂雙照隄，連半點影子也沒有，祇不過在紙上演染一番，以眩惑遠人罷了。

一路上所見，都有些悽悽清清。及至靈隱，則林木依舊是那樣茂密，岩石依舊是那樣玲瓏，泉水依舊是那樣清澈，亭臺依舊是那樣整潔。岩骨上的古木，挺天拔地；岩壁上的佛像，莊嚴雋逸；真是極清奇之致，使人瞻顧流連而不忍去。單說春淙，冷泉，壑雷這三個亭子裏的楹聯，也夠使人摩挲。雲林寺前有樓屋數楹，窗檻軒敞，居高臨下，正對着飛來峯與冷泉，地位極佳，據說是款待香客的所在。倘若詩人畫士不致被攔，則將來有暇，極願在這裏作經月的遊息。

天竺有高樓，昔年曾經登臨，倚檻看山景；輞光有曲經，昔年曾經盤桓，拄杖看幽篁；可惜此番時間倉卒，都未曾去得，不知可改舊觀？

歸時取道西泠橋，繞行孤山前側，由白隄馳歸，路尚整潔，惟白隄的邊側，則頗有陷裂之處。孤山公園，西泠印社，都過門不入，未遑停車，這全是爲了想於十二點鐘前趕回旅館，去結清賬目，另找宿處之故。

七 吳山風景線

昨夜的那個旅舍，嘈雜不潔，真使人不能忍耐。急急從靈隱回來，幸而還祇十一時，先找到了一家日本人經營的旅館，然後把行裝搬過來。見被褥清潔，房舍幽靜，心纔安定。所用女侍，俱有相當禮貌；房金每天七十二元，供給早夜二餐，也不算貴。

安頓停當，便出外午餐，餐後往遊吳山。吳山俗稱城隍山，位在城中，那是廟宇叢集的地方，但風景也很好：西面可望西湖，湖光山色，綽約宜人；東面可望錢塘江，江廣山遙，氣象宏偉。昔人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立馬吳山，雖有豪壯氣概，惜少儒雅情趣；倘得於商榷構一微亭，趁假日半日間，於此駐足吟眺已倒很足養性適情。

我們在商岡上，冒着炎熱走了一轉，覺得景物清曠，自有佳處，可惜所少的，是古木，清泉，以及康莊大道。從商峻無人處，回到廟宇叢集的所在，見古廟簷前，綠樹陰下，有人閒閒地並坐品茗，或獨兒打着瞌睡。覓餘座不可得，便與友人下山入市，至張小泉，王老娘兩家舖子，買剪刀梳篦，聊算是來杭的紀念品。

八 何日重來未有期

大街上雖然沒有高積着的垃圾，但掃除未淨，臭氣撲鼻；羣繩來自里巷，翱翔於市廛間；湖山秀氣，湮沒淨盡，使人不願多事逗留。

回到旅館，拿着自備的毛巾，至公共

盥漱室淨手洗面，返室中小坐。女侍端上茶來，一把壺，二個杯，照例用盤子托着。七時，至餐廳，見已有數人先在。臨餐的時間，規定七時至九時，隨到隨吃。每人四菜一湯，裝在一個木盤裏，日本風味的長處，是整齊而清潔。比起中國的合食制來，更有許多優點。餐室中祇聞低語，不聞喧囂，起坐飲啖，都有秩序。中國旅客到這裏的，也循規蹈矩，除去了放縱恣肆的習慣。

餐後返室，休息片刻，便上牀就寢。這一晚，真是安靜極了，沒有打牌聲，唱戲聲，譁笑聲，喧鬧聲，所以睡得很好，把上一夜的疲勞，完全恢復。晚間本來是應該休息的，然而多數中國人，却過着無節制的生活，應工作的時候不認真工作，應休息的時候不安靜休息，而且自己不遵常序，却還要無顧忌的妨害別人的睡眠。墮落的人羣，形成了墮落的民族，而負有督率及領導責任者，又不自振拔，甚或自毀紀律，以創惡風，這確是最危殆的事情，而使有心人不勝殷憂。

次晨一早起來，收拾行裝，去向友人告別。

「怎麼？去得這樣快？」朋友很詫異的問。

「是，急於要回去了。」我答。

「你起先不是寫信告訴我，要住到杭州來麼？」朋友頗覺我前後的態度轉變過速。

「我以為杭州仍像從前那樣可愛，所以未來之前，確會朝夕懷念，頗有移家

久住之意。可是現在却不作此想了。」我慨嘆着回答。

「那麼，再留一兩天罷！」朋友總覺我去得太匆匆，執意要留我小住。

「不，決計今天回去。」我毫不猶豫的說。

「幾時再來呢？」朋友沉吟一會，依舊惜別的問。

「那倒沒有一定。」我回答，又重復補足了一句道：「等杭州的積穢收拾清淨，西湖依舊像從前那樣美的時候，我很願意再來。」

終於我就這樣的別了友人，別了杭州。

九 不住旅客的旅館

從杭州回來，仍舊取道上海。本來可以從蘇嘉路到南京，因為一則路上嫌辛苦，二則還想再在上海住幾天，看看情形，所以又到那邊。可是這一次找旅館，却沒有上一次那樣湊巧。上一次因為有朋友預先介紹，住在滬西一家旅館裏，恰巧房子是孤立的，還相當安靜。這一次，接連打了七八個電話去找旅館，

都說客滿。最後，找到了一家，總算未曾拒絕，回音說「有，不過房間小一點。」心想祇要有房間，大小倒是不拘的，在這米珠薪桂的時候，去打攪朋友，那過意不去。及至趕到那家旅館，一問賬房間，據說在四樓，可沒有明白告訴房間的號數。到得四樓，幾個夥計都陰陽怪氣的說沒有。再往下問，說是有一間，剛纔賣掉了。

「請你先生上五樓去罷，五樓上會有

的。」他們似推諉似安慰的對我說。

不得已，更上一層樓。五樓的夥計們，模樣也是一個個的陰陽怪氣，懶洋洋的問：「沒有啊！」接着又揚揚眉，表示為難的樣子：「實在沒有。要是有的，決無拒絕之理！」

我早聽得朋友說，上海的旅館，無一家不客滿，而住旅館的，却並不是真正旅客，多些些胡調的人，在供不應求之下，因而旅館也有黑市。我想這話大概是實在的。知道「茶房」一定歡迎那些愛胡調的熟客，因為惟有那些人纔能保證他們賺「外快」。若是一個陌生的，像正當旅客模樣的人，他們必然設辭拒絕。於是在無可如何之下，姑以「我也能夠給你一些外快」的話去打動他。

這話果然十分靈驗，那個穿着號衣的茶房，立刻精神振奮起來；不由自主的拿起一串鑰匙，一邊走一邊說：「還有一間房子，是老客人包定的，他今天也許不來。」

我跟着他走，走到一間室門前面，他站住了，用鑰匙去開門。我看那門旁掛着一塊牌子，標着「徐先生」三字。門開後，他讓我先進去，自己也跟着進來，在等待我表示是否合意。彷彿我若不合意，他還可以找一間好的給我。我一看那房間雖不大，却有兩張牀，桌椅粗備，壁間有電話，窗是南向的，雖無浴室，幸而有個洋瓷面盆。就點頭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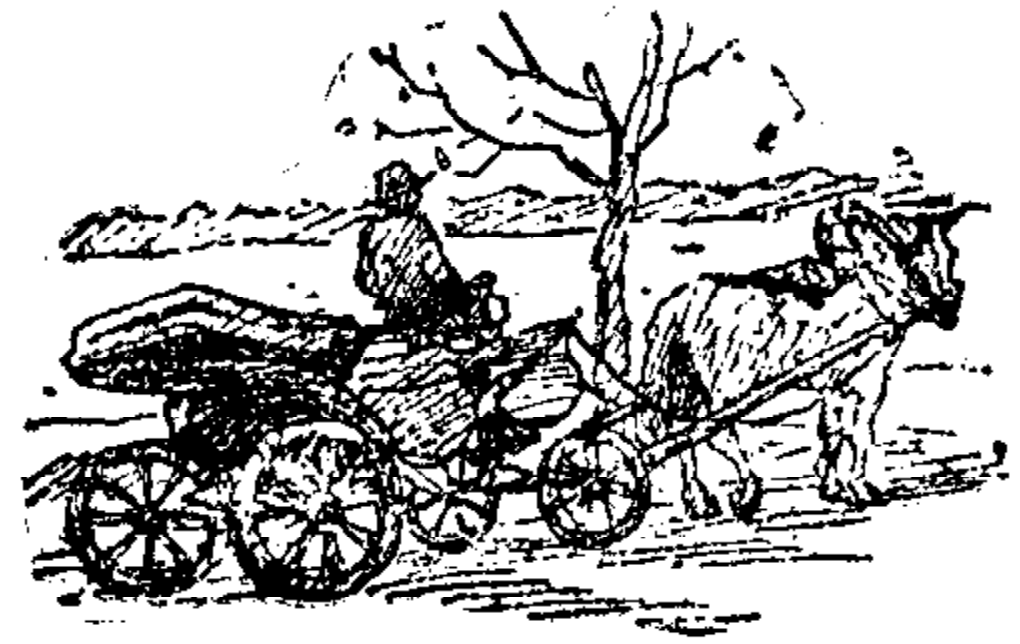
「行，就這一間罷！」

他立刻從耳朵上抓下一枝鉛筆，向我問姓名職業等等，接着是要求先付二百元或三百元房金。先付後住，這幾乎是中國旅館的通例，當下就照數給了他。

(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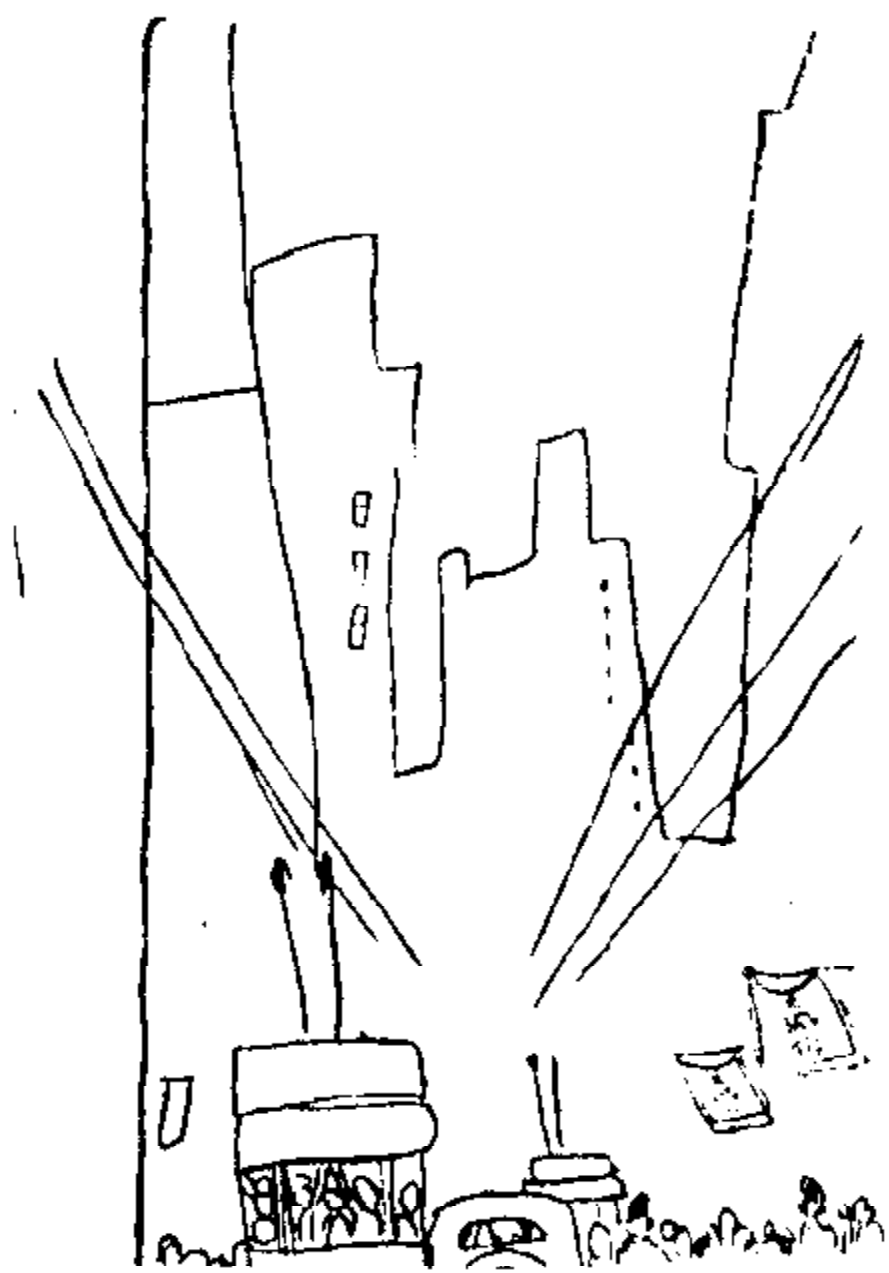
旅滬雜寫

賈宗淦



還記得當我離開那座暮色的古城時，送行的朋友們，最後一句惜別的話語：「走吧！那邊的空氣也許是新鮮的？」

在懷念着朋友的話語中：我又來到想望着的大上海——這國際的都市。



(一) 摩天樓的南京路

在上海，和朋友走在南京路上時，先施，永安，大新，新新，仰望着這些數不盡的摩天樓，看那被高大樓房遮剩的一線青天，真的有些使人窒息！

懷念起北平時，會想起那座莊嚴崇高的古建築——天壇！南京也會想起玄武湖裏，那片旖旎的山光水色！

離開這裏，我若回憶起上海來！定會想起南京路上，那些聳立雲天的摩天高樓來！

這些高大的樓房裏：不知埋藏着多少人間悲歡！



嗎？「舞女親自授舞」，「少女伴舞教授」這類廣告，是多麼誘惑人們的心弦！

流線型的大舞廳，門外時常停放着整串的新型汽車！在斷續的樂聲裏：那些年青漂亮的侍者，不時的接送着來舞的人！

在醉人的音樂和暗淡的燈光裏：那些嬌艷的舞女都投在男人們的懷抱：在這淫靡的氛圍中，充滿着媚笑和酒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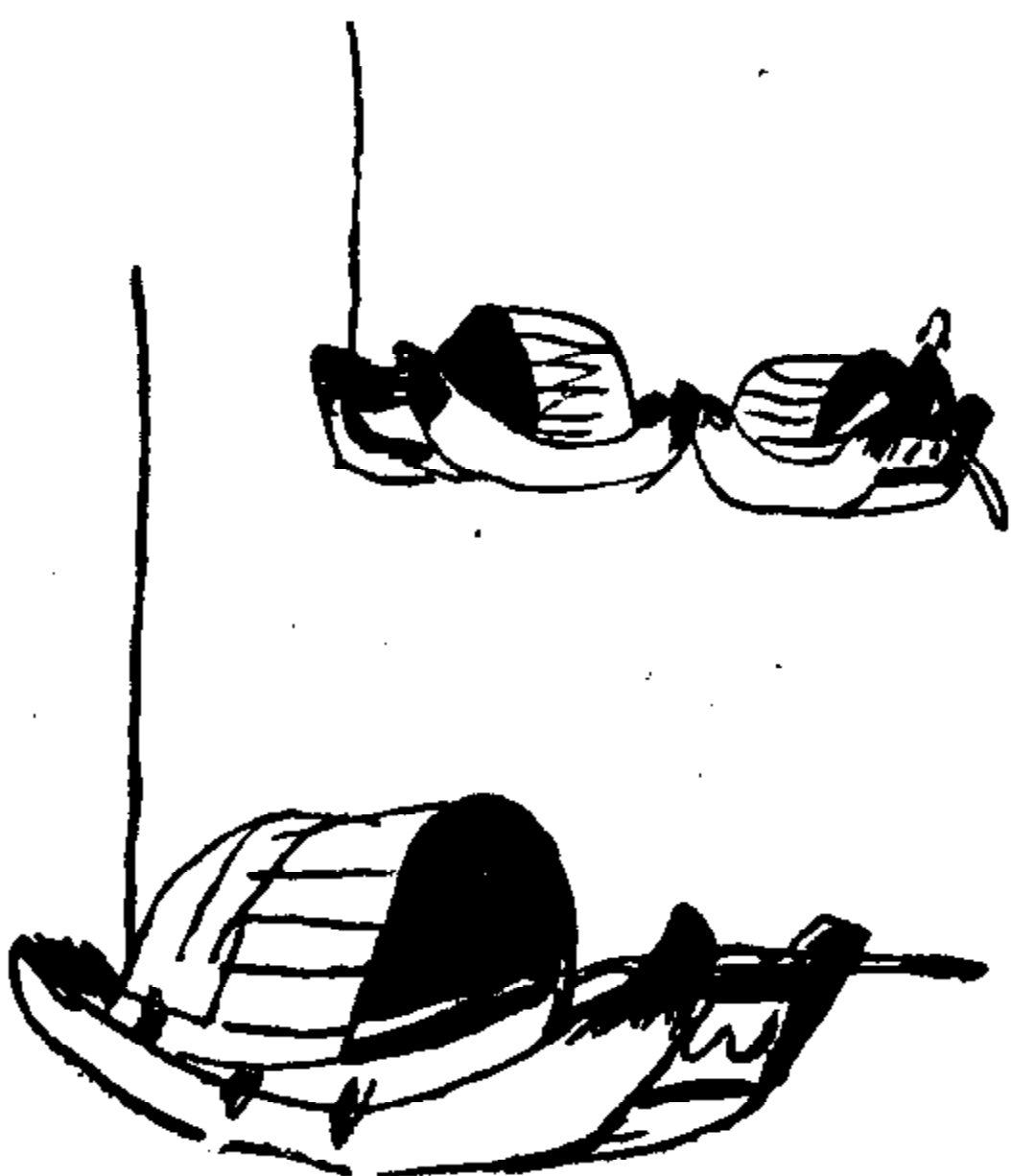
這紙醉金迷的世界裏，已嗅不到那從遠方吹來灼煙的氣息！

(二) 紙醉金迷的舞廳

跳舞在上海：是千奇百怪的！咖啡店，遊藝場，大飯店，都有舞女和舞廳，弄堂裏一間小樓房，也響起陣陣的爵士樂和最新的流行曲，這裏的新聞紙，不是每天都刊載着跳舞學校和教授的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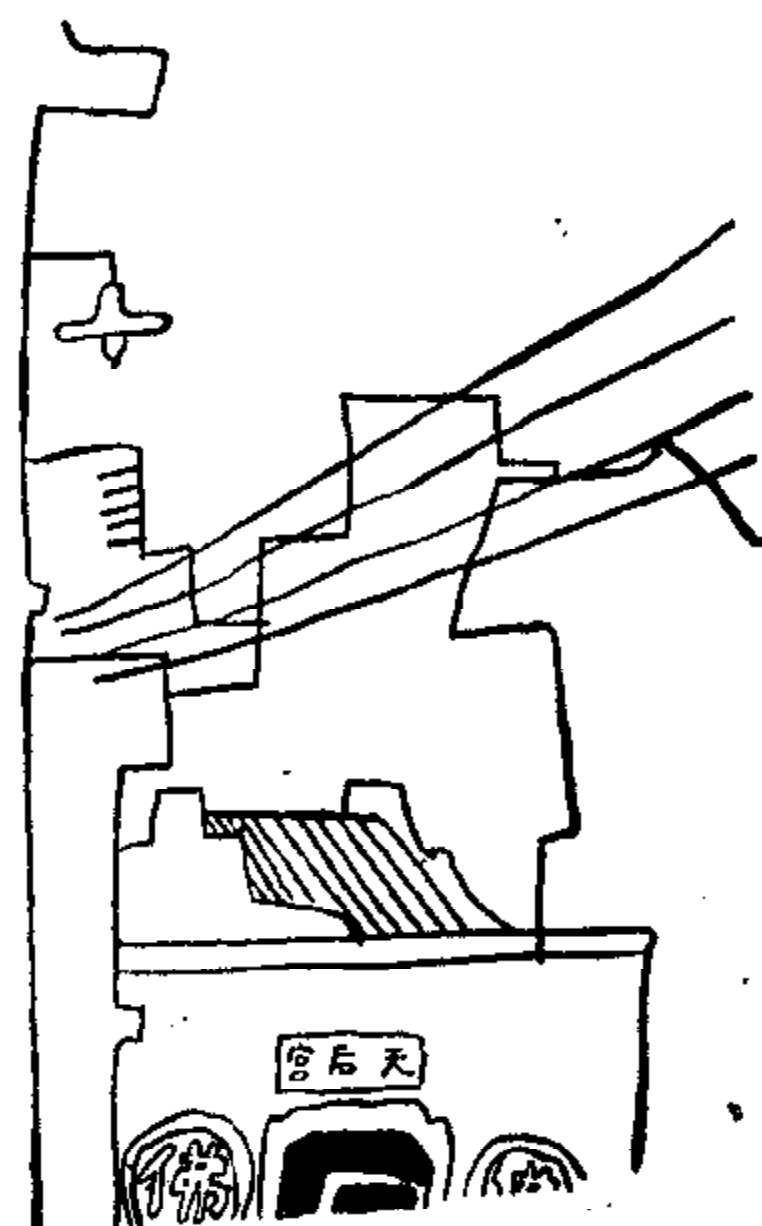
(三) 紅塵中的乾淨土

經過一條繁噪的街巷時，一陣木魚聲：從一道黃牆傳送過來！驚醒了我這紅塵中的遊子！是尼菴？是道院？真的我有些不相信：在這萬丈紅塵中：會有這塊虔修的乾淨地？



(四) 黃浦江中的小渡船

生活在上海這使人窒息的都市裏的人



天后宮，普陀下院，竹林菴，這不都是林立在萬丈紅塵中的尼菴道院嗎？我知道佛法是無邊的，但在上海！我最怕在熱鬧的街，充滿了為生活忙碌的人羣裏，看見那些遊逛閒散的年青和尚！

們，若想在遼闊的氛圍裏：享受一些安息的舒適，是最不容易的！

在上海我最喜愛外灘公園，它邊靠着激動的黃浦江，到這裏的人們，你可以靠着江邊看看江水，看看江中的小渡船，暫時把背後那片遮天的大樓和煩噪的都市忘掉。

遠望着江的對岸，你可以舒適的喘一口氣！

(五) 敏感的上海女人

秋風剛剛吹落了街邊的樹葉，上海女人們的心理，已都感到蕭瑟，連天的秋雨，會使上海的女人們，互相詢問起冬天的寒意了！

新樣流行的女褲大衣，在影院，舞廳，街頭巷尾，不都已登場了嗎？

有人說上海是女人的世界，這句話我有些不相信！但我想：假如上海沒有了女人，它會立刻變成一片灰色的死氣吧！



我相信：上海女人的敏感，是每天在推動着這大都市向前活躍着！

(六) 文化街的小書攤

朋友伴着我走在上海四馬路，我看見了很多著名的大書店：商務，中華，世界，開明，生活……這就是中國文化街啊！我邊走邊望着，真的有些彷彿

，在多年前去雲崗朝拜石佛寺似的心情！

這條文化街上，不都是那些著名的大



書店，道邊路旁，有很多賣舊書的小書攤，在這些舊書攤裏：由厚厚的洋裝辭源，線裝的康熙字典你可以看到××

史一類的書。

我最喜歡這些道旁的小書攤，在這些破舊的書堆裏：意外的，偶然的：你會發現大書店已買不到的珍貴的絕版書。

(七) 奇異的「風化區」

我會懷着好奇的心情，隨着朋友們走到上海一個奇異的角落裏去！

這真是一個奇異的地方！

我像被投進一個噩夢似的境地！整條街巷都擁擠着幽靈般的人羣，路邊排滿了專收金銀珠寶的當押店；我看見了那些垂頭喪氣的人把衣服脫掉，換了現款，重新挺起胸脯走進暗窟裏的人們！我也看見了：圍在長桌，命運隨着烏木牌九和幻變着五花八門未知數的搖缸中的大小骰子：在昇沉的人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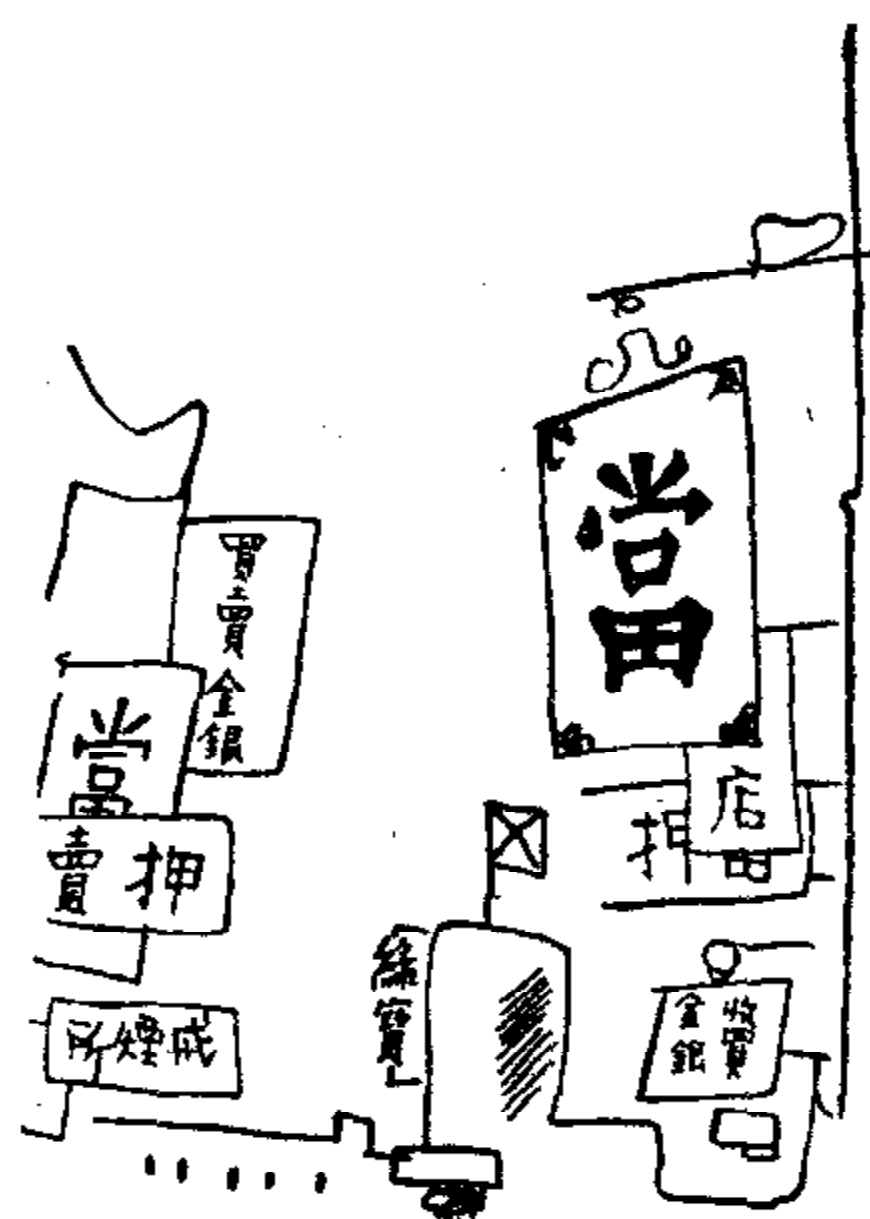


當我想起一位偉人曾感嘆過，那遙遠古城裏的人心都還沒有死掉時！我希望在上海這奇異角落裏看見的人們，都是

一場噩夢裏的幽靈！

(八) 街頭巷尾賣淫人

職業的婦女，在上海也是千奇百怪的；這裏有在機關會社洋行裏工作的職業婦女們，同樣這裏也有每天過着神密生活的



「土耳其少女按摩浴室」的廣告招牌，釘在巷口時，會使人們感到如何的神密和遐想啊！咖啡店裏唱着流行歌曲的小姑娘，她那顫動的聲調是打動了多少人們的心弦！大戲院裏京劇的坤角，整天唱着大劈棺和紡棉花的戲不知瘋狂了多少人的心！

在上海我最怕看見的：就是那些徘徊在鬧市街頭以賣淫為職業的貧血婦女們！尤其是那招攬顧客時可憐的情景，是最值得人們同情的！



高茵作
江風繪

我們無所不談。因為我們幾個都缺乏到外面去玩一下的東道錢，而長夜漫漫，閒談也可以稱為一個不錯的節目了。

當某一人的話聲中斷而沒有第二人說話之前的一個小休止，紡織娘和蟋蟀與其他小蟲的叫聲，蝦蟆的鼓聲，指探着游舞的流螢，一個半明暗的月和幾顆星星，這在聰明的傢伙看來，真不愧是有點詩意的了；只可惜我們幾個都互相賜號，得到笨蛋的尊銜，祇覺得在這種景色中胡說八道，也屬小有趣味的事而已。

我們起初說的自然離不了生活困難這一類話，其後是困苦生活中難得一時糊塗的趣聞逸事。大家如數家珍似地盡量搜尋過去生活上的趣事來講述，甚至會杜撰了一些，這也是不會有傷大雅的。可是當大家興高彩烈的時候，阿威却來說了一個叫人聽得不覺為之悵惘的故事。我們不能阻止他，所以只好讓他說。阿威說，那是在民國十五年三月中旬

的時候，地點是在澳門，故事內容是他將一個大恩人殺死。

那個時候，是中國史上有名的省港（廣州，香港，澳門。）大罷工（註一）的第十個月，阿威在澳門充一家賭場的保鏢。給他殺死的恩人吳開，是同在這家賭場內當保鏢的領隊的。

幾個月來，香港因為給廣州澳門兩地封鎖的緣故，香港已變成臭港了。因為連華人的清道夫也參加了罷工，以致垃圾廢物滿積道路，弄得臭氣薰天，觸鼻作嘔。同時糧食絕斷接濟，存米即將告盡，其他菜蔬水果等食物都告絕迹了，居民雖然早就走散了三分之一以上，可是還留著的那百幾十萬人們的生活，早就陷於渴望之中了。因之營養不好，污濁空氣籠罩着整個維多利亞山，鼠疫與霍亂，猩紅熱與瘧疾與天花等等沒情可講的疫癘，統如盜賊明搶暗竊的以人命為消遣的籌碼，弄得香港總督眼眉毛

儘打圈兒，還是一籌莫展。

當然第一件事要先解救的是民以為天的食。可是這一場大罷工竟然不像是只有五分鐘熱度的中國人所幹的，並且也更不像是一盤散沙的支那老爺所能行的，足足一天比一天強硬地的繼續了到那時第十個月，氣得英國紳士也拾了我們廣東話大拍桌子叫了：

「丟那媽！契弟！」

這真是丟那媽之至！有錢竟也買不得中國人聽話，大英帝國的光榮全給糟蹋了。工廠的烟囪變了老鴉窠，船的錨鍊長滿了海苔，如何教人不氣呢？

可是重賞之下有勇夫，大利之下也許會有喪心病狂的人，加以水泥的沙堆少，不免還有一些沒有被團結起來的，所以英國人便不能不花上十倍十五倍的代價，向那些全不知大義的傢伙偷偷地騙買三斗米或麵粉，但這偷買始終不能稱得起規模，只好算是袖管裏的交易而已。

二月裏，有一個土匪出身而取得英國籍，並且被譽為可愛的狗的中國人，奉了主子的命，探得中山（那時是香山縣）有一股土匪，劫得五百包新穀，正在找尋顧主。於是那頭可愛的狗便以會有土匪的瓜葛，勾通了全數買下，約時從唐家灣偷出大橫琴島海面交貨。

可是這一個消息，早給我們三合會（註二）黨員知道了，連日期時間都探得準確萬分。於是馬上通知了在省的支會首領之一的郭亞祥，請設法制止。郭首領得到通知，馬上來澳門，召見了黑衣

首領，請其協助。那黑衣首領是一個老海賊，在伶仃洋上縱橫了三三十年，所部弟兄，大約二百餘人，都是些三山五岳英雄好漢，正合得小說上說的義氣相投的草澤之英。當時黑衣首領馬上答應，拍拍他那長滿了紅毛的胸膛：老子負責！

在一個月色朦朧的晚上，唐家灣附近出發了一羣長龍（註三），中間是二十多隻滿載穀包的，四旁是十多隻配有武裝的，這種大規模的私運，真是丟那媽之至的！大小橫琴島之間早有十多隻小汽船在等候，船的首尾都有機關槍，這是從香港派來的賊賊收受者。

但那運穀船羣還沒有接近目的地，忽然一聲號槍突起，幾十條長龍像閃電似的突然從四面八方包圍過來。於是一陣強烈的海戰便由此展開。偷運的那班土匪要一面應戰，一面保護糧船，並且大多是山賊，船上功夫當然不及得梁山泊上的好漢，所以英國小汽船趕到助戰時，偷運的已給打得七零八落，棄糧而逃了！黑衣首領獲得全勝，駕着他的戰利品向大小黨方面駛了去。那批穀是照市價十倍買的，定銀已先交一半，所以那班偷運的土匪，丟了那批穀，也早已有二倍半的錢賺了，因此用不着死鬥，吃虧的只是英國人和他那條可愛的狗而已。這是我說這件故事的前奏。因為有過那次偷運的事情，所以首領郭亞祥便十分鄭重地命令了我的恩人吳開，叫他負責偵查及阻止偷運的事情再發生。吳開是澳門支會的大哥之一，勢力是很大的

。當時吳開是自告奮勇地担下了這個重責。

阿威繼續說：「我和吳開的關係是這樣的。有一年，大約是民國十二年冬天的時候。那時我是一個殺人放火的賊，不要見笑，做賊並不容易，至少要有這些真本領才行，比方去偷一條牛吧，就得有一種特練的工夫。如果是搶呢，當然可以堂而皇之的下手；可是偷，便得提防人家知道，最麻煩的是怎樣使那畜生不叫起來，並且牛身很重，走起來也要有聲的。我是個偷牛聖手，下起手來，一點不困難；動手的時候，伸手摸到牛的額下，那頭部的上頭有一個凹骨窩，於是用手指重力點觸抵它，那牛便會一聲不響的隨你帶走，走的時候，四條腿顫綿綿的，就是在石板路上，也再不會有一點聲音了。」

這樣做賊的本領，確是別開生面的智識。他繼續說：「有一次我們夥劫一個村莊，可是失了手，給人包圍起來，許多弟兄都死了或受了重傷。我的腰部也給狗咬着帶了花。我不是真的給狗咬了，我們做賊的很多說話是避諱的，一支槍，我們叫做一條狗，給狗咬了便是中了槍彈，帶花是傷口流血。我當時只得離了大隊，拚命衝出包圍，也不知走到什麼地方，見那裏有一間半掩着門的屋子，我便闖了進去，如果是敵人的埋伏地，那便只好完了。」

我走了進去，却見一個男子在那裏抽鴉片，他就是吳開。我沒有認識過他，那時他站起來一把把我抓着，拔出手槍

指着我；忽然他看到我用手捧着傷口，他明白了，笑了笑，放了手槍，把我扶坐床上，馬上給我包紮了傷口。我後來便一直住在他家，所有醫藥飲食，全是他招呼，外面捕捉的風聲很緊，也全是他一手掩瞞了的。吳開也是一個賊，不過他已洗手不幹了。他招呼我猶如待他的親兄弟，我真是感激莫名，現在說起來，也真是能夠賺人熱淚的。他是三合會員，老三，我便拜他為師，加入了會。此後幾年，我一直是跟他行走。他得了賭場保鏢領隊的職業，馬上把我也帶進隊去，這樣熱心的人，可說是世間少有，用一句俗語來說，那簡直是再生父母了。」

阿威說過了這段也算動人的故事，使人想起，義氣相投，同舟共濟，周人之急，扶助困危這些從容而又慷慨的美德，在所謂上層社會裏，似乎已蕩然全無了；但在所謂市井之徒中，我們却還能夠常見到或親身受到。這點美德有時固然和法律衝突，可是到底是中國民族的特性，自然難為那些大人先生，開口法律，閉口公式所能容的。

阿威繼續說：「我自給吳開救了之後，便一直洗手不幹賊的生涯了，只安份守己的過活。那個時候吳開奉了郭首領的命令，偵察和制止偷運糧食及用品給香港，那責任是異常重大的。」

英國人受到那次損失，自然是越發要大罵他媽的了。英國人探知吳開負了這重責，便把眼光全看在他身上。那時候新由中山運到一大批食米到澳門，大約

有五萬包，英國人便想在吳開身上設法，把這批米買來。

英國人知道吳開是個烟鬼，並且是個色鬼，而且是個賭鬼。這些行為都是他當了保鏢隊長之後才沉溺起來的，抽大烟是向來的習慣，色與賭是因為澳門這個被稱為東方蒙脫卡羅的都市，身入其中，很難自潔。我呢，烟始終沒有抽，可是嫖賭也在所不免。就是其他弟兄，也難免是嫖賭飲吸四大害的知己者。英國人知道了我們這些弱點，便加以利用起來。

「吳開是常常住宿在一個鹹水妹（註四）叫黛絲的家裏的，她是個非常妖媚娟好而誠實的女人。吳開非常愛她，她有什麼請求，往往是一無攸慮的就答應她的，不過她也從來沒有過令人不滿的要求，並且次數也很少。有一天，我在茶館裏聽到一種閒言，是傳說英國人已收買得一個惡棍，包運一萬包食米去香港，約期在三月十七日晚上由香港派戰艦來接貨。我聽了這消息，吃了一驚！馬上去找吳開，告訴他這事。他聽了，說是沒有這事，不過是英國人自造空氣。英國人會要求澳門總督代買糧食是有過的，可是澳門總督怕惹起了中國人反感，一下暴動了起來，不是玩的。我聽了，才放下心來。可是誰又料到這個身負重責的吳開，竟然中了美人計，對我說起口是心非的假話來呢？」

「弟兄們都說我是吳開的心腹，以為吳開的什麼事，我都知道或有份見的。又是一天，我和三個弟兄在一家酒樓上

吃酒，酒喝多了點，便會一無忌憚的隨便亂說。一個綽號叫金脚帶（註五）的弟兄忽然問起我來，他問我：「那件事情成功了，我們又有點油水麼？」

我莫名其妙的不知他所說的是什麼，還當是什麼事。金脚帶說：

「這事誰不知道呢？你是他的左手，不要裝聾了吧。」

我更加呆了起來，知是知道他指的是吳開，但到底是什麼事，我確乎是不知道的，我叫他明白地說明，他於是鄭重其事的說：

「英國人運動了大哥的拼頭黛絲，迷住了大哥，叫他簽了張包運一萬包食米去香港的字條，那字條大哥是簽了，定在十七晚交貨，你真的不知道麼？」

我這一驚非同小可！怎麼他會幹這全無信義的事呢？當時我有點不相信，向來吳開是什麼事都跟我商量的，甚至他怎樣騙了人家一筆錢，也和我說起的，如果真有這事，我怎會不知道呢？我決定去問個明白。

今天是十六，明天晚上便是犯公憤的時間。我從酒樓出來，便去找吳開，可是什麼地方都找不着，我心裏有點急，有點疑惑！最後我去黛絲家裏找他，也不在，只見一個英國人和兩個葡萄牙人同黛絲在談天。我問她見不見吳開，她說他有一個星期沒來了。我悶在肚裏十分難過。那時我是包了一個妓女和一個商人同居的，下了班之後我沒精打彩的回家去，睡也睡不着，那時已有晚上三

點鐘光景。

第二天，是十七那天，我一大早就爬起來，到處去找吳開，跑了一個早晨，依舊沒影踪。我回到賭場，工人給我一封電報，我一看便知道是郭亞祥首領打來的，不覺心上先震了一震。他和我們通訊是用的密碼，我急忙翻譯了出來！我是大大吃驚了，像一個晴天霹靂！電訊上寫着：

「吳開不顧大義，竟敢接濟敵人，照會規處死！着馬上執行。」

阿威說到這裏，神色非常緊張，彷彿就是現在發生的事情一樣，而不是一件故事。這真是十分難為情的事，我們可以想到當時阿威的手足無措，不知是在一種什麼的衝擊之中。阿威現在說起來還是現得萬分痛苦，可想在當時真會有些發狂了。

阿威繼續說：「我們的會規誰也不能違抗，誰違抗，誰便要死。如果我奉了這命令而不執行，讓這個晚間過去，明天我便會死在別人的手裏！但我怎能忍受天良的痛苦，用槍來打死我的恩人呢？誠然，吳開的行爲是死有餘辜的，但郭首領爲什麼左不挑右不挑，偏偏要挑中我來執行呢？他是知道我和吳開的關係的，既然知道，而又偏要這樣做，我想了一大回，忽然我怕起來了！說不定這是首領的一種試驗，顯然首領是以爲我也參與接濟敵人的工作的，他的要我執行，大約一個意思是叫我將功贖罪，殺了吳開之後，許我自新；一個意思是如我不執行這工作，於是把我也處死了

；另一個意思是想因此而使我和吳開火拼，掩過了這事。我想這三個想法都對的，於是我不由不害怕起來，說不定此時早已有人把槍口對準我的心窩了！我正在心煩意亂，恐怖，緊張，義憤，不忍的心情交集時，一個工人又拿了一張字條給我。這字條是吳開寫的，說有要事，約我到黛絲家去見他。我此時的心情緊張到極點，知道大不幸的事情



起來，這是太熟習了的原故。他忽然似乎已察覺了我的神色有異，忙推開了黛絲坐在床沿，呆看着我。
「大哥！」我說：「我找了你兩天了。」
「我知道的，」他有點不安：「不過我現在已不能再瞞你，所以才叫你來通知你這件事。」
「你請黛絲出去一會兒好不好？」

「好的。」他很驚異，她立刻離開了床到外面去了：「你打算怎樣呢？我打算那筆錢，你一份，我一份，餘下一份給各弟兄。」

「大哥！」我忍不住痛苦，終於說了：「這事我看你不幹也罷。」
他突然感到吃驚「怎麼說？」
「你不知道我和你都給人用槍對準了！」

總要來了！不是他死，便是我死！讓他死，我難叫天下人罵我負恩；讓我死，我也難叫天下人罵我通敵！並且我不死，他也未必不死；我死了，他也未必能夠活的！於是我將心一橫，我準備好了我的手槍，拿了電報，我去黛絲家裏見他。

他更爲吃驚！我把首領的電報給他看了，他看了，面色變得慘白，眼睛閃出了恐怖，緊張的光芒！呆看着我，他的手指抖顫，額上的筋絡暴了起來，豆般大的汗滿面亂滾！
「大哥！」我嚴肅地說：「說句真心話！前天我問你的時候，不該騙住我不說。那時說了實話，我想事情還可挽回

的！可是現在遲了！」
「那你……」他面色就像個死人：「你打算……」

「不！不！大哥！如果我要殺你，我不給你看電報了！我不能恩將仇報，但你也知道我不能負通敵的罪名的！而且，他派我來殺你，自然也早派了人在監視我！我不殺你，他們要殺我！但決不能向你開槍，那麼請你想個辦法救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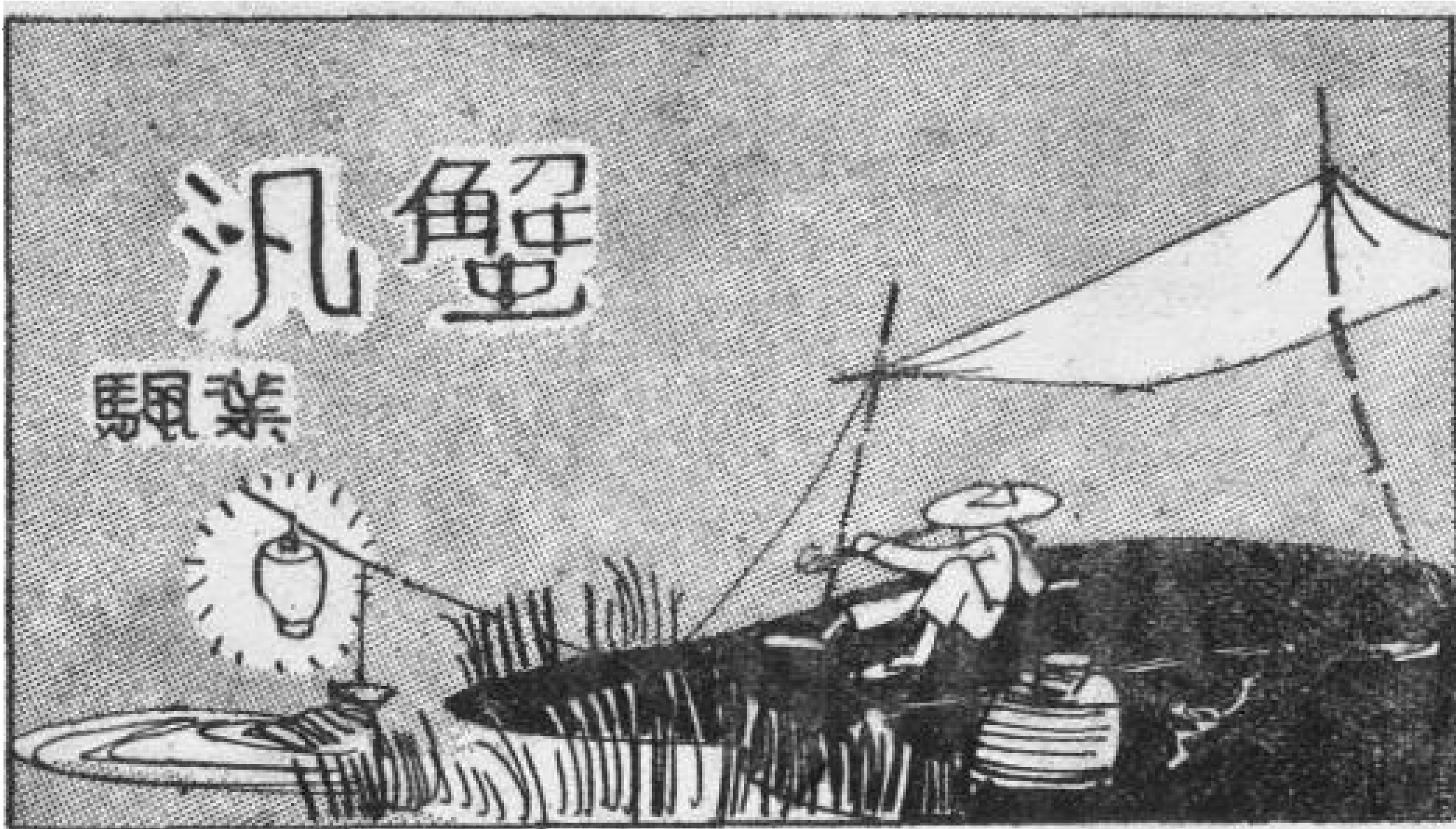
他此時就像害了瘧疾般的抖顫得連聲也動起來了：「那怎麼辦？我……」
「不要說廢話了，大哥！那事情如何進行？」

他答覆說什麼都準備好了，只等今夜一時動手。我問他那張包運證明在那裏，他說還沒有交給英國人，只在黛絲手上。我於是說，馬上取回那字條，沒有字條，他們便無法得搬動那些米，我們兩個現在就得化裝逃走，這走是非常冒險的，他聽了我的提議，略一思索，馬上同意，高聲叫黛絲。她沒有答應，我急走出外面找她，她已經離開這屋子了。我大吃一驚！他比我更狼狽，連忙和我

我追出街外，早不見影踪。我叫吳開馬上去關照那看管米倉的，不得提運，並且必須於極短時間內，一同出走。
阿威愈說越緊張，他說，我和他立刻到黛絲家裏收拾了銀錢手槍。但當我們還沒出門，吳開忽然一把拉住我，指指門外，我一看，知道事情不可收拾了！原來門外已有幾個生面的拿有手槍的人

「西北風一唸哨，蟹肚臍便癢起來啦！」

大毛老頭兒時常這麼說的。誰說不是呢，蟹肚臍一癢，在蘆根隙裏，河泥灘上，水流缺



口，一隻一隻「磨盤」似的大蟹便爬呀爬地擠了出來，於是，河裏蟹斷蟹響等的撈什子便忙起來啦！

捕蟹——向持蟹賞菊的雅人們賺取冬季的餬口糧的。住在老塘頭的大毛老頭兒便是其中一個，老塘頭在費家舍的北隅，有二十多家住戶，都傍着這條生滿了荆莽的大土塘，建築着簡陋的草舍住着。平時，他們靠着種些山芋咧！黃荳咧！蕎麥咧！或是白菜等的東西，拿到鎮上販賣來過活的，他們除了租來的一小片土地外，所有的僅是頭上的那月天，大夥兒共有的那月天了。二月裡，縣城裏換了新氣象啦！變為和平區啦！可是從四明山麓挨摸過來的游擊隊却在費家舍附近的每一個角落裏出沒着，可並沒有聽見他們打過仗，說是保護老百姓也好，說是來點綴這枯寂的村落也好，總之是共同消費着費家舍貧民們的汗血糧罷了。在大塘以南的那個五福庵裏便時常駐紮着這麼四五十個，好在這裏的貧農們除了每天埋着頭在大自然裏艱苦的尋找生活資料外，這些政治軍事上的勾當是不理會的呵！

「西北風一唸哨，蟹肚臍便癢啦！」

天一黑，大毛老頭兒便拖着他那六十多歲的枯柏似的身軀，到大浦堰扳蟹去了。大毛老頭兒的身體不怎麼健康，可是性格是挺頑強的，幾十年來生活的苦難，養成了老年人固執剛傲的癖氣，他時常喃喃地咒罵自己，咀咒他死去的老伴，怨恨老伴給他生下來的女兒，但也憐惜這生長在寂寞中的十七歲的幽怨的女孩。

「真夠麻煩哩！一個女娃子，唉！」

大毛老頭兒把擱在肩上的網竿鬆了鬆嘆起氣來，他想米這麼貴，下去要養不起啦！天黑得像漆，沒有星星。他兩腳乏力地在泥路上走着，路邊的一「狗尾草」時常刺進他半捲着的褲管，發出簌簌的聲音來，風時停時刮，黑暗中棉花地裏的枯杆被搖擺得哆嗦着，有些怕人。

「站住，那兒去？」

五福庵前的棟樹下，顛巍巍地發出這麼一句喝聲來。

「我，大毛，扳蟹去！」

大毛老頭兒冷冷地這麼回答着，仍自走他的路，他曉得大毛這兩個字在這附近是挺熟知的，他每天總得打從五福庵前走過那麼三數趟，況目住在五福庵裏的這批傢伙每天總得向他捐那麼一二斤蟹去的，一二斤蟹獻給隊長下酒似乎是很不恭的，然而在大毛可是一個不小的損失啦！

「唉！這年頭！」

他嘟囔着，把穿着草鞋的腳使勁地蹬蹬着，他想：媽的，我現在是空「曲籬」，回來時可又要轉我的念頭哩！於是他輕輕地罵着：

「白吃老子的蟹是囚囊，不瀉死纔怪哩！」

空中有雁鵝噙着飛着，迎頭竄過來的西北風使大毛老頭兒打起噁來。到大浦堰「蟹舍」裏時風刮得更大了，他感到自己的衰老和寒冷，他咀咒着天，但是天越冷蟹纜越多哩！於是他把繫住破棉襖的那條舊藍布汗巾緊了緊，便點起小「回燈」，撒開網竿裝網，裝好網便一網一網靜靜地扳了起來。

蟹在網裏是很馴服的，一捉到曲籬裏便掙扎着爬抓着，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來。大浦堰的水很急，水急蟹便越多，這塊「網基」是大毛老頭兒每年估據着的衣食飯碗。他靜聽着曲籬裏蟹的咀咒聲，不禁得意地微笑起來。「混貨四元一斤不算賤呵！」於是從袋裏掏出那個每晚必備的小燒酒瓶，歪在草荐上喝起酒來。

風尾巴唏噓唏噓地在棟樹的禿枝上咆哮着。橋西的一個「網基」有燈光亮着，也有人在扳蟹，他知道那是土老三，他暗想土老三這小子今晚却早噁！概情是賭輸了罷，他想去招呼他，一看燒酒完了，便嘆地把空瓶擱在草堆裏，嘴裏低低地唱了起來：

光棍光
自拾夜壺上眠床
光棍苦
自捏針線自縫褲
光棍哭
自掏米呵自煨粥……噯噯

土老三是光棍哪！他望着橋南的燈光默笑着。然而他一下子猛可地想起自己的老伴來噁！老伴是死了多年了，可還有這麼一個女娃子在着。想起女娃子，他便有了心事。「大毛，女娃子年紀不小啦！也該給她留心留心人家啦！」慶福叔的話在他耳邊噁咕着。不錯，十七歲啦！許人吧，這年頭兒是舉動不起的，又沒有好的人家，阿蘭這娃子性兒又拗，況且燒火煮飯也少不了她，於是待着罷。

他又扳起網來，一只大雄頭倉皇地在網角裏掙爬着，他一

友 文

手扳住網竿，一手抓來攢在曲羅裏說：

「壞東西，差些兒吃你溜過哩！唏唏！」

他打起火石，面着浦江抽起旱烟來。

一

天纔朦朧亮。霜花白白地鋪滿在田塍上，棉花竿上，和狗尾草的毛穗上。

大毛老頭兒把裝滿了蟹的沉甸甸的大曲羅掛在網竿上，興沖沖地搨着回來。

「媽的，今天要討價四元半哩！大夥兒要齊心纔好哪！」

五福庵的屋角在大樟樹的枯枝中間劃着模糊的輪廓，寫着斗大黑字的黃牆，灰沉沉地矗立着，他下意識上懷着深深的憎惡走了過去，不料樹尖上哪

地飛起一只老鴿來，嘴裏啞啞的叫着，在屋角上飛旋了一轉，又躲進樹叢裏去了。

「呸！」大毛老頭兒急急地吐着口沫，朝庵前瞧了瞧，靜盪盪地，心裏想：這批傢伙怕開走了吧？不然又要捐我的蟹哩！他纔待舉步，忽地身後一個嘶啞的喉嚨叫道：

「大毛，大毛，噲！大毛哥，早哇！」

大毛回頭一瞧，正是駐在庵

裏的游擊隊，是那個時常到老塘頭來囉喲的三角臉，急沖沖地從庵後的側門裏奔了出來。他想糟啦，二斤蟹又保不住啦！他不聲不響地站着等他。

「這幾天蟹不少吧！可是，嘿，很可惜，你那大浦堰的「網基」不能再扳下去哩！」

三角臉映着還未睡醒的紅糟眼，望着大毛老頭兒蒼黑的泥臉繼續說：

「大隊長有命令，說大浦堰一帶要防備敵人的小汽艇，夜裏都得放哨，不准沿浦捉魚捉蟹，……黃分隊長叫我通知你，他很可憐你，他說他不忍瞧着你的生計斷絕，知道你還有一個女兒得養，你不是還有一個挺齊整的姑娘嗎？黃隊長昨兒瞧見了的，所以他正在想一個兩全的法子！」

大毛老頭兒怔怔地望着那張狡黠的三角臉半響沒說出話來。的確，大浦堰「網基」是他的飯碗，這飯碗要是一打碎，那麼下冬頭父女倆不餓死纔怪哩！可是他知道事情或許還可挽回，於是他陪着笑臉向三角臉懇求道：

「總得你先生可憐可憐，這「網基」是我窮老兒的性命呢！」他放下曲羅，拔一把狗尾草紮一串大蟹「這幾只大的送

給黃隊長下酒，回頭我再來陪話，懇求你先生方便方便吧！」

「當得當得，黃隊長是挺和氣的，回頭你來吧！」

完，便拾起曲羅，向阿蘭離一

「爸爸到市上去啦？今天要先過一過秤嗎？」

「不啦！」大毛老頭兒沒精

「那麼，爸爸回頭再打些碎米來吧！晚上要不夠啦！」

「是啦！」

大毛老頭兒懷着一顆沉重的心，垂着頭走啦！他不想對女娃子講那些，悶在肚子裏罷！

下半年，天氣怪冷的，太陽幽幽地照在禿頭的樹幹上。



大毛老頭兒惶恐地走進列着雙崗的五福庵分隊部，三角臉正在門口，便引他到隊長室去見隊長，隊長是一個瘦長子，大毛看見過的。他今天看見大毛，便在高顴骨的瘦臉上堆下滿面的笑來。大毛心裏想，這傢伙倒是挺和氣的。

「上頭有命令，說沿浦一帶要加緊準備，所以大浦堰這要隘是不能再扳蟹啦！」黃分隊長彈着手裏的香烟灰高聲說：「可是我們是保護老百姓的，關於老百姓的生計是要顧到的，……大毛，那兒的「網基」，一冬的出產不壞吧！」

「是的，是的，隊長，我窮老兒每年就靠着這麼扳蟹過冬的，這大浦堰確是一個好網基

三角臉笑着走了。大毛老頭兒煩亂着回到家裏，阿蘭便來接曲羅，然後端上泡粥和鹹菜什麼的。大毛老頭兒默默地吃

打彩地應着。

「怎麼，爸爸今兒不高興啦！有什麼事嗎？」

，是上堰頭二條大河合併的三叉口，所以蟹就多，況且這蟹舍也是我借了錢來蓋着的，耗着八九十元錢哪！要是不拔蟹，這……這可要餓死啦！」

黃隊長張着闊嘴笑着，嘴裏露出兩顆黑色的金牙齒來。條地笑容收斂，眉毛一揚，正色說：

「可是大浦堰是一個不能忽視的要隘，要是准許你每夜點着回燈拔蟹，萬一出了毛病，這天大的干係我担不了哪！」

「總得求你隊長想想法子，我大毛是做一天吃一天的，我還有一個女兒，兩個人的米糧，就夠我窮老兒支撐啦！」大毛愁苦着臉彎了彎腰。

「想法子？這可不是玩的，你要拔蟹，養你女兒，我可要坐罪的喲！」

黃隊長臉一虎起，大毛老頭兒的心便一跳他想糟啦！這傢伙吃了我的蟹忘了情啦！可是他自己叫我來的，叫我來難道就是這麼幾句話嗎？要是故意唬嚇我的話，那纔好啦！然而黃隊長這時似乎到底想到吃蟹的情分上去，又揚着眉頭說：

「這樣吧，事情我也作不了主，我替你向上頭請示，瞧你的造化好啦！」

「全仗隊長照顧，要是今冬能這麼着挨過的話，我父女倆是感激入骨的囉！」

黃隊長聽到他父女感激的話，心裏一樂，闊嘴又張了開來，他揮着手向那始終站在旁邊微笑的三角臉睜了睜眼說：

「領他出去罷，有辦法最好，我是很顧到老百姓們苦處的，你聽着回音得啦！」

大毛老頭兒想再說幾句客氣話時，黃隊長已伸着懶腰到裏面去了。

三角臉領大毛老頭兒出來，走到路口的棟樹下時便輕輕地對他說：

「大毛哥，黃隊長是挺熱心的，他還很年青哪！」

「嗯，他怕有四十了罷！」

「還只有三十一哩！大毛哥，他是很想照應你的，今天叫你來，本來還有一件事情跟你商量，可是隊長自己不便出口，所以……所以叫我對你講，要是你答應的話，那麼我想，你到大浦堰拔蟹便不成問題啦！」

「什麼事情？」大毛有些奇怪，隊長跟窮老兒還有什麼商量來的。

三角臉睜睜眼說：「你的造化來啦！嘻嘻……」

「要幾斤大蟹罷！」大毛想

，不外是蟹罷。

「不」，三角臉笑着說：「實對你說罷，你有一個女兒，是不是？」

「是啦！」

「十七歲了，是不是？」

「是啦！」大毛的心跳着。

「那麼，黃隊長想做你的女婿啦！他還年青，他有地位，他有勢力，他是一個分隊長哪！」三角臉想，一個分隊長在窮老兒的眼裏是了不起的。

大毛怔住着，他的泥臉發起燒來。

「這頭親事挺好的哪！黃隊長瞧見過你的女兒，你的女兒臉蛋不錯，配做一個隊長太太的哪！」三角臉隨後又添了一句：「況且，黃隊長沒結過親」。

大毛兩眼茫茫地望着禿枝。

「女兒大了總得許人……一個隊長也不辱沒你啦！」

大毛老頭兒半晌說不出話來，他想：黃隊長這狗蛋在想着我的阿蘭哩！可是我的阿蘭就這麼着嫁給一個土匪似的大兵？一個無所不為的游擊佬？一個專門敲老百姓竹槓的傢伙嗎？媽的！這東西不轉好念頭哇！我大毛雖然窮，可不是拿女兒來換飯吃的，你神氣活現地做你的隊長，我大毛可瞧着你沒

有好結果呢！不答應！餓死也不答應的，他急急地說：

「不成，不成，求你先生告訴隊長，我的女兒還小呢！」

「什麼，還小？」

「並且，他媽在時已經許了人啦！許了人啦！」大毛想說許了人不是更好的理由嗎？

「許了誰？媽的……你……」三角臉光了火啦！

「東……舍」大毛結結巴巴地說。

「他媽的，你這鬼老頭兒，你昏了心啦！不識抬舉，真是豈有此理！」三角臉罵道，

「你再去想一想，到底答不答應，媽的，你的女兒不是活寶，可是你無處拔蟹是要死的囉！」

「你罵誰？你……女兒是我的，我不許便怎麼啦！」

老年人的肝火上升啦！他受不住三角臉的辱罵，但也不敢回罵，他想拔蟹倒實在是不能不拔的，於是他瞧了瞧那張漲得像豬肝似的三角臉，嘴裏喃喃着走了。

「混蛋，臭老頭想死啦！不給顏色你瞧是不成功的啦！」

三角臉的罵聲從後面飄了過來，大毛老頭兒頭也不回，就昏沖沖地向自己的家門奔去。

三

這一晚大毛老頭兒沒有去拔蟹，他有些怕，那張三角臉時常在他的眼前晃。

阿蘭幽幽地低泣着。她害怕老爸會給游擊隊抓去，也擔心今後的生活怎麼過，爸爸不靠着拔蟹便完啦！

大毛老頭兒煩燥着。一筒又一筒地抽着旱烟，烟完了，可是難關並沒有挨過。他咀咒老天，爲什麼不讓自己早些死去，也咀咒死去的老伴，爲什麼給他生下這麼一個女娃子，女娃子大了是應該嫁人的，但自己又幹麼不早些將她嫁出去呢？

看樣兒黃隊長這傢伙是早就存了壞心的。他說沿浦準備設防啦，什麼的，說不定全是鬼話。總之是想我的女兒罷哩！那麼，不准拔蟹啦！放步哨啦！還不是故意抓住我的致命傷唬嚇我的嗎？我大毛已經這麼年紀啦！任憑你們這批沒天良的東西擺佈好啦！我拼了我的老命也要去拔蟹的，看你們把我怎麼樣。至於我的女兒，嘿！許放着我不死，我是不會嫁給你這混蛋的。

於是，第二天晚上，大毛老頭兒志志着心又偷偷地去拔蟹了。

天黑黝黝地，刮着大風。老塘頭的廿多間草舍沒一絲燈光。

阿蘭憂鬱地洗滌着碗筷。她底心跟隨着風兒在廣漠的田野間飄盪，她想起今晚沒會給爸爸預備那瓶燒酒，她感到深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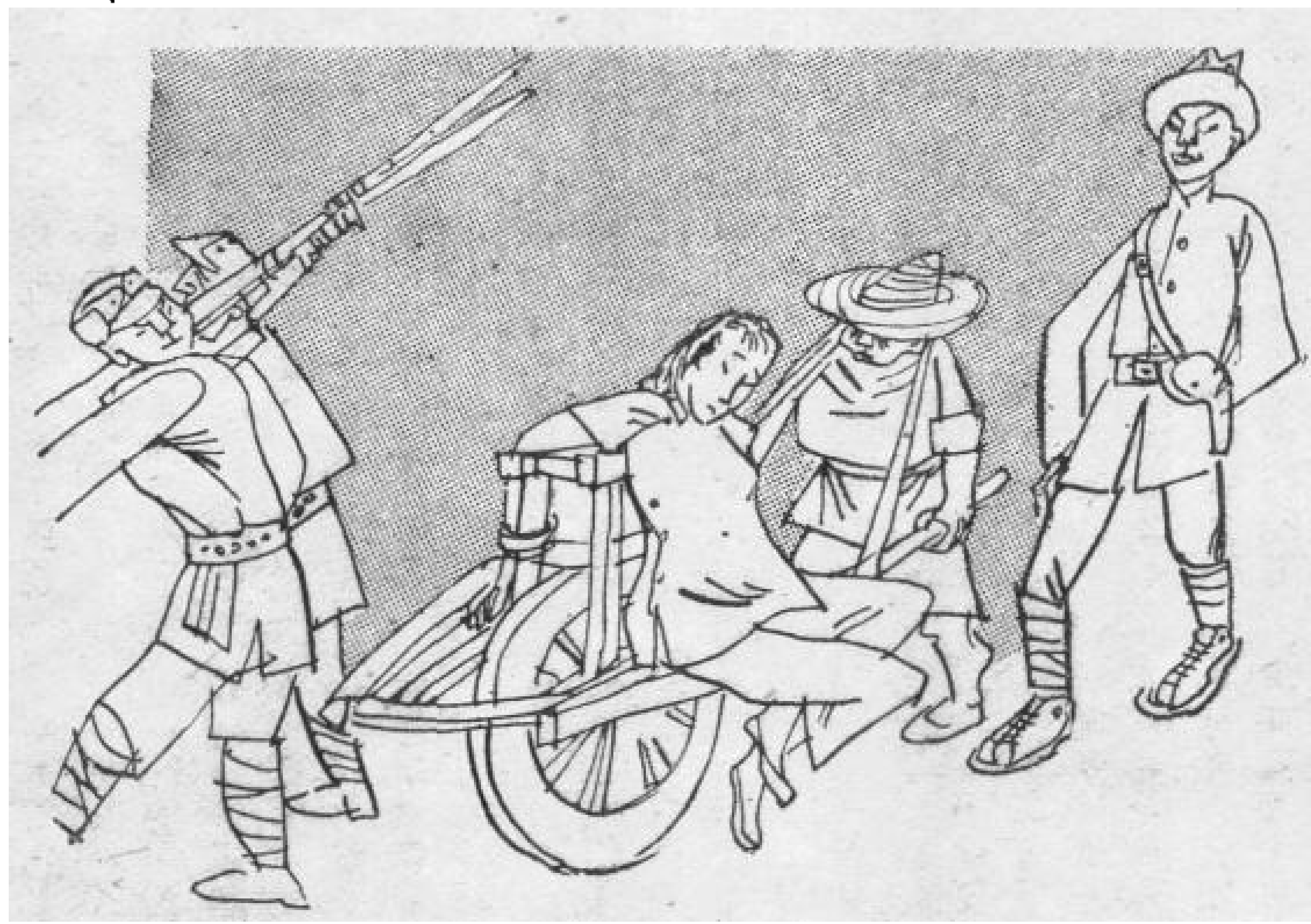
不安，她彷彿看見爸爸在蟹舍裏愁苦着臉對着漆黑的浦水呆神；她彷彿看見爸爸那雙乏力的手抓緊着網竿在顫抖，她聽見蟹的咕嚕咕嚕聲，她瞧見疏林中明滅的燈火……她沉浸在深深的幻想中了。一顆生長在寂寞的孤村裏的誠樸無邪的處女底心撩亂了。長久習慣於艱苦平凡生活的少女底心是難得起波紋的，可是現在有巨浪在衝擊她，衝擊她的滔天的巨浪呵！

突然從門外來的脚步聲驚覺了她，她來不及思索是誰，那門本來虛掩着的草舍底門被推開了，進來的是三個高大漢子。她認得正是五福庵裏的游擊隊，其中那個三角臉的上半天還站在塘頭的高阜上窺看過她。

「你叫阿蘭吧，大毛是你的爸爸吧？」三角臉一跨進門就說。

「那麼告訴你，你爸爸被押在隊部裏啦！他不聽隊部裏忠告，擅自在大浦堰扳蟹哪！」

阿蘭陡的頭腦轟鳴着，她感到太陽穴發熱，她底眼淚一下子從清瘦的臉頰上滾了下來，



她強自支撐着，她底喉嚨哽咽着送出一句話來：「怎麼……麼辦呢？」

「沒有大不了的事情的，你寬着心吧！可是你爸爸叫你馬上

去一趟，他有話得跟你說」，三角臉是顯得非常親切的。

阿蘭定定地瞅着他。 「那麼我先到德發叔那裏去一趟，他……他是保長！」

「不，保長沒有用的，你鎖上門得啦！」

阿蘭煩亂着，猶豫着。他想，去求隊長也好。

「跟我走吧！你爸爸在發急哩！」三角臉自己發急了。

阿蘭望着那雙嵌在三角臉上發閃的紅糟眼，看出親切而焦急的光芒來。一個誠樸的少女是不了解人世間的狡獪的，因為人類的奸惡是時常被着親切的

外衣的。於是她不再思索，倉皇地鎖上門，向塘右的五叔婆

託咐一聲，便跟着三角臉他們在寒風裏走了。

到五福庵裏時，阿蘭見不着爸爸，也見不着那個三角臉，自己却被關在一間小屋子裏啦！

天還沒有亮。五福庵的分隊部開拔啦！阿蘭被押在一輛獨輪的手推車上哭着：

「你們要我那裏去喇！爸爸到底在那兒喇！」

「你們把爸爸押在那兒啦？你們到底安着什麼心啦！」

「住嘴！你爸爸已經解到總隊部裏，你靜靜地跟我們走得啦！」三角臉在旁邊威嚇着。

天起着霧，曉風挾着嚴霜在空中翻滾着。阿蘭懷着一顆恐懼的心，在獨輪車的咕咯聲裏低泣着，隨着五十多個粗獷的脚步聲向陌生的道路匆匆進發。

四

天破曉時大毛老頭兒懷着一顆僥倖的心，擲着沉重的曲篋和網竿，兜着大圈子回來。他想，五福庵這地方我今天不走過好叻！他走到門口，看見門兒反鎖着，他想，這妮子大清早，那兒去啦！他焦急地跑到塘頭，望望在曉霧裏伸展着的泥路，不見一個影子，又到

塘後河埠頭去看，埠頭靜蕩蕩地橫着一只小舢舨。他急急地重又回到門口時塘右的五叔婆咳嗽着過來了。

「回來啦？沒事了嗎？」五叔婆驚喜地問：「回來啦！可是阿蘭這娃子那裏去啦？」

「阿蘭嗎？昨夜裏不是看你來的嗎？說是你被隊部裏押着

了喇！」

「怎麼？見鬼啦！我何曾押着來喇！我好好地扳了一夜蟹哪！」大毛老頭兒跳了起來。

「那麼壞啦！她跟着三個漢子去的，她臨走還託我照顧門戶來着。……大毛，你得趕緊到庵裏去瞧。」

五叔婆的話像一柄巨大的鐵錘，敲打着大毛底心，他覺得事情有些糟，他想起黃隊長求親，想起三角臉的嚇嚇，他的腿兒發顫，腦袋發熱，他不等五叔婆說完，便癱攣着向五福庵奔去。

庵裏靜蕩蕩地沒一個人，破窗門和木條子等的被丟滿一地的佛幡在悄悄地搖擺。

「完啦！天殺的走啦！阿……」他沒有說出阿蘭這二個字，便靜靜地倒在大殿外的石階下了。

六



街頭上人三三兩兩聚在一起，已發生了種種謠言。他也不顧這些，祇是茫然地在街頭走。想得出神，屢次撞進人堆裏。沿着電車路一直向西走，走到了匯豐銀行的後面，這個壯麗的建築物，由現在的他看來，彷彿是個巨大的惡魔，祇覺得可怕。

正當此時，一輛自備汽車威風凜凜的從他旁邊穿了過去，右足剛巧擦在車輪上，他受了激烈的風壓的推動，便倒了下去。祇擦破了些褲子，幸而沒有受傷。汽車格刺格刺地煞車停住，他連忙爬起來，走向車子旁邊去。

「喂，你不生眼睛的嗎！」
一個瘋子車夫伸出上半身來，狠狠地對他咆哮。

最先，自己也以為不該太不留神，所以便忍氣吞聲，可是對方不但不認一句

錯，反咆哮起來，在人情上却就忍耐不過了，兼之一早起累了滿肚的悶氣，到此便發洩起來，再也按捺不住了。

「你撞了人家，不要這樣神氣活現！」

「神氣活現什麼？」

「還不是神氣活現？撞倒人，還要罵人沒有眼睛，自己不認個錯！」

「認錯？放屁，爲什麼不走人行道！」

「人行道！」

「是啦！你知道這是車子走的路嗎？」

「因爲是車道，就儘可以撞倒人了嗎？」

「看情形的！」

「照你說法，撞死了都不妨了嗎？這混蛋！」

「我這樣說了你便怎麼樣？」

「我就不放過你。」

車夫一開車門，便跳下車來，他也不甘示弱，擺好姿勢，等他過來，車子裏坐着三個英國人，用很快的英語在竊竊私語着，也不想走下來勸解，冷冷地看兩個同胞在爭鬪。車夫和陳其生正要動手廝打，便有個中國巡捕急急跑來，加入兩人中間，將兩人推開了幾尺。最先巡捕像要將車夫趕回車子去的神情，在上一句一問車夫，到後坐在汽車裏的英國人由車內遞給他一張名片，於是他的表情就立即改變，鄭重地對車內行個禮，對車夫的態度也變得溫柔了。大概話已說完了吧，這時便跑回陳其生地方，以銳利的目光釘住了他。不問情由便將警棍向他右肩揮。他想避過去，可是來勢過猛，等不及閃避，一種異樣的聲響震動了耳膜，頓時倒退了幾步。巡捕緊緊追上，第二次的棍棒不偏不倚，剛正打在左肩上。

巡捕再跑到車夫旁邊，叫他開車，對車裏的英國人恭敬地打了個招呼。汽車好像嘲笑他似的，發出軋軋的引擎聲音，開了過去。

「噲，混蛋，你想對英國人怎麼樣？」

巡捕緊緊地迫問他，可是他呆着竟像一塊化石。

「現在還不能回答嗎？」

「……」

「小鬼！不能回答嗎？回答不出來嗎？」

「那傢伙的車子……」

「那傢伙的車子？什麼叫傢伙？你說誰是傢伙？你說那總督秘書柯塔勃萊是傢伙嗎？你這小鬼！」

「總督秘書怎麼樣？他就可以撞倒我了吗？那有道理，這也能說是紳士嗎？」

「這混蛋，小鬼，你這胡說的理由可以在香港通用嗎？你以爲這是什麼地方，英國的屬地，你懂不懂！」

「英國的屬地？別胡說！隨便說說是英國的屬地，這是中國的土地被他們搶去的，倘使你是中國人，你得記着這話！」

「混蛋！還在胡說霸道嗎？原來你想敲詐！」

「敲詐？」

「敲詐囉！故意和車子去撞一下，想弄幾個好處，還是個老練的熟手。」

「……」

「還想敲詐幾個錢吧？」

「放屁！誰要錢！」

「我那裏知道，總之你跟我走，還有話要問你。」

「不去，沒有去的必要！」

「不去嗎？這是命令，我重新再命令你。」

「沒有要去的理由！」

「講什麼理由，命令就是命令！」

他在強兇霸道的巡捕的脅迫之下，便被帶進了巡捕房。

巡捕將他推進了待審拘留室，便走開了。

一小時以後，他被傳到了明亮的司法室去開始訊問，警長是英國人却爾斯，

不問理由，恐嚇，威迫，結果以白晝向英人索詐的罪名判處拘留一星期。硬要他在口供書上署名。辦完了形式上的手續，便將他推入了黑暗的污穢的專關華人的拘留室裏，裏面已有幾十個人，狹隘的牢房裏充滿了奇特的惡臭，時時有悲痛和嘆息的聲音傳來。夜已經來到，他還是不能入眠。在這人聲嘈雜，黑洞洞的不分晝夜的「地獄」裏，一星期感到比一個月都長得無聊。短短的幾天，使他兩頰陷了下去，眼睛像飢狼一樣發出炯炯的光來。

七天的拘留期開滿了，在教堂裏署名在一張莫明其妙的宣誓書上以後，簡直被當作廢物一樣，由巡捕房趕了出來，重回到光明的社會上。

雇了車子，像遇救一樣的跳了上去，回到寓所。

「你回來得正好！」

寓所的房東太太輕輕向他說，他略微點點頭，便去躲在自己房間裏。自己雖然變得不像樣了，房間裏還依然和舊時一樣。稍吃了些東西，以往的疲倦頓時使精神寬弛起來，穿着黢污的衣服，便向床上一橫，不一會，便熟睡了。

被可怕的惡夢唬醒了，已經暮色昏黃，祇有電燈的光在凄冷地亮着。

一番經過，彷彿是一場夢，可是母親和妹妹的事，還忘不掉。他的頭腦裏在三反四覆地回想着，同時，被英國人的汽車撞倒，毫無理由，便強制地被加上一個索詐未遂的罪名，拘留了一星期，想到此處，更覺痛恨憤懣。關在拘留所裏

時，只望能早一天回家，時間早一些過去。可是回家以後，却又覺得不平起來了。

「混蛋東西！」

他咒罵着英國人，可又馬上悲傷地哭了起來，像孩子時候一樣放高了聲音哭。孩子時候一哭，便有母親來溫柔地安慰他，愛撫他。現在，沒有人來安慰他，愛撫他，益覺得悲慘淒涼。他痛恨英國人的強兇霸道的壓迫，更



痛恨將自己導入這不測的環境裏的戰火，可是無論如何痛恨，不能慰藉自己的淒涼。爲了中國的弱，更欲放聲一哭。

我也是個笨蛋，糊塗蟲，那時候爲什麼不將母親和妹妹帶了一回來？爲什麼不早些去叫她們，到此地步，還有甚話說呢？還不是自己的疏忽，自己的過失嗎！簡直是自作自受……他深切地感到後悔。

嫌惡，苦悶，焦燥，煩惱，失望……充滿了他小小的腦袋，擾得昏天黑地，不能自制。他又像站在許多歧路的中心，不知前途該如何才好。

積滿了灰塵的桌子上，報紙雜亂地放着，他無意識地拿起來便看。

「廣州已爲日軍佔領……」

醒目的標題停止在他瞳孔裏。他像餓鬼搶到食物似的，拚命將報上的記事反覆地看着。

七

在皇后大街的美麗酒場。

明亮的紅，青，黃的燈光，燦爛奪目，正面是飾着美麗的紙花的舞臺。爵士音樂騷擾得心旌搖蕩。帶着酒氣的男性的笑談，交雜着柔媚的女性的嬌聲，世界的種種人種，都蒼萃於此。臉色蒼白的中國布爾喬亞青年，黑臉巨軀的印度

人，瀟灑的英美美人，陰沈的猶太人，趾高氣揚的西班牙船員，各種各色的複雜的語言，從各人的口裏迸發出來。

「蜜斯脫陳，我給你介紹：這一位是合衆俱樂部的美臺斯先生。」

「我是陳其生，請多指教。」

女招待陳紅玉給他介紹了一個英國青年，他站起來微微點一點頭輕聲答應她。

長臉孔，睫毛下垂着，一片淫媚的目光，穿着流行的夜會服的英國人英臺斯，走近他的食桌來。

「我是巴克里斯脫·英臺斯，請多指教。」

他用流暢的廣東語打過招呼後，便伸出手來握手。兩人的手緊握在一起了，可是心和心總是連繫不起來，反而覺得疎遠開來，其實，始終就未結合在一起過。

陳其生自從母親和妹妹不知去向以後，日常生活反傾向於享樂了。這與其說是性格的改變，還不如說是自暴自棄。前途失望了，於是隱重自持，掩藏在內部的青春的熱情，遂如火山爆發，一發不可收拾。目下，已由一個先輩的介紹，在中環街的文化書局編輯部任事，這書局是同鄉人經營的，在香港是數一數二的書局。他以前那樣被人叫「小老頭兒」，「錢鬼」，這時，常約同事們一同上電影院，舞場去，自己都耽樂於燈紅酒綠的生活中了。最先是和朋友一同去，至今膽子漸壯，常一個人出去了。尤其是這美麗宮，已成了常客。這是因爲

他和酒場女招待——女學生出身的——鄭紅玉成了相識的緣故。她精通英語，印度語，國語，廣東的語言當然更不必說，她在這酒場裏是最有名的一個招待。東方式的苗條的身材，長面高鼻，使人一看便會連想到西洋女子。她那熱情的兩片紅唇，尤能吸引異性，具有神祕的魅力。

況且她和陳是同鄉，加之又是妹妹的朋友。和她剛認識時，拉雜談些故鄉的事，他無意中提起了妹妹。於是她就說出愛玉是她在中學時代的同學，此外還有一個楊玉妹，三人要好得很，甚至被人並稱為「三玉」。雖如此說，陳還不敢相信。那天夜晚，他到她寓所去訪問，果然看到了她和愛玉很親熱似的勾着肩膀的相片，和愛玉寄給她的相片。

友

由此他才打消了疑念，兩人急速地親熱起來，最近，還時常一同出入舞場，或去看電影。可是，無論如何，他不能真心去愛她，也不想將男子所有的一切貢獻給她。英美式，男性化，缺乏純情，沒有嫺靜的態度，這是她的缺點。他最討厭這些缺點，但他也並不因此而便嫌惡她，或想遠避她，便如此平平淡淡繼續着兩人的友情。當然，在她是很愛他的。

夜深沈了，跟着酒場也熱鬧起來，喝醉的人在嘈雜喧鬧。

英臺斯坐到他桌子上，勸他喝酒，陳其生臉上也現出了紅暈，血在急速地奔流。紅玉也醉了。三人在思索話題，暫時沈默了下來。

「蜜斯脫英臺斯在香港大學畢業了，

還是在實地研究中國風俗，這真是所謂好學不倦了吧！」

紅玉歪斜着身子說，可是陳卻沒有什麼感動。

「是嗎？」

陳淡淡地回答。英臺斯很高興，一半還是感到得意，露出了抑制不住的欣喜表情。

「蜜斯脫陳，近來怎麼樣？」

「在編一本小雜誌，不值一提。」

他謙遜地說。

「是什麼雜誌呢？」

「東方評論。」

「東方評論？那在評論雜誌裏是權威者了，我也很喜歡讀，編得很好。」

「不見得，我祇是幫幫忙，說不到什麼。」

「你真客氣，我以為謙遜是東方人的一種美德，西洋人剛正相反，什麼都喜歡鋪張揚厲。」

「真的，我們東方民族喜歡謙遜，虛心……」

紅玉以醉嬌的聲音說，英臺斯愈加感到得意。

「尤其是東方的女性，所以我喜歡東方的女性，認為有值得愛的價值，尤其像你這又美麗又溫柔的女性。」

「你真會說話。」

「噯，並不是說客氣話。這是真心。」

「可是，像我這樣的女性那有資格做你們愛的對象呢？像我這樣，在女性裏也可算是渣滓了。」

「渣滓？」

「你不懂得渣滓的意思嗎？……只不過是一般人目為下作而低賤的女人！」

她還想說下去，但眼睛橫過去向陳清秀的臉上一射，便連忙閉了口。

「又是客氣話，所以我才喜歡東方的女性。」

英臺斯說完後，一雙淫媚的眼睛更顯得淫媚，賊忸忸的，祇顧凝視着她。陳故意將視線對着正面的舞臺，不去看他們兩人，可是心上依舊不斷的關注在她身上。同時，直到現今，還從未像今夜這樣嫌惡過她。

八

陳其生自從認識英臺斯以後，時常一同在跑馬場旁的合眾俱樂部裏出入。心裏並不尊敬英臺斯，也不當作一個知己，但為工作上的關係，時常到這俱樂部去，可獲得不少方便。要之，這俱樂部是由年輕的英美青年們組織的，也即是他們的集合所，遊戲場。他們還常在這地方發發議論，一切隨之便之，却也非常豁達。會員中的多數還是香港文化界的年輕的新人，要找他們談談說說，蒐集些雜誌的情報，最稱適當不過了。不單如此，還能時常請他們寫些稿子，託他們供給些貴重的消息，間也開兩次座談會，對談會，將速記登載在雜誌上，使雜誌的內容充實起來，充滿一種活潑新鮮的氣象。

因此，從他在合眾俱樂部出入以後，東方評論便帶上了年青的英美思想文化的色彩，以往陳舊呆板的編輯，急激地

轉變為生氣勃勃，一般知識階級的批評也跟着好起來，青年層的人們則推崇為時代尖端的出版物而大加歡迎，銷數便因此而蒸蒸日上。於是完全壓倒了以往的競爭對手「亞洲評論」，變成了香港第一評論雜誌。

雜誌的銷路在激增，外間的批評也較前更好，他的才能和手腕也被人賞識了，不久便擔任了東方評論的編輯主任。可也奇怪，他自己所編輯的雜誌批評甚佳，而他的青年主編的名字，也漸為香港文化界所認識，一般青年對他的印象也很好，書局裏的人也都羨慕他，為日無幾，居然一躍而成香港的有名人物。他是成功了，不差，的確是成功了。可是他從來不像人家那樣喜形於色，反而對現今的自己感到嫌惡。

為何緣故呢？因為現在的工作，即東方評論的編輯，並不合乎他的理想或思想。和他的希望簡直在背道而馳。他本來就嫌惡英美人，對所謂歐美文化，歐美思想不但不感到尊敬，並且還抱着反感，覺得討厭。他對於西洋的科學，機械文明，站於新時代的國家的立場上，當然是接受的，亦痛切地主張普及發展不可的。但是英美人拚命的將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思想，享樂的文化文明搬過來，像用鴉片似的毒藥來毒害中國青年；對此，他在學生時代即已自覺，反省，立志要從這可怕的毒害之中將中國青年拯救起來，以建設新的中國的思想，文化，文明的。並望藉此以建設現代的中國，發揚中國原有的文化。

理想如此，可是現實上却在和英美人往還，雖說是爲了自己的生活，但和英美文化，文明，思想妥協，在良心上有說不過去的地方。爲一時方便，和英美人交際，作爲手段而附和英美的思想，文化，文明，這簡直是偽善者，二重人格者的行爲。想到此處，便對自己深感嫌惡。尤其是母親和妹々不知去向以後，便藉辭解決苦悶，每天每夜在電影院跳舞場出入，沈湎於燈紅酒綠的銷金窟中，以致使自己忘却了還是一個年青的人。雖然想由自己的苦悶，悲傷，淒涼，煩悶之中逃避開去，結果却毫無效果，沈湎在燈紅酒綠的歡樂場中的自己，在書局裏的自己，在路上走的自己，以至在宿舍裏的自己，這一連串的自己，還不祇是自己一個人嗎？又怎能逃避開苦悶，悲傷，淒涼的襲擊呢！任他如何在酒場裏想忘却一切，一回到宿舍後，原來的苦痛却更鮮明強烈了。任他如何在舞場裏高歌狂舞，踏上歸途時，悲傷和淒涼却重又一齊迸發起來了。結果，才覺悟了祇要有一天生存在世上，便有一天決不能忘却這許多心頭的苦痛。他愈感到良心上在受到苛責，反悔過去的自己，咎責現在的自己。最後，知道還得由自己來救自己。

於是將以往的舊事再重溫一遍，再三考慮，對英美人愈加覺得嫌惡不堪。同時過去所受的排日思想，跟着強烈地表現出來，尤其是事變開始以後，使他非背鄉離井不可，爲了日軍攻取廣州，使母親和妹々不知去向……想到此處，

他對日本也深々地感到嫌惡。

應該打倒英美，抑打倒日本呢？還是該和英美親善合作，或和日本親善合作？

這問題成了他的一個新的苦悶，作爲目不能見，人所不知的煩惱，交錯在他心裏，踟躕不決，找不到一個確當的答

案。這兩條歧路使他迷惑了，看不出那一條是正途。

現在已到達了他自己無法判斷的地步。他想如果王梅林在這兒，也許能爲他解決這問題。他相信王能爲他解決這問題。分別以後，已有兩年多，從未有個什麼信息。當然雙方都感到如此，這其間，時代已有了激劇的發展。

廣州已被日本占據，汪精衛脫出重慶後，已在河內表明了和平救國的重大決意，使內外都爲之震撼。後來在南京誕生了新國民政府。中國人的中國，東亞人的中國，已立下了基礎。

他本來便很欽仰汪氏，學生時代就已響應汪氏的愛中國精神。最初因爲汪氏是廣東出身的同鄉人，他由於這個觀念，敬愛汪氏，其後漸々爲汪氏的精神所感動，被他偉大的信念和熱情所折服了。雖說如此，他還不贊成爲了建設新中國，爲了東亞的建設與和平，便去和日本協力，他雖則欽仰汪氏的思想和精神，但對日本還抱着疑惑。不能放棄他那「侵略者日本」，「帝國主義者日本」的觀念。

當然，他是愛中國，愛東亞的。他知

道該使國家強盛起來，脫却英美的桎梏，建設一東亞的中國，中國人的中國。

他在大學畢業時，曾和許多朋友們立過誓，至今還未忘掉：「應該救中國，打破英美的桎梏，建設東亞的中國，中國人的中國！」

歧路！歧路！無數的歧路擋住了他的去路！

九

由清晨下起絲々的細雨，到正午還沒有要停的樣子。

文化書局的編輯處，東方評論課內編輯員大部分有事出去了，室內空々洞々，稿子和文書之類堆滿在桌子上。潮日的空氣沈悶地充塞編輯室。圓臉而矮小的女練習生坐在收發處看雜誌，不時在獨自露出笑容來。

「有趣嗎？」

「唔！」

陳其生問她，她淡々的回答了一句，依舊在出神的看。

他因昨夜的酒醉，更加以沈悶的天氣，覺得頭腦裏有點痛，周身疲軟得懶洋洋的。今天早晨起雖然還沒有做什麼，可是總覺得坐立不安。

滴鈴，滴鈴……

突然電話的鈴聲在響起來。他以討厭的神氣拿起聽筒來便說：「這兒是東方評論編輯部。」

「是文化書局裏的東方評論編輯部嗎？東方評論的……？」

對方在仔細地問。

「是的，有什麼貴幹？」

「請問一下，你們那兒有沒有一位叫作陳其生的？」

「就是我。」

「是你嗎？那對不起了。」

「你是那一位？」

「王梅林。」

「梅林嗎？」

他半信半疑地問。

「是的，正是王梅林。」

對方不慌不忙的回答。

「我就是其生，知道嗎？梅林兄！」

他立即改變態度，變作學生時代的親切的聲音。

「到底是誰嗎？和以前不大相像了，一時竟聽不出來。」

「久違了，是幾時回來的？」

「十天以前。」

「怎麼會知道我在這兒的？」

「看了雜誌才知道的喲！」

「怎麼樣，到這兒來好嗎？」

「我不想來。」

「爲什麼？」

「你們那兒人很多，兼之我又是從日本回來的。」

「沒有什麼人，除了一個女練習生以外。」

「可是……」

「那末到什麼地方一同去吃飯好嗎？」

「那很好，金港酒樓怎麼樣？」

「好的，我馬上來。」

「那麼我在等候你，再會！」

「再會！」

(待續)



△本社為談中日文化提攜，自本年五月創刊「文友」以來，曾繼續犧牲的出版，一直至今日。最近因各項經費日益昂騰，所以不得不從本期(第十二期)起增價。惟此後當更努力充實編輯內容，以副讀者的期待。

△內山先生是最熟悉中國情形並和中國文化界人士最有接觸的。陶先生是我國文學界的老前輩，對於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很有研究。本刊這次承兩先生撥冗舉行文學對談會，為本刊增光不少。兩先生所談的話，給後輩的指導很多，請讀者注意。

△最近糧食問題，日趨嚴重，對於糧食問題的解決，也日見需要。然而糧食問題的焦點，是多角性的，亟須關心此問題的人士，作多方面的檢討。楊先生的「當前糧食諸課題之剖視」一文，對於糧食問題的癥結有精到的敘述，並提出其具體的解決方針，實足供關心糧食問題者之參考。

△在時代的災難中掙扎着，我們總是感到窒息，感到喘不出氣的抑鬱之苦。在動亂的現實的社會裏，一切合理的要求，都被錯誤所掠奪了，而且人們彷彿染患了普遍的錯覺症，這錯覺症的病狀，就是肯於承認了沿襲着的錯誤都是對的。

△往往在我們日甚一日的發現着當時代的錯誤時，便止不住湧起古傷今的心情了，由這心情更引起我們無主的頹廢與徬徨。雖然明知這也正像前面所說的一樣是個錯誤，我們應該有着更重大的使命需要我們荷負。但是一種氣質，——一種最沒有實際用途的所謂文人的氣質在我們心上輪流

，於是最近我們所看讀到的文章，往往便充滿了怨天尤人的語氣了。

△本期承陳學稼氏惠賜大作「寂寞」，文筆之美，描寫之細膩，是勿庸介紹的了，其風格的輕俏可喜，却是值得特別為之推薦的。

△本刊第十一期隨筆「從棄官就商說起」一文，作者錢希平係錢人平之誤，特此更正，並向作者致歉意。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百老匯路二一九號
文友總社廣告部接洽
電話四四二二二號

文友半月刊 (本刊文字嚴禁轉載)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册定價 四元 郵費在內

第一警察局登記證C字一〇九一號
編輯及印刷發行人 **鄭吾山**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五號
發賣所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約售處 全國各地每日販賣店及各大大書局
本刊價目(郵費在內)
每月(二册) 八元
半年(十二册) 四十八元
全年(二十四册) 九十六元

中支那物資通濟處組合

管 理 事 業

- 百貨店 惠羅公司
- 百貨店 福利公司
- 洋家具製造 美藝公司
- 室內裝飾 美藝公司
- 地毯清洗 上海清潔保管公司
- 家具保管 上海清潔保管公司

組 合 員 店

一般移輸出入

- 株式會社 大丸
 - 株式會社 高島屋
 - 株式會社 松坂屋
 - 株式會社 白木實業公司
- 上海廣東路十七號共榮大樓三階
北四川路八百五十六號
上海新康路三號美倫大樓
上海吳淞路四百八十六號